

#### 四、青龙山劫囚车两阵会战 矮蒋林苏玉兰沙场逼婚

古人结交为结心，此心堪比石与金。  
金石易消心不易，肝胆相照共于今。

今日结交为结口，往来欢娱烟共酒。  
但有小事失相酬，从此生嗔便分手。

巾帼英雄大丈夫，贪财忘义非吾徒。  
求一知己真难得，结交轻薄不如无。

人心隔肚皮，虎熟不可骑。  
休将心腹事，说与他人知。  
此后无情日，反成大是非。

闲言少叙，经归正卷。上卷《穿金扇宝卷》，讲大明弘治皇在位，西宫严汉莲妖淫乱宫，以色迷君，其父西宫国丈严奇，仰仗其女，在朝中专权横行。为谋占陶彦山首相钦赐的十把穿金扇，连害陶、王、方三家三百余人，葬下三座肉丘大坟，神鬼皆惊。为此，所有忠良贤臣，见君王不明，宠奸害良，都纷纷退居林下，举义灭奸，已成燎原之势，上卷已经讲过。下文单讲左殿丞相徐洪基，见陶彦山首相被害，心存忿恨，辞朝回家，将祖业田园立绝卖尽，带领全家人等在八盘山啸聚，与各山寨好汉联盟结义，秣马厉兵，为陶家报仇。陶彦山两个公子，陶文灿、陶文彬，自那日被害逃出，各带五把穿金扇流落在外，遭遇多少次险境，受过多次惊吓，来到湖广襄阳，兄弟、夫妻相会，又结交许多好汉，在他姑夫赵霸总兵处聚会，商议报仇大计。计定之后，各路好汉已回山寨，只有陶文灿兄弟二人和他们的八位夫人，仍在姑父家多留几日。一天，王玉花对陶文彬说：“二官人，我们一家能在姑父家团聚，已属万幸，但不能在此久居。我等八位妯娌和你们二位官人，亦应各回啸聚之地，准备起兵报仇。”陶文彬兄弟二人和各位夫人都一齐道“好”。随即各人收拾，告辞姑父姑母、表兄表妹等人，各归本寨。赵大人并不想留，连忙备酒送行。各人致谢一番，含泪告别。刁婵梅与蒋赛花仍回玉门关薛干娘寓处；王素珍回九龙山，与方翠莲同行；宋金凤、窦金平跟随各家兄长，虽与陶大爷新婚难舍，亦只得洒泪归寨而去。惟有陶文彬与康月娥仍回镇江唱戏——

众位女英回山寨，滚刀手私自定终身。

不谈陶氏妯娌回山寨，单讲陶文灿大官人。一心拜别姑父动身走，惊动了佳人赵巧云。心内想，暗思忖——

“千万不能让他走，一走我终身靠何人？”

忙差丫环人两个，堂前禀告我父亲。

就说奴家明日练兵将，留下陶文灿帮练兵。

赵大人听丫环禀报，女儿巧云明日校场操习人马，满心欢喜。陶文灿听说表妹练兵，心中自然高兴。既然表妹为我陶家之仇如此用心，何不暂留几日，再走不迟！此时，却见赵大人说道：“贤侄，你休要心急，即使目下动身，亦不过是为兵马之计。明日你表妹替老夫下校场操练，你也该前去阅兵，相帮操演，亦是好的。”陶文灿随即答道：“姑父既是如此说法，小侄索性停留几日再走。”

陶文灿一心看练兵，喜坏了佳人赵巧云。

只说表兄妹结亲是常事，谁知惹出祸临身。

赵巧云日日与陶文灿下校场演武，连操十天，甚为尽力。那天，赵大人道：“儿呀，你也该歇息歇息，让为父再替换你几天。”次日早晨，赵大人梳洗装束停当，命义子赵龙、赵虎调点军将儿郎，到校场伺候。校场人马齐全，赵大人到校场练兵不提。再说赵巧云这日见父亲与赵龙、赵虎前去操演兵马，随命使女在绣楼上摆酒，悄悄将表兄陶文灿请来，畅饮谈心。酒过三巡，赵巧云转入正题，但她不是开门见山，而是转弯抹角，扯到穿金扇上。她说：“表哥啊，前天你将穿金扇拿给我母亲看，当时我也想一饱眼福，但又想到看的时间长了，会引起我母亲更加伤心，所以我没有争着观看。今天只有我你二人，无他人在场，不知表兄能否借给愚妹一览为快，谅必表兄不会小气吧？”“哪里，哪里，贤妹何出此言！给表妹一看，又有何妨。”说罢，陶文灿从身边取出宝扇，递与赵巧云手中。赵巧云略略一看，问过宝扇的使用方法后，随即对怀里一塞。陶文灿伸手过来：“表妹，将扇还给我，你不能私藏。这宝扇上说得明白，得此扇者必是一房妻室。”“那好哇，就依你说的为准。”“表妹，这万万不能，如被姑父母晓得，叫我怎生是好！”“表哥，不要害怕，一切由奴承当。父母与我辈，我就跟他们辩，表姊妹做亲自古有，不是我巧云一个人。”“表妹，你不要糊涂，这婚姻大事，还得要二位大人准许才好。”“好，听不听由你，扇子还不还由我。”

二人绣楼正谈论，赵虎瘟贼上楼门。

楼梯上有脚步声，赵巧云着丫环看是何人？这时，赵虎已上楼来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他们二人对坐谈心。赵虎当即回头向楼下走去。赵巧云连忙对陶大官人说：“刚才赵虎上楼，复又下去，其意定是唆弄是非。”陶文灿说：“贤妹呀，我你表兄妹谈话，赵虎有何是非可搬？他亦不是外人。”巧云说：“官人呀，你平素间也不常来，哪里知道我家的事情。奴与他本来就不和睦，他这人是头上生疮、脚下流脓——坏透顶了。赵虎常做奸刁恶毒暗谋之事。”陶文灿听了暗谋二字，心中不解，随问巧云：“何谓‘暗谋’？”赵巧云道：“他是我父的义子，满心想奴匹配与他，并非一日生此邪念，所以今日料定奴家楼上无人，谅他上来是向我强求云雨。不瞒表兄，奴家章程已经早定，准备命丧黄泉，也不受赵虎之污！如今幸遇表兄，实乃天缘巧遇，赤绳定就，此后海枯石烂，永托终身！只是方才之间，已被奸人看破，其中没有是非便罢，如有搬弄之情，我们只好暂时分别，离他眼皮之下，才可割断奸人妄想，谅我府中亦无他安身之地，我父母定会将他驱逐出去。那时我们即可明媒正娶，同心合意，与众位嫂嫂和各英雄好汉，联兵北上除奸，何愁报仇不成！”正是二人定计已毕，小贼赵虎气急败坏，来至校场，对赵大人说道：“爹爹不必在此练兵，可知家中弄出败坏门风的事了。”谁想赵霸这句话说得毛骨悚然：“家中出了何事？快快讲来！”“爹爹，此地不便细说，回去即知其事。”说罢，赵大人随即把校场儿郎散去，来到府中坐下。赵虎遂将妹妹与陶文灿高楼共饮谈心，被他亲眼所见，如此如此，说了一遍。赵大人道：“可是真的？”赵虎说：“妹妹之事，岂能胡说？”赵大人怒道：“这就气死老夫了。”——

只因赵虎嚼舌根，气坏总兵赵大人。

对着后楼高声喝：“你这无端贱骨小畜生。

我到校场操兵马，谁想你伤风败俗无人伦。

今日难逃老夫手，定叫你两下都遭瘟。”

赵爷发下无穷恨，惊动了赵龙大官人。看起来爹爹发怒如何了，倒不如高楼上面送音信。

赵龙来到赵巧云楼上说：“妹妹，你还定心，充耳不闻？你可知——

二弟赵虎心不正，爹爹面前嚼舌根。

说你们高楼上面纲常乱，各有偷香窃玉心。

妹妹呀，你们赶快去逃难，恐怕爹爹气在头上不容情。”

陶文灿一听，吓得魂飞魄散：“表妹呀，只说在此练兵马，岂料惹得尖刀割嘴唇。惹得姑父生了气，要想借兵万不能。不但兵马借不到，还连累表妹下火坑。

此地不能再耽搁，我做逃灾躲难人。”

陶文灿说罢就要走，赵巧云扯住衣角不放行。她说道：“要走我们一道走，愚妹保护你逃生。”陶大爷说：“此着万万来不得，你父更加不放我过门——

发放兵马去追赶，我你两条性命总活不成。”

赵巧云说：“表兄呀，按你说来，你我不能同行，那也罢了。不过，这穿金扇就算你赠的，也算我要的，好吗？”“好，好，好，你当心收好，留作信物，日后相会，扇即是媒。但不知贤妹意欲何往？”赵巧云说：“奴家此去荆州，有个姑父姓顾名贵，做个两任武职，还有两位表兄，总有一身武艺。大表兄名为飞毛腿顾文远；二表兄名为扑天鹏顾文忠，奴去那里安身，但不知表兄今往何方而去？”陶文灿说：“愚兄此去八盘山，倘若有日兵精粮足，到时定然着人送信，请贤妹竭力相帮。”赵小姐道：“兄长何出此言，奴家自会拔刀相助！”说罢，各自挥泪，就此分手。赵巧云往荆州而去，陶文灿奔八盘山而来——

巧云、文灿逃出门，哭坏了陶氏老夫人。

将身来到总兵处，追问哪个嚼舌根。

“你今不把女儿交还我，不上刀来也上绳。

不还我祸端谁挑起，我苦条老命同你拼。”

老夫人只是嚎啕哭，倒叫赵总兵没章程。口中只把夫人叫，今朝切莫乱弹琴。倘若苦苦要问今日事，问一问孩儿赵虎便知情。

陶夫人听说要问赵虎，心里就十分明白，定然是这个畜生搬弄出来的。他见陶文灿在这里进进出出，心存妒忌，故在老爷面前乱嚼舌根。想罢说道：“你说要问赵虎，你把他叫来当面一问。”于是赵霸着家将把赵虎叫到前厅，赵爷问道：“赵虎，你在先前所说的话，可是亲眼所见？”那赵虎见老夫人在那泪水涟涟，气满胸怀，他就不敢照先前的那样说了。口里含含糊糊，说话吞吞吐吐，这里那里的乱拉乱扯。赵霸说：“你先前对我怎么说的，现在仍要照前话说来，不然，定要重责于你。胡言祸福，应受惩办！”陶氏夫人说：“要办早办，若是不办，连你这老杀才的也不得过身！”赵霸说：“夫人你且息怒，这畜生要是不说实话，难以轻饶于他。夫人你暂回后楼，老夫自有办法对他。”陶夫人说：“我把这畜生交与你，若是轻放他，我决不饶恕你。”说罢，夫人回后楼去了。再说赵虎心中有鬼，生怕把“暗谋”二字说漏嘴，所以当赵大人再次追同时，他只是支支吾吾，不敢照以前那样实说。赵霸心想，如是责罚他，又怕他旧习不改，在家常搬弄是非；要是不责他，夫人面前又不好交代。罢，不如打发他出门寻访女儿的踪迹，让他远离家门。想罢，对赵虎说：“如今我也不与你说长道短，给你五十两银子出去把你妹妹寻回来，与你万事俱休；倘若寻找无着，不见赵巧云回来，你也休想进门。”赵虎听罢，翻身便走，银子分文不要。谁想他这一去就不返回，投在严奇门下，与奸党为伍，惹风生波。

这就到清江城打擂，陶文灿此去遇凶星。

赵虎从赵府出来之后，陶氏夫人暗中着人寻找女儿赵巧云，这暂不言。且说陶文灿与赵巧云分手，这天来到清江。在路上只听人言，说清江城摆了擂台。有人说是八盘山徐洪基摆的，是为陶家报仇；有人说是总镇严霸摆的，暗捉大叛陶文灿。众说不一。陶文灿想，不问是谁摆的擂台，都要混到里面看看光景，再作他说。于是跟在行人之中，不觉傍晚已到清江。进了城门，拣了一家小小饭店安身。明日清晨，用过早点，辞别店主，往街坊上去打探，

不觉来到一家“聚贤堂”酒楼。陶文灿上得楼来，拣了个坐位，那跑堂的前来问道：“客人喜欢吃什么小菜，用什么好酒？”陶大爷说：“菜不需美味珍馐，酒倒是要好的。”那酒保说：“有，有，有，让我先说几样你听听。——

一有十年陈老窖，  
二有山东高粱烧。  
三有扬淮干大曲，  
四有辽宁虎骨泡。  
竹叶青酒碧波清，  
状元红里浸大枣。  
木瓜酒、绿豆烧，  
薄荷酒是通州造。  
糯米酿浆甜如蜜，请问客官欢喜哪一号？”

陶大爷说：“我们吃酒之人，不喜欢甜酒，替我拿二十斤陈年老窖和十斤熟牛肉来，给我尝尝如何？”于是酒保搬来一坛陈年老窖，切好十斤牛肉，送到陶文灿面前，他一人自斟自饮，忽听楼梯下上来二人——

一见此人忙站起，弯腰奉揖把礼行。  
开言不把别人叫，舅兄连连口内称。

来者并非别人，是宋家寨来的宋金龙，与陶文灿姊舅相称。陶文灿连忙招呼他们坐下一同吃酒。宋金龙问：“妹丈今从何处而来？”陶文灿将襄阳赵虎挑祸之事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本欲往八盘山去，偏遇此地摆擂台，故在此处打听何人摆擂。但不知贤弟到此何事？与你同来的这位英雄，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与你是亲戚还是故旧？”宋金龙道：“此人乃是我的表兄，系徐州人氏，姓张名飞公，绰号叫‘死不丢’，所以聘请他前来打擂的。”陶文灿道：“原来是表舅爷，失敬、失敬，请坐吃酒。”于是三人坐下来吃酒谈心。正在酒饮半酣之际，那楼上又来四位英雄。陶大爷连忙起身说道：“四位贤弟请过来吃酒。”那四人抬头一看：“原来是陶大官人，为何到此？”陶大官人说：“贤弟请坐下再谈。”众位，你们知道这四人是谁？他们就是粉面二郎徐青，呆子窦亨和朱英、吴英四位英雄，共七人同桌饮酒。陶文灿又叫酒保搬来一坛酒，切来二十斤牛肉，遂与他们七人开怀畅饮。这时，呆子窦亨说：“妹丈，你在襄阳来到清江作甚？”陶文灿道：“贤弟不要高声，清江乃奸贼严霸之地，恐有不便，吃过酒到楼下再谈吧。”窦亨道：“妹丈不要害怕，我们来就是捉拿严霸，剿灭群奸的。”宋金龙说：“我们大家吃酒吧，不用多讲了。”于是七人在聚贤堂上直吃到日落西山，方才下楼，寻得一家客栈安身。次日天明，七人起身，到街上看擂台摆在何方。七人不觉来到水关桥，陶文灿站立桥上，朝下一看，但见一群人围在那里，喧喧闹闹。细细一看，原来是众人围观一副糖担，只见卖糖的汉子从糖担上拿起一只镗锣，一片竹板，敲锣卖糖。他道——

“小锣子一打响当当，  
听我唱段梨膏糖。  
梨膏糖、生姜糖，  
敬请诸位尝一尝。  
尝到甜的是甘草味，  
尝到辣的是姜汤。  
太公当年吃了梨膏糖，  
八十三岁遇文王。  
刘备吃了梨膏糖，  
生个阿斗做小皇。  
关公吃了梨膏糖，  
战鼓三通斩蔡阳。  
张飞吃了梨膏糖，  
喝断霸陵桥下一大梁。  
孔明吃了梨膏糖，  
三气周瑜芦花荡。  
甘罗吃了梨膏糖，  
十二岁拜相伴君王。”  
众位呀，卖糖的嗓子唱得像破沙锅，买的少来看的多。

卖糖的唱声刚落，忽见人群中挤进一人，那人身高七尺，蓬头赤脚，如黑炭一样，粗声粗气挤近糖担说：“我抓一把尝尝如何？”他嘴说手到，左一把右一把，抓了两把糖往衣袋里一塞，拔脚就跑。那卖糖人一见急了：“你这位朋友，可知江湖上的规矩，凡事只能打九折，

不可打人十一成?你抢我这么多糖不给钱就跑啦!”那大汉说:“你叫我抓把糖尝尝,又不是叫我买点糖吃吃,怎么说是抢你的糖?诬蔑老子的名声!”说罢,转过身去,勒头暴眼,举手要打。那卖糖的也不示弱,紧一紧腰带捏一捏拳头,把糖担子一甩,就地立个饿虎擒羊势头,直扑蓬头大汉而来。这蓬头大汉也立了个势头,名叫朝天一炷香,如铁柱一样挺胸站着。只见卖糖的一掌拍来,他把身子一缩,翻起来一腿,照着卖糖的兜裆挑来。他二人——一个手来拳相挡,一个腿来脚去挑。

一个像猛虎从深山出,一个如雄狮张利爪。

卖糖的越打越生气,蓬头大汉也不轻饶。

陶文灿一见动了怒,大声一喝震动了水关桥。

陶文灿说:“桥下二人不要动手,有话好讲,如再相打,我们大家一齐动手,量你们难逃!”随即有粉面二郎徐青走下桥来,一把将他们二人拉开说道:“大汉休得无理!不可再打了。”卖糖的说:“这个王八贼子抢我的糖吃,又将我糖担子掼糟,怎么不打呢?”徐青说:“你不要打,我来赔你的糖担。”“赔不赔糖担倒不要紧,其实我也不是卖糖的,我心中有不平之事,故而以卖糖遮身的。”徐青问:“你有什么冤屈?也该对我们讲讲,帮你打个不平,以出你胸中之恨!”卖糖的说:“你要问我,就对你讲了吧。只因当朝首相陶大人,为了十把穿金扇,遭昏君与奸贼满门抄斩,逃出了两位公子,不知去向。如今听说清江摆擂,所以咱前来打擂,闯一闯奸贼的。”徐青说:“哎呀,好汉原来为陶家之事。”陶文灿一听,感动得二目几乎掉泪,说道:“不知好汉贵姓大名,尊府何处?”那卖糖的对陶文灿一看,“谅来你就是陶文灿不成?”“小弟正是,我陶文灿多谢你了。”那人道:“实不相瞒,小弟乃山东济南人氏,久走江湖,贩卖骡马,因近年运道不佳,生意亏本,想弃商从侠,为陶家报仇。如今听得清江摆擂,特来闯荡一番,探个虚实。我本姓马,马飞雄是也。”那个抢糖的蓬头大汉是粉红江摆渡的毛风,也是来打擂的。听到马飞雄这样一讲,随即走上前去,一把抓住他的双手说:“好汉,我们真是——

灯火菩萨掼油瓶,东厨老爷撕灶星。

海水冲倒龙王庙,自家人打了自家人。”

毛风又转过身去,一把抓住陶文灿与徐青的手说:“二位官人,我是在粉红江摆渡引你们上八盘山的毛风呀!你们真是——

贵人常常多忘事,自己人忘记了自家人。”

陶文灿和徐青说:“呀,毛大哥你这一身打扮,实在叫人难认。”于是英雄九人,直至后街,拣了一家酒店,到里面吃酒去了。吃了一会酒,付了酒钱,出了酒店,来到街坊,要去看看擂台搭在何处。不觉来到校场一看,众英雄只见好一片平阳之地,擂台搭在中间。根根柱子绘龙凤,半边凤来半边龙。上有八宝葫芦盖顶,四角挂的响铃金钟。风吹铜铃呛呛响,刀枪排列好威风。还有斧、棍、锤、弓,一副对联分西东——

拳打陶家叛二子,足踢徐王方三家。

横批写:除叛擂

九位英雄正在看得生气,忽然间六匹坐骑走进来。众豪杰留神一细看,进来的四男二裙钗。四男儿威风凛凛生杀气,二佳人杀气腾腾惊人怀。来到校场忙下马,男女六人上擂台。

众位,你们知道来的四男二女是谁?弟子交代,那先上擂台的一人,就是清江总镇严霸之子,名叫严仙;后一位是严党之子严娘。还有两位,即苏葛的儿子苏廷龙、苏廷虎。那两个女子,一个是严霸之女,名叫严汉珍;一个是苏葛之女,名苏玉兰。严汉珍的母亲即是苏葛之妹,所以苏玉兰与她是表姊妹,又是一师之传,骊山老母的门生。她们一身武艺非凡,马

上马上十八般兵器精通，法宝多种，厉害无比。所以苏、严二贼全仗两个女子的本事，才摆这座擂台，一心要灭徐、王、方、陶四家人等，一个不留。摆擂就是他们的阴谋。

单说严仙、严娘上了擂台，朝两边一站，望着擂台之下厉声喊道：“台下各属人等听了，你们凡与咱苏、严二家有仇有恨者，速上台来比试高强，如与咱苏、严二家没有半点仇恨，休要上来送死！”众位，擂台上只有男女六人，竟敢夸此海口，而台下人山人海，如潮涌一般，难道就没有这六人的对手？其中有个道理，奸贼苏、严早已在擂台底下埋了地雷、火炮、倒马毒、陷人坑，周围还有五百名骁勇兵将，身藏短刀、铁尺、流星，扮作江湖买卖，一齐对付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上台打擂的人。另外，各街道巷口、城门、水关，均有兵将把守，所以严娘、严仙才敢夸此海口。看打擂的人只是望着台上翻眼，不觉惹怒了粉面二郎徐青，口中骂道：“这些王八贼子！咱老子为了你们这班奸贼，费了多少心机，才访到你们龟孙子的贼窝，谅来今天难逃老子的手掌！”说罢，在人群中束扎停当，把头一摇，身子一晃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纵上擂台，与严仙交手就打。拳来拳去，足踢脚还，一个用西川猴跳，一个使关公脱袍，二人在台上打得不可开交。眼看严仙不是徐青的对手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能。那严娘见他兄弟严仙交架不住，使一个美女穿梭，蹦上台去，接住徐青就打。台下呆子窦亨大喊一声——

“奸贼莫做看家狗，比试只能一人对一人。

你今若是二对一，老子上台把家分。”

呆子窦亨上得擂台，泼口大骂，举拳就打。忽然台里惊动苏廷龙、苏廷虎，但见来了个呆头呆脑的人，先倒瞧不起他，然后见他一对拳头确是厉害，拳不落空，猛打猛扎，将严仙、严娘打得鼻青眼肿。于是苏廷龙、苏廷虎直扑呆子窦亨，台上四个奸贼打陶家二人。不觉惹怒了台下宋金龙、吴英、朱英，一齐上台动手。随即奸贼的两个女子苏玉兰、严汉珍，各自朝着台下一声叫道：“你们把守人等，均宜小心，严防反叛下台逃走！”说罢，二人上台接住就打。这时，毛风、张飞公、马飞雄等一齐施威，上得擂台，认准严仙、严娘、苏廷龙、苏廷虎就拳打足踢。陶文灿一人在台下发躁，见此光景，不得不上擂台。早有严、苏二贼，一见红面大汉动手，比别人来得更加厉害，他的拳头如柳条笆斗，似千斤铁锤，打得奸贼们在台上乱转乱叫，鬼喊神嚎。呆子窦亨说：“这些龟孙王八，经不住打。”眼看六个奸贼一个个招架不往，只见台下五百伏兵一齐喧闹：“不要放走叛党！”喊着，如大海潮涨，个个手执刀枪棍棒，流星铁尺，钩链钉耙，在下面欲往上涌。陶文灿见台下如此光景，恐寡不敌众，陷入罗网，暗对众英雄们说：“我们纵下台去吧。”张飞公、马飞雄、宋金龙等，朝台下一望，那些奸贼重重叠叠围来。各人意欲逃走，已到能狼不敌众犬，猛虎陷入泥坑之势。于是个个束扎衣服，提足要往下跳，只见呆子窦亨与毛风说道：“你们的胆子太小，把这些奸贼打死了再走不迟。”陶大爷说：“呆贤弟与毛大哥不要恋战了，得空就走。”于是七位英雄已下擂台，还有窦亨、毛风贪打奸贼，未曾下来。苏玉兰、严汉珍见陶文灿等人纵身逃走，她二人纵下台来就追。追赶一阵，二女贼心想——

真砍实杀难获胜，且用法宝取他人。

单说陶文灿、宋金龙等七位英雄纵下台来，从奸贼手中夺得刀枪，如黄鹰展翅，伸出利爪，杀得众贼人头乱滚，尸首倒地。

肩挑小贩忙躲避，店铺吓得关大门。

杀得日色暗昏昏，百鸟归林不开声。

苏玉兰、严汉珍一看此景，喊声：“不好！”随即从身上取出法宝，如丝绒线一样，看上去一根只有一尺余长，两头各有一个活扣，只见她放在口边一吹，随手往空中一甩，金光灼灼，霎时变作七根各有一丈余长的绳索，直扑七位英雄头顶而来。那七人正杀之间，只听严

汉珍叫道：“反叛不要撒野，且看姑奶奶的法宝取你！”七人抬头一望，数道霞光已临头顶，只听“嘘……”一声长啸，七人早被捆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严霸见女儿用法宝生擒七人，其中有陶文灿在内，随即命将士动手，将他们一一抬走。

七位英雄被擒，惊动了毛风、窦亨二人。喊声——

“我们赶快下台去，搭救哥弟七个人。

二人一跃将台下，挨众奸围得紧腾腾。

饶勾、套索一齐上，绳捆篾扎紧缠身。”

自此，陶文灿在清江所遇见来打擂的八位英雄，连同陶文灿一共九人，一个均未逃脱，尽皆被捉。

摆擂捉住人九个，喜坏了奸贼众多人。

有说拖到外面动刀砍，有说就在教场把尸分。

这个说，且慢开刀送他命；那个说，问他党羽多少人。严霸说——

“校军场上不便问，押进总镇大衙门。”

议定之后，众奸人一齐动手，将九人一直押进总镇衙内。严霸连忙坐堂，吩咐手下将反叛带上一人审问。手下从将带上一人。严霸说：“既到堂上审问，暂且替他松绑。”那些兵卒，连忙替他解去绳索，喝道：“反叛还不下跪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们要斩就斩，要杀就杀，老子宁愿站着死，决不跪着生！”那严霸一听，拍案大叫：“你这无知叛逆！今日既成阶下囚，为何立而不跪？问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，陶文灿是你何人？共有党羽多少，快快从实招来！”那人道：“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名叫张飞公，徐州人氏。只为不平，前来打擂，灭你奸贼。如今既落进你的圈套，任杀任剐，听你自便。今日杀老子头，只有碗口大的疤，十八年之后再来杀你！”那严霸听了，并不发火，也不生气。为何如此？他想骗供。于是又问：“哦，原来你就叫张飞公，久闻久闻。你们这回来多少人呢？”“老子是叫张飞公，要问我来多少人吗，其中都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的，至于多少人嘛，一时也说不清楚，日后再知。”那严霸听了，谅来不必问他。“你们把他带下去，另带一人前来审问。”另带一人上来，替他松了绑。那人仍是立而不跪，口中还老子长、老子短的。严霸问：“你是大叛陶文灿吗？”“瞎了你的狗眼，老子的大名叫马飞雄！怎么认作陶文灿呢？”严霸听说姓马，又见他毫无半点生畏，却如狼似虎的气焰，觉得不必再问，命人带他下去。这回将呆子窦亨带上，朝那一站，严霸对他一望，呆头呆脑，矮矬矬的，两只眼睛光翻，不怕也不笑，从容自若。严霸说：“将士儿，你们把这个人捉错了吧？本大人看他也不像反叛的样子，好像是乡下的种田人。”呆子连忙答道：“你不能做总镇，呆爷爷姓窦名亨，窦家寨的人。那陶文灿是我的姐丈，怎把我认作种田人，你也太瞧不起我呆爷爷了！”严霸听他说出这些话来，暗自吃惊：“这一班是些什么人？一个个不怕死。”随即吩咐：“把他带下去，不必再问，明日开刀斩决，不得姑息！”倒是两个小贼，严娘、严仙开口说：“看来九个反叛，清江不能开刀处斩，因图像上有言：捉住大叛逆陶文灿，地方州府不得问斩，务要解到京都，听皇上发落。”严霸听了：“那你们准备九辆囚车，将九人打入，明日清晨，解往北京而去。”随即又吩咐兵士，明日到校场拆去擂台，打扫尸骸。场上观看打擂的人亦不知死了多少，通告所有死者亲人将尸首认回埋葬；无人认尸者，均扛出城外，挖坑掩埋。整整打扫三天，才得干净。

再说清江总镇严霸，打发苏廷龙、苏廷虎、严娘、严仙四个奸贼，领着三千大兵，解着九辆囚车，直往燕山进发。此去路途遥远，非三朝五日得到，但这回也不能认定囚车能到北京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古淮城北乡有个天官王寿，他是陶文彬的岳丈。府里有个家将，绰号鬼牵转，名字叫小王能。那一天王寿差他去清江城买办雨前、银针茶叶，偏巧这天清江打擂。他亲眼看到

打擂、捉人，亲耳听说捉住九位英杰，内有陶大官人——

王能一听魂不在，急忙飞奔王府门。

王能进得府中，直奔大厅，朝上就报：“老大人在上，王能有事禀报。”“有何大事，如此慌张？快快讲来。”王能道：“小的去清江买办茶叶，偏遇严霸奸贼摆擂，谁料捉住九位英雄，内有陶大官人，如今打入囚车，欲往京都起解，有三千大兵押车。我看陶文灿一则是忠良之后，二则与姑老爷是同胞弟兄，望大人设法相救。”王天官一听，又惊又恨，惊的是陶文灿被捉，恨的是陶文彬不辞而别，幸亏我女儿贤德，远途寻夫，好容易在襄阳才能会见，目下又不知流落何方，何时才得到此？王天官深深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王能听了，要得搭救陶大公子，除非我这里写封书札，差你到八盘山下书，与徐老千岁得知，再请老千岁动用山上英雄好汉，一齐下山，谅他囚车进京必由山东一带地方经过，那时各要路口均用猛将埋伏暗处，只等囚车一到，大家奋勇当先，一举夺下囚车。”王能说：“此计甚好，甚妙，请大人赶快修书，让我早点动身，恐要错过山东道路，那就大事难成。”王天官随即亲自磨墨掭笔，裁纸折迹，上写：“徐老千岁台鉴：只因严霸在清江明摆擂，暗算陶家二官人。不料陶文灿中圈套，一共捉去他九人。俱是各路英雄汉，详细名姓不知闻。如今打入囚车内，三千人马解往北京城。愚弟自从得了信，寝食不安少章程。忽然想起老千岁，胸中俱有百万兵。因此——

慌忙修书来奉上，望你计谋搭救人。”

一封书信写完成，封条封得紧腾腾。

王能他身带银子将动身，惊动了高楼上女佳人。

王玉花小姐得了信，托他打听陶文彬。

就此，鬼牵转山寨送书信，演出打劫囚车好戏文。

鬼牵转王能，怀揣书信，出得王天官府门，一路如风驰电掣，来到八盘高山，见了徐老千岁。千岁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前来何干？快快讲来！”王能随即从怀中取出书信呈上：“千岁在上，请看天官大人的书札。”千岁接过，拆开一看，看了第一行犹可，看了第二行吃惊，连看数行，面目失色：原是严贼猖狂，清江摆擂，陶文灿被捉，共九人遭擒，内中必有吾儿徐青。老千岁看罢书札，大发雷霆：“严贼呀严贼，你在朝廷如此胡为，谅来这回难逃老夫之手了——

骂声奸贼黑了心，倚仗权柄乱欺人？

你在清江为总镇，竟不把老夫放在心！

若是你人落在我的手，管叫你一窝奸贼尽除根。”

徐洪基千岁看过书札，大骂奸贼一场，又问王能：“你是王府何人？”“千岁在上，我乃王府家将，名叫王能，蒙外人送我一个雅号，叫做‘鬼牵转’。”徐千岁说：“大概你走路身子光转，故叫‘鬼牵转’是不？”王能道：“不瞒千岁，莫看我走路光转，一日能行三百余里，其快异常。”徐千岁说：“原来你有如此之能，妙哉，妙哉！来，来，来，我来修书一封，索性请你到九龙山去一走，下书与神刀手王素珍得知，叫她准备倾山好汉，各带兵马，把守要道，打劫囚车。”说罢，写了书信，备酒款待，又发路银十两，连同信函，交与王能动身。王能扑上大道，把身子一欠，屁股一转，行走如旋风一样，直往九龙山去了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九龙高山面前呈。

王能来到九龙山下，对那巡山的锣兵说道：“烦你们替我上山通报，就说八盘山徐千岁有人送信来到，要见王素珍有紧急之事面谈。”那些巡山的锣兵说：“既是八盘山送信来的人，不用通报，随我们上山去见王素珍是了！”这时王素珍正在后寨与义子陶滚谈心，忽听徐千岁有人下书前来，遂移步来到寨前，见了下书的汉子王能。王能见礼问道：“你这位姑娘是叫神刀手吗？”王素珍道：“小女正是。”王能连忙说：“失敬失敬了。”随即从身边取出书

信一封。王素珍接过书信，拆开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原来出了这种祸事，奴家哪里知道！”说罢，吩咐山寨款待王能。王能用过酒饭，仍回淮安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王素珍调拨人和马，日夜提防各当心。

徐千岁又着山中将，三处地方送信音。

第一处送往宋家寨上宋金凤，第二处送给窦家寨上窦金平。三处送给粉红江上毛大嫂——

叫他们再送信到兄弟寨，各处要道设伏兵。

且不讲徐千岁着人往各处下书信，再把奸党之处表一程。再说苏严四人自那日起解囚车，出得清江，突然心惊，怕的是路途遥远，各地叛党人多，须防囚车在路再遭打劫，那时将又损兵折将，前功尽弃。谅来这三千人马不能远解。于是严娘、严仙复又进城，向总镇严霸陈述此行的重要，请求增兵加将。严霸一听，格外警醒，觉得此言有理。于是立即决定再增兵九万，且亲自将严汉珍、苏玉兰二女将带了随身押阵。这样，号称十万大军，六员健将押解九辆囚车前进。一路上马滔滔，沙灰缭绕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来到山东地界，往前进发，这且不提。再讲青龙山胡家三鬼，得到陶文灿等九人被捉，打入囚车，往北京起解的消息后，随即派出探马多人，在外侦探动静。这时，探马回报：“离我青龙山十里之遥，有一大队兵马，约十万之众，一路尘烟滚滚，旌旗飘飘，谅来是奸党的人马，押解囚车到此。”

三鬼一听无主意，怕的是难劫囚车上高山。

急急忙忙来商议，只好智用巧机关。

三鬼胡通说：“看来奸贼有十万之众，我青龙山人马不满一万，怎能与他抵敌？”早有大哥胡顺说道：“兄弟们别怕，要知道他们是在明处，我们隐在暗处，叫明枪好挡，暗箭难防。况且我青龙山山高崖陡，谷口狭窄，奸贼人马必由谷口经过。陡壁之处，不必用兵把守，将重兵埋伏于谷口岗岭之下，让他的人马过去一半，我们的伏兵一齐出动，剪他的后尾，叫他头队不得调头，尾段不得后退，中段不得上山，此处理设地雷火炮，到时火炮炸开，炸得他七零八落，趁他惊魂未定之际，我等兵将一齐杀向囚车，解救英雄上山，岂不易如反掌！”大家说：“此计甚妙，我们依计行事，决不有误。”此时，眼见天色不早，吩咐各兵营即速造饭，饭后军、将人等通宵布阵，彻夜巡逻，以迎大敌。次日清晨，青龙山路探回来报告：“严贼的兵马离山不远，忽然停止前进，望大哥判明定夺！”大鬼胡顺说：“知道了，快归队去。”原来是严霸在马上见到这座山头险恶，唯恐山中暗伏强兵，所以放慢缓行，观察动静。老贼观察一会，觉得此处也不能停留。于是严霸决然下令：各将军士分三队行进。严娘、严仙领头队作开路先锋；苏廷龙、苏廷虎为二队，囚车夹在其中；严汉珍、苏玉兰以道术、法宝见长，为第三队压阵。调拨停当，老贼严霸在后队督阵，催着十万大军直闯青龙山谷口。岂料贼兵的头队刚进谷口，伏兵中有一头目就要动手。三鬼胡通喝道：“不可乱动！大哥说了，让他头队走过，二队进来，尾队进入谷口，见到空中火号一亮，那时，我们直扑奸贼的领头之人，不与兵卒纠缠，这叫擒贼先擒王。”那头目答道：“晓得了，依计行事。”这时，听得贼兵鸾铃叮叮当当，马蹄声声如同鼓点，旗幡招展，黑沉沉像乌云压来，好不惊人！霎时间，严贼的头队已过谷口，二队、三队紧接跟上，指望迅速穿过险境。他哪知这夹谷之间有数千双眼睛盯着不放。大鬼胡顺等他二队进入炸雷阵，尾队进得谷口，突然“叭叭”两响，发出信号火炮在空中炸开。严贼一见大惊，便问：“空中火光从何而来？”群奸正在惊疑之间，只听一阵呐喊，伏兵如蜂飞潮涌，杀下山来。大鬼胡顺往山下一看，见到压阵的是一员大将和两个女豪，就知道这三个是群贼之首，高喊：“不能放过他们！”这下，埋伏夹谷两边的兵将，杀声震天，蜂拥而下，截断了奸贼的尾队，双方混成一团，拼命厮杀。直吓得严霸一身冷汗，严汉珍与苏玉兰

虽身怀法宝，也无法施展。一面与伏兵厮杀，一面喊：“爹爹在马上坐稳，不必惊慌，自有女儿抵挡贼兵。”胡家三鬼听到“贼兵”二字，更加来火，骂道：“你严家祖祖辈辈做奸贼，还说咱老子是贼兵！不要逞凶，看老子的刀取你的首级！”说罢，举刀就砍，苏玉兰执刀迎战。这下是兵对兵打，将与将杀。晃晃刀枪剑戟，滚滚斧棍锤叉，直杀得小贼叽哩呱啦，跌跌爬爬。山谷之中，真是人碰枪死，马遇刀伤，恶战一场。

胡三鬼，挥大刀，寒光闪闪，  
严汉珍，横长枪，显威逞强。  
苏玉兰，要撒野，想把宝放，  
怎奈是，两家将，混在一场。  
空有法宝难施展，真刀实枪比高强。  
双方战了数十合，棋逢对手没输赢。  
后队杀得尸满地，惊动前队二虎狼。

前队严娘、严仙二贼听到后队遭围，两个妹妹被困，主帅严霸有险，知道遭到叛党的人马劫车。他想：在这深山险谷之中不能恋战，要速速突围，不然，要损兵折将，囚车还要被劫。于是催马过来，提醒主帅命大队人马不要贪战，当全军撤出险谷，才有用武之地。哪知严贼的兵马一旦休战，乱成一团，争先夺路。

忽听轰隆轰隆炸雷响，人仰马翻主将慌。  
有的炸破天灵盖，有的炸断两条腿，有的炸得无踪影，有的炸得化成灰。  
苏廷龙惊如丧家犬，严霸如同缩头龟。  
身在马上只是催，直奔左岭出重围。

奸贼的十万大军，陷在这深山险谷之中，不知陶党有多少兵将埋伏在此。阵脚一乱，直慌得人碰人倒，马碰马叫，偃旗息鼓，一口气逃出二十余里。来到一个山头，山坡上有一石碣，碣者，圆形巨石也。方者为碑，圆者为碣。那碣上刻有三个大字：“蜈蚣山”。山上树木寥寥，一无豺狼虎豹，二无强人落草，所以苏、严两贼人马来到此处，谅后面没有追兵，就在蜈蚣山下清点人马，共计在谷口丧兵三千。严霸听了破涕为笑，对众将说道：“幸好行前料到途中可能遇劫，增加了三十多倍人马，不然，这一遭遇，丧兵三千也罢，恐怕连我等也只好葬在此地了。”说罢，他又故意振作精神叫道：“气可鼓而不可泄，志可立而不可灭，就此暂扎兵营，埋锅造饭，安顿兵马歇息，明日再议大事。”

按住严贼不提，再讲胡家三鬼收兵上山在聚义厅商议。胡顺说：“我们虽初战告捷，凭的是山势险要，地理适宜，才能侥幸取胜。他严贼浩浩十万大军，岂肯败于我数千人之手？谅来严贼必来回攻我们，扫除他解车前进的障碍。再则，囚车未能劫获，九位英雄未能救出，我们也不能让他逃跑，得死死地拖住他，以期八盘山人马赶到。”胡通说：“这个主意很好。我们应当一面在山口要道提防，一面派得力之人下山打探，迎接他们早日赶到，方得万全。”这且慢言。再讲严贼营中定计。严娘、苏廷龙说道：“我们有个章程，不如趁早暗将九架囚车解往小道，从山后僻静路上进京，一到京城，九人定然斩绝。这样，纵然我们败在此地，那有何妨？岂不是大功告成！”众人答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于是派了百余兵将，押解囚车，从小道送出。

蜈蚣山严贼施巧计，暗解囚车送上京。  
此计只怕成泡影，枉费严贼一番心。

九架囚车暗从小道解出，行程一日，不觉来到百脚岭。岭上人马挤挤，旗幡招展。严贼探马一看，旗上绣有斗大的“宋”字，原来是宋家寨宋金凤带领倾山兵将，前来打劫囚车，路经此地，严贼军马一见，吓得竟又将囚车往后退回原处，向严霸报道：“大事不好，宋家寨兵

马蜂拥而来，我等恐被打劫，故将囚车退回，望总镇大人设法抵挡。”严霸一听，吃惊不小。随即吩咐：“你们不要声张，速将囚车暗藏后帐，莫让他人得知。”说罢，老奸又着人打探。不多时，那探子进来报：“那些兵马与青龙山谷口兵将会合一处，成了一家，望大人定夺。”严霸听了，更加惊慌，随与小奸苏廷龙、严娘、苏玉兰等人共议：准备明日清晨带兵走马，冲他夹山谷口，趁其立足未稳，杀他片甲不留。并吩咐连夜饮马喂料，兵丁早用茶饭，各佩利刀，披袍挂甲，听候号令。次日天刚黎明，严汉珍一马当先，苏玉兰跟在后面，其余众卒跑步相跟，直扑夹山谷口，于旷野之地，两下交战。宋金凤抬头一看，只见马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，美貌端方，随后的兵将皆是虎视眈眈，杀气腾腾。宋金凤看了一会，炸开喉咙，厉声高叫：“那马上女子是严贼的何人？胆敢前来闯道，莫做你姑奶奶刀下无名之鬼！”严汉珍听罢，随即答道：“呀呸，你这叛贼之女，岂不知你太姑奶奶厉害，胆有天大，敢于作乱犯上！识时务者，下马受降，万事俱休；如若牙缝里挤出半个不字，那时杀上青龙山，剿灭叛党，一个不留，你方知姑奶奶厉害！”宋金凤道：“谅来你是老贼之女？不要猖狂，看姑奶奶的枪来取你！”

二人对讲琅琅响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

宋金凤长枪舞得如毒蛇信，严汉珍挥动大刀像雪花飞。一个是枪来直扑咽喉处，一个是举刀直砍胸脑门。一个如猛虎扑小兽，一个似黄鹰攫兔头。

二人大战数十合，杀得汉珍难抬头。

心想回马败下阵，忽然想起法宝兜。

宋金凤将严汉珍杀得气喘吁吁，难以招架，心想败走谷口，忽又想到法宝袋里的宝物。心一兴奋，立即从袋中取出一件似铜非铜，是铁非铁，紫红带黑，像梭标一样，约有三寸余长的东西。只见她口中念念有词，把宝物往空中一掼，呴的一声，放出道道霞光，变成一丈有余的怪物。顷刻之间，它以一化十，以十化百，以百化千，摇头摆尾向宋金凤扑来。这东西名叫五毒蜈蚣锥，变化万千，其毒无比。碰着人身，周身肿痛；咬人一口，三天丧生。宋金凤一见，连声叫苦，这、这、这如何是好！心想败走，四周围兵重重，很难冲出。乃对空长叹一声：“苍天呀苍天，难道我宋金凤就此休矣！不，不能死于贱婢之手，一定要闯进去杀它一阵，以一换百，死也瞑目。”想罢，将马缰一磕，滴溜溜直扑严贼阵中，挥枪就杀。果真一人撒泼，万夫难当。枪到人身人倒下，枪到马身马死亡——

搠得贼尸如堆土，杀得枪头血浆飞。

严汉珍急得忙招手，毒蜈蚣纷纷往下追。

别人身上皆不落，直扑金凤女英魁。

宋金凤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山侧面杀出一标人马下来。为首一人，高声叫道：“被困者可是打劫囚车的人马？”宋金凤抬头一望，见这哨人马的大旗上绣有“九龙山”三个大字，宋金凤就知是王素珍前来接应。便叫：“来者可是王氏妹妹？快来救我，我今难逃严汉珍的妖物！”王素珍闻听是严汉珍放的法宝，心内明白，又见满天的蜈蚣落将下来，大叫道：“严氏贼人休要撒野，有王姑奶奶前来收拾你的贱货！”说罢，从身边取出一件东西，只有算盘珠子大小，灰、白相间，如芦花丛球一样，往空中一撒，豪光灼灼，风一吹散，变成千万，直扑蜈蚣而来。那蜈蚣见了珠宝，现出原形。原来王素珍这颗珠子，名叫旭日芦花雄鸡。这芦花雄鸡见到蜈蚣，是前世冤家，今世对头。芦花雄鸡是降伏蜈蚣的能手。人们挨蜈蚣咬了，只要用芦花雄鸡口中涎沫一搽就好。今天这千万个芦花雄鸡见到蜈蚣，高兴得蹦蹦跳跳，一啄一个，一千条蜈蚣哪够它千万只雄鸡吃饱！

王素珍忙把手来招，法宝收进她腰包。

严汉珍见王素珍破了她的法宝，随即挥刀来与王素珍厮杀。这时方翠莲赶到，亦与严

汉珍交手。苏玉兰见她二人战一人，随即把马一催，接住方翠莲厮杀。两边均有压阵。单说王素珍这边有义子陶滚，九龙将军是也。还有摇头狮子蒋霸，披头太岁胡大朋，其余头目人等，共有兵马八千余人。当时青龙山众将闻得九龙山王素珍来兵接应，格外振奋，一齐前来助战，这且慢言。再讲苏、严两位佳人，打战王、方两位女将，战了多时，未见胜负，苏玉兰连忙从身边取出“捆将绳”来，要捆王、方二位姑娘，早被王素珍看见，说道：“你这贱人休要班门弄斧了，要玩什么妖宝？姑奶奶身边稍有几件，劝你不必现丑。你如不信，让姑奶奶取出一样与你看看。”说罢，就从手上抹下一个圈来，只有手镯那么大，名叫日月乾坤圈。此圈能破一切法宝，抛在空中，有车轮大小，放出五彩霞光——

咯炸一巨声，捆将索炸得碎纷纷。

严汉珍见此光景，对表妹苏玉兰说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说神刀手法宝多端，厉害无比，看来我们不是她的对手。”苏玉兰说：“姐姐休出此言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愚妹自有道理破她，包管不中她圈套。”这时——

四女沙场比法宝，窦家寨又来窦金平。

忠奸两家大会战，鹿死谁手难知闻。

苏玉兰从身边取出一物，名叫九面金刚锤。那锤只有纽扣大小，连锤带柄不足二寸长。只见她托在手上，手掌往上一挺，那锤飞向空中，在空中翻了几转，就有笆斗大，直向乾坤圈撞来。王素珍一见，暗自吃惊，意欲收宝，那九面金刚锤已撞上乾坤圈，一声巨响，金刚锤与乾坤圈两宝俱毁，同归于尽。王素珍喊声：“不好。”连忙招呼方翠莲等拨马回山。苏玉兰眼看天色不早，亦与严汉珍回营。

再说青龙山下会合宋家寨和九龙山两处人马，初次交战，已见到苏玉兰的法宝厉害。当晚，九龙将军陶滚说：“母亲在上，明日清早，让我去探一探严贼营中阵容如何，好在他不备之中，杀他片甲不留，那时劫出囚车上山，再与他谷口大战，岂不甚好！”王素珍说：“此计也可，今且休论，明早行事。”次日清早，陶滚扮成严家军前去探明：严贼营中，得全仗苏玉兰、严汉珍两人的法宝厉害而外，其余皆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即使苏、严二家死党之中几员大将，也是武艺平庸之人，不足可惧！陶滚探了一番回营，忽有报事的军校报道：“营外来了窦家寨窦金平小姐。”王素珍一听，分外高兴。正要出营迎接，忽报八盘山徐老千岁，统领大兵到达，共讨奸贼。王素珍连忙出营，吩咐礼炮相迎——

咕咙咚咚三炮响，两处兵马上山峰。

王素珍出帐来迎接，徐千岁直接进帐篷。

喜坏了佳人宋金凤，见到窦氏女姣容。

营中备酒忙款待，畅谈劫车论英雄。

四路英雄正在饮酒计议劫车之事，忽报粉红江毛大嫂，带领强兵勇将，一路威风来到。至此有宋家寨、窦家寨、九龙山、八盘山、粉红江毛大嫂五路兵将，汇聚在青龙山谷口，公推徐洪基千岁统帅这六路人马，劫持囚车，擒拿奸贼。次日清晨，毛大嫂、窦金平、宋金凤等上帐讨令出马。徐千岁朝下一望，见她们这班女子个个胸怀斗志，救夫心急，只得令她们出兵会敌。又令徐佩、陶滚、胡大朋等前去替她们压阵。各将领令，披挂上马，吩咐营门放炮。营门军校不敢怠慢——

顿响三声狼烟炮，强兵猛将拥出门。

个个装束雄赳赳，刀枪剑戟密如林——

三员女将出营寨，后随英雄众将才。

人马滔滔来得快，惊动了严贼探马差。

严贼的探马探得青龙山兵马疾奔而来，当即慌忙报与严霸：“总镇大人，营门外来了无

数兵马，前有三员女将当先，其势汹汹，望大人定夺。”严霸听报，随即上帐，聚集众将，问哪位将士出马迎敌？早有两位女子，即严汉珍、苏玉兰表姊妹二人，上前领令道：“爹爹、母舅大人在上，我姊妹二人愿走马会战！”严霸道：“你们此去，不能轻敌。既是你们先去抵敌，我命你二位兄长严娘、严仙、苏廷龙、苏廷虎带兵压阵。”于是各人领令，备马端枪，击鼓放炮迎敌——

战鼓敲得咚咚响，放炮如同响雷阵。

如狼似虎出营门，杀气腾腾吓坏人。

严汉珍催马如走龙，苏玉兰手使法宝想逞凶。开口就把宋金凤骂，骂声无端叛逆种。快快让出夹山道，让你姑奶奶解囚笼。

倘若回出半个不，拿你的首级去报功。

宋金凤一听怒气冲，骂声娼妇休逞凶，等你姑奶奶来动手，管叫你老少奸贼命送终。

四女对骂翻了脸，举枪开战似舞蛟龙。

窦金平举刀就砍严氏女，苏玉兰提枪就搠宋金凤。一对一个分两处打，你上她下像舞蛟龙；枪头应着鼓点搠，舞刀犹如削大葱。

苏玉兰战到无地容，取出法宝显神通。

当苏玉兰战到力不能支，难逃过宋金凤枪头之时，忽然又取出“捆将绳”撒向上空，要捆宋金凤。宋金凤对苏玉兰说道：“你这贱人，不必现丑，要放这件东西，只好去吓唬别人，我宋姑奶奶自幼在仙山学道，惯用此法，只因前番出兵未曾带出，受了你小小惊吓，今日你若不信，且看我来破你。”说罢，从身上取出一支万仙剑来，约有三寸余长，往空中一甩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把捆将绳斩为两段。苏玉兰大惊，见她破了法宝，又摸出一颗混元珠，欲打窦、宋二位姑娘。窦金平道：“贱婢呀，你又来现丑了。”说着，从身上取出一只阴阳钟，此钟奇妙，任何法宝，只要落入钟内均无法收回。窦金平将钟往空中一甩，苏玉兰就知此钟利害。她唯恐宝珠有失，连忙将混元珠收回，举枪就向窦金平杀来。二人战了数十回合，未分胜败。严汉珍见难取胜，乃故意兜马败走。窦金平不知是计，遂紧追不放。此时，严汉珍把马头一拨，来一个回马搠枪，直向窦金平刺来。窦金平冷不及防，只听叭的一声，将窦金平的护心镜打得粉碎，窦金平伏鞍往下就走。此时天色不早，两下收兵回营，这且不表。

众位，青龙谷口从此天天开战。一方堵住夹道，欲劫囚车；一方欲想取胜，解车上京。两下冲锋陷阵，你进他退，你退他进，死咬不放。

再说昆仑山卷帘洞有一位毛本大仙，一日坐在洞中，掐指一算，“哎呀”一声呼唤：“徒儿前来，有事相告。”这徒儿就是巡海夜叉蒋正之子，洪氏母亲所生，名叫蒋林。自出生之后，被昆仑山毛本大仙带上高山学艺，直到如今。这蒋林今年正交一十五岁，生得身材矮小，故人称之为矮子蒋林。在仙山十余年苦功，练就一身本领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兼通五遁之法。今日毛本大仙算到，忠良被困，陶文灿有难。朝中群奸当道，忠良家受害不小。陶文灿又与蒋林有姻亲之情，况且后来之山河社稷，全仗他们扶持，所以呼唤蒋林上前。矮子蒋林来到仙师座前，口称：“仙师在上，呼小徒前来有何话讲？”毛本说：“徒儿那边有坐。”矮子道：“谢谢师父，告坐了，但不知呼小徒前来何事？”“贤徒，为师呼你无别，只因青龙山夹山道口，大起狼烟，干戈滚滚，海洪星遭困，九家英雄被严家奸党生擒，势在危急，故差你下山，前去解困。”蒋林道：“请问仙师，严贼系是何人？忠良系是何人？纵然徒儿前去，哪是忠良，哪是奸党，望仙师指明。”毛本道：“贤徒若问忠奸之根由，那时你下山先到蒋家村，拜见你父母，即知其详。”蒋林道：“原来我的父母就在蒋家村？我爹姓母氏，亦请仙师对我说明，正好前去认我生身爹娘。”“贤徒要问你父亲，他在山东大有名声，人人皆知，他叫巡海夜叉蒋正。你母洪氏，生你姐弟二人。你姐姐名叫蒋赛花，是武当圣母的门生，亦是武艺高

强之人，她已许配燕京首相陶彦山之子陶文彬。目下在青龙谷口，被捉九人之中有陶文彬之胞兄陶文灿在内。一则，他与你是至亲；二则，他们九人后来应是明室栋梁，故此差你下山解围救难。为师这里送你一件宝衣，名叫狐狸皮。如穿在身，连头带足，上不要冠帽，下不要着鞋，冬暖夏凉，故叫宝衣。”蒋林说：“师父呀，你单单送我这件皮衣，仅能不受寒热之苦，何能有破敌之功？再说穿它在身，世人总把我当毛猴玩耍，岂不笑煞人也。如今要我蒋林下山，望恩师大开宝囊，多送与一些灵验法宝，我才肯下山辛苦一遭。”毛本说：“来、来，你要宝贝，为师再送你几件。”蒋林拍手欢呼：“我的仙师赠宝了！”

送一件，隐身花，头上插戴，  
入兵营，出山寨，不露身材。  
第二件，腾云鞋，随身携带，  
穿上脚，赶路程，如驾云彩。  
三是一根盘龙棍，能敌千军万马营。  
第四宝，滚龙刀，能大能小，  
若遭遇，捆将索，斩断千条。  
再送湖州米一把，大事成功全靠它。

蒋林说：“师父，别的宝贝都好。这一把米嘛，你也真小看我了，你何愁我到哪里弄不到饭吃？这点米，煮粥不厚，煮饭不够。不要了，留给你师父用。”“贤徒，你莫小看这东西。它像米不叫米，叫睡魔虫。当你用它的时候，将它对人的鼻孔里一攻，顿时呵欠蓬蓬，瞌睡蒙忪，一忽要睡到小中。”蒋林一想：“师父你好，我不识宝，我要我要。师父，可就这几件宝呀？如有，再请送几件。”毛本说：“你有这几件宝，应当足矣。”蒋林问：“你那袋里有没有了？如果没有宝贝，我就不要。”说罢，自行动手，在袋内又抢一把，约有十余件，忙说：“多谢师父赠宝之恩！”毛本道：“蒋林呀，你把这些宝贝带下仙山，不能乱用，不能擅伤人命，擅伤人命，罪莫大焉。为师之言，均宜谨记，切莫大意。”说罢，蒋林向仙师告辞。毛本打发他下山，告诫说：“凡事安分，不可胡乱生非！”蒋林说：“谨遵师命，何敢胡为！不过，我此刻下山，不知何时与仙师再会？”毛本道：“你此次下山，注定尘缘不断，欲上仙山难矣！”说着，把蒋林往山下一推，只听呼噜一声，蒋林在空中而行，此乃仙术，外人不知。只见矮子蒋林在云端之中，其快如风——

云里走，雾里行，如同狂风推动月边云。  
高高云头三千里，云头一按八百程。  
收云落雾归下界，棒打仙桃落凡尘。

单说矮子蒋林，按落云头，站在道口，忽见来了一位农夫，牵牛耕田。矮子上前问道：“种田老伯，此处叫何地名，属何处管辖？”那农夫朝他一望，大吃一惊，见他身高不过二尺，问话口气倒是不俗。说道：“你这孩子从哪而来，欲往何去？要问管辖，此地是山东境内；要问村庄，此处叫蒋家村。村上有位员外，名叫御员外蒋正，还有个绰号，人称他巡海夜叉，那是远近皆知，但不知你要问的是何村何人？”蒋林说：“我要问者，正是蒋家村那个御员外，他是我的父亲，烦你把我送到他家如何？”那人满面笑容说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，我送你去见员外。”于是领着蒋林，直奔蒋家村而来。行不多时，来到御员外的门前。蒋林道：“你们庄汉，代我里面通报一声，就说公子蒋林在仙山学法回来了，现在庄外要见爹娘二位大人。”那些庄汉不信。就回道：“你这矮子一口胡言，想来诈骗我员外的财帛吗？我们在此多年，从来没有听员外说过有什么矮大爷，你们两个必定不是好人，快些出庄，不然，把你们捉去见员外，少不得一顿好打。”那个送蒋林的农夫，吓得心惊胆战，连连说道：“你们要捉只能捉他矮子一人，我是前庄的王九斤，因这矮子认不得贵庄，求我送他来的，不要连累于我。”说

罢，拔脚就走。那些庄汉故意喊道：“那人慢走！把个骗子送上庄来，你就想脱身，赶快捉他回来。”

庄汉喊成一条声，吓得农夫拼命奔，  
三步当作两步走，兔子是他小灰孙。  
矮子撒野骂庄汉，惊动了员外蒋大人。  
这下是，矮子蒋林认家父，姊弟二人又逢春。

蒋员外听得庄外吵闹，连忙出来查问。庄汉说：“员外爷来了，很好，很好！你老人家看这矮子，太无道理，前来混闹，他冒充是你的公子，请你老人家认一认，如不是的，把他赶走。”矮子说：“你们这些狗头，眼都瞎了，这不是我爹是谁？”说罢，上前躬身一礼：“爹爹在上，不肖孩儿回来了。”蒋员外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你从何处而来，这一向又在何方？须将一身之情，说个明白，那时带你去见母亲。”矮子连忙说：“爹爹在上，既问此情，容孩儿一禀。”员外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跟我进得堂内，家童沏茶过来。蒋林开口——

“亲亲爹爹叫一声，我自小学道在昆仑。  
仙山师父是毛本，说我是蒋门的后代根。  
父亲大名叫蒋正，家住山东蒋家村。”  
员外说：“你既是山东蒋正之后，你叫何名，今年多大岁数？”“爹爹在上，容儿再禀——  
孩儿今年十五岁，名字叫作小蒋林。  
仙山学道十余载，师父打发我下山林。

师父说，青龙谷九家英雄有危难，都是忠心耿耿的将豪英。内有一位陶文灿，是当朝首相的后代根。又说陶相府与我家是亲戚，姊姊匹配了陶文彬。因此上——  
仙师差儿下山来，搭救九位将豪英。”

蒋员外一听，吃惊不小。员外细想：自从生下你来，三朝之日刚为你取了名字，就无故不见，哪知是仙师将你带上高山抚养。你今这些说法，一点不错。你姐姐蒋赛花果真匹配陶文彬，陶文彬在我府中住了几月，他去湖广借兵报仇，至今一去未回。你姐姐又遇扬州刁婵梅，二人往北京救出陶文灿，至今亦不知下落。父子正谈之间，早有丫鬟报到后堂洪氏太太得知，洪氏听了大喜，连忙手持拐杖，着梅香搀扶下楼，来到前厅。员外道：“儿呀，你母亲来了，快去见礼！”蒋林连忙起身，接进母亲，叩拜养育之恩。洪氏太太喜泪纵横：“儿呀，你离娘十余年来，今日相逢，真乃万幸，难为仙师抚养大恩，如今差你下山，你可知青龙谷口被困？据说八盘山徐洪基千岁带领倾山人马，及山寨强兵勇将，扎大营在夹山道口，堵住群奸路径，欲劫九辆囚车，亦不知可能取胜？”蒋林道：“娘呀，孩儿下山，正为此事而来。母亲胆放宽心，今有孩儿前来，包管一举成功。”洪氏道：“如今全仗儿的仙术了。”于是员外吩咐摆酒，为孩儿接风，合家欢乐。庄汉们暗自好笑：幸亏我们在门外没得罪这位矮爷，原来真是蒋门后代。谅他从仙山下来，是身手不凡。不说庄汉议论，暂按蒋林慢表。再讲玉门关薛奶奶店中刁婵梅、蒋赛花自从进京搭救陶文灿，转身又寻到玉门关，流落在薛奶奶店内，刁婵梅产下肉球，被虎衔去，她就气成大病。后来到湖广姑夫家与陶文灿相会一次，复又回到玉门关休养了一百多天，才恢复身子。目前听到陶文灿与八位英雄在清江被擒，八盘山徐千岁发倾山人马，在青龙山堵道劫车，拯救九位英雄，她们再也按捺不住，决意前去拯救亲人。于是买了马匹，带上兵器、法宝，直奔青龙山而来。

那天，赶到山东地界，猛然听到小道上有车马之声，再一观望，见是一队人马押着九辆囚车缓缓而来。刁、蒋二姑娘立刻警觉，上前喝道：“呀呸！你等是何方军卒，车上装的什么物件，往何方而去？留下名来，说出真情，方能放行。”严娘、严仙见是英姿飒爽的女子吆喝

过来，便暗自吃惊。答道：“马上女子，休管闲事。若要问我二人，乃严家兵将，严娘、严仙是也。现奉总镇之命，押解叛逆进京，望二位姑娘避开！”刁婵梅一听，说道：“这真是——  
黄狼碰着猎户狗，前世里冤家遇对头。”

二位姑娘也不通名报姓，便磕马举刀，直向二奸杀来，二奸慌忙迎战。刁、蒋二人由于救人心切，乃奋不顾身，拼命厮杀。战了二十余合，杀得二奸无能招架。遂弃车曳兵而走。小卒见主将败阵，一个个也跟着四散逃跑，囚车丢弃在路。刁、蒋妯娌二人见此情景，也不追杀二奸，立即打开囚车，放出九位英雄。此时，十一位男女英雄，来到一个村庄，寻了一家酒店住下。刁、蒋二姑娘与九位英雄见礼，九人以礼相还：“谢谢救命恩人！”刁、蒋二人随即吩咐酒店备酒，为他们九位英雄压惊。陶文灿连忙上前：“贤妻呀，你等何以得知我们被捉之情？多劳弟妹同心相救，真是难得。”于是徐青、毛风、宋金龙、窦亨、张飞公、马飞雄、吴英、朱英等，一齐上前相谢。刁婵梅与蒋赛花将他们一一扶起：“众位受惊，不必如此客气了。”刁婵梅说：“官人呀，妾身自从襄阳分手，仍住在玉门关干娘身处，偶然间听得官人并同众英雄被捉，日夜焦急不安，故此前来相救。如今搭救来迟，多多有罪了！”呆子窦亨道：“你们二位姐姐说话也太羞辱人了，我们被奸人打败，装进囚车，得你们相救，还说有罪，这不是说我等九人更是罪上加罪吗？”陶文灿说：“你们莫看窦兄弟平时说话呆里呆气，今朝说的倒蛮客气！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。这时，大家酒足饭饱，刁、蒋二姑娘付了酒钱，男女十一人赶往青龙谷口而来。这也慢言。

再讲苏、严二奸被刁、蒋妯娌二人杀败，逃到平安之地，收集残兵败卒，一齐回大营而来，报与老贼严霸得知。老奸大怒：“你们这班衣架肉桶，酒囊饭袋！在路上全不当心，无智无能，杀敌不力，囚车被劫，不就前功尽弃？况且那些反叛，得了囚车里九人，势力壮大，必然不肯罢休，那时我等将陷于进退两难之境，如何是好？”奸贼中诸将说道：“请总镇放心，我等有九万余众，兵马过他八倍，还有二位女将的多种法宝，如若叛贼猖狂，我们与他决一死战——

随他叛逆多厉害，难敌我们十万兵。”

严贼营中计议已定，暂按不提。单讲刁、蒋妯娌二人带领九家英雄，一直来到徐千岁大营，徐千岁不胜欣喜。早有徐青拜见爹爹，随后各将一齐叩拜。老千岁吩咐备酒款待，九英雄与营中各将叙谈，拱手相庆。这时忽报：蒋家村来了矮子蒋林——

蒋林离了蒋家村，风遁一驾就动身。

一路顺风来得快，直扑千岁大营门。

矮子蒋林说到就到，立于徐老千岁面前，躬身见礼。徐千岁问道：“但不知你是蒋员外的何人？”蒋林说：“不瞒千岁，我正是蒋正的儿子，名叫蒋林。自幼在昆仑山学道，如今我仙师已算到老千岁带兵在青龙山谷口打劫囚车，故此差我下山相助，听从千岁使唤，共捉奸贼。”徐爷道：“蒙蒋将军美言，请坐下用酒。”这时，早惊动了蒋赛花、刁婵梅、王素珍、方翠莲、宋金凤、窦金平等诸将，一齐来与矮子见礼。随即蒋赛花上前一把拉住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可认得姊姊？”矮子道：“你是姐姐蒋赛花吗？但不知姐夫陶文彬在何处？也好让我们郎舅相识，叙谈叙谈。”于是王素珍连忙将义子陶滚叫到面前：“儿呀，快来拜见母舅。”陶滚随即在大帐上叩拜母舅，才知陶滚是王素珍的义子。于是宋金凤、窦金平见丈夫兄长等一齐会聚大帐，各诉离别之苦。徐千岁吩咐重新摆酒，当夜灯火通明，饮酒庆贺。次日清晨，徐营探马回报：“严贼营中大聚众将，准备攻打青龙山夹道。”徐千岁听了大怒：“奸贼来得正好！我还未曾有空找他，他倒飞蛾投火来了！”连忙升帐，击鼓聚将，顷刻之间，各将到齐。千岁问：“哪位将军带兵杀严贼头阵？”话音刚落，早有一人答应上来。徐千岁朝他一看，原来是新到的矮子将军。徐千岁嘴上不说心里想：你这矮子纵有浑身本事，人也只有二尺来高，倘若领

兵出阵，胜败倒还是小，你这副身材反倒受人耻笑。但见徐千岁坐在案前，紧锁眉头，不愿发令。蒋林道：“千岁爷，怎么见我矮子领令，你不发兵，是何意思？莫非怕我矮子无能，所以不发将令！”老千岁道：“小将军，你新来咋到，不知严贼营将厉害，所以老夫正在考虑再派一将，相助与你，带兵前去，我才放心。”蒋林道：“承蒙千岁顾全，这是正理。不过我矮子出战，不要别人帮助，谅他严贼营中也没什么高手，此去包管杀他片甲不留！”徐千岁听了矮子的大话，按心一想：谅他在仙山学道多年，必有一身法术可以施展。如此，且出令与他前去走马，多派几人给他压阵是了！于是徐千岁下令：“矮将军出阵！徐青、陶文灿等在清江打擂的九位英雄随后压阵。”蒋林满面春风说道：“得令！”压阵军将各自装束齐备——

营外顿响狼烟炮，冲出蒋林矮将军。

那边是，严汉珍疆场走战马，欲与矮子比高低。

老贼严霸听得青龙山大营炮声隆隆，知道叛逆兵将出阵。随即令严汉珍出马迎敌，随后用严娘、严仙、苏廷龙、苏廷虎等压阵。严汉珍得令，一马当先，沙场会战，欲将那九位英雄再捉回囚车。双方兵将，来到沙场，出阵讨战。严汉珍抬头一看，只见沙场有一矮将，其高不过二尺，也不坐马，也不端刀，竟是赤手空拳。严汉珍叫道：“你那矮子是来对阵的吗？”蒋林道：“不是来打仗，难道是相亲的！你这妖妇怪女，可是与矮爹爹动手的吗？”严汉珍一声：“呀呸，姑奶奶瞧不起你，快把姓名报来？你是谁家之子？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，快快报名过来，姑奶奶枪下不死无名之鬼！”蒋林道：“丫头，你在马上坐好，矮爹爹报出名来，恐怕你在马上吓倒！矮爹爹姓蒋名林，山东蒋家村人氏，自幼在昆仑山毛本大仙名下为徒。陶文彬是我姐丈，只因仙师算透朝中出得苏、严二贼，坑害忠良，目下在青龙谷口交兵，故仙师差我下山，一是除奸灭霸，二是收你做妻！你到底姓甚名谁？谁家之女？该将芳名报来，不可妄报。”严汉珍听罢此言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说道：“你这个矮鬼，休要胡言乱语，姑奶奶是清江总镇之女、仙母门下之徒严汉珍是也。”说罢，挺枪就刺。那矮子窜跳蹦纵，敏捷非常，枪头难以近身。严汉珍见他矮子灵活，只得舞动枪杆，铺天盖地地向他扫来。矮子见此光景，遂从身边取出一物，名叫盘龙黄金棍。取出时只有三寸余长，与一根草秆相似，放在嘴边吹了口气，立时变成一丈余长，约有茶杯口粗。矮子执在手中，晃了两晃，对着严汉珍的马腿打来，说道：“先将你的马腿打断，叫你与我一样步战，未必是我的对手！”说罢，一棍扫来。严汉珍一见，大吃一惊：“矮子先是空手，是谁送给他这等兵器？”眼看一棍已到，随即把马一带，活溜溜让过一棍。众位要知，矮子并不存心打她，若是有心打她，这一棍早已中了。把个严汉珍吓得大惊失色，心往下一忒，浑身出汗，口内喘气，暗暗佩服矮子的本事。矮子却在马前纵到马后，马左纵到马右，手执盘龙棍，欲打不打，不打又像要打，直吓得严汉珍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

汗滴眼珠不得睁，沿腿流到足后跟。

矮子蒋林道：“丫头，你浑身发潮，腿裆淌水是何缘故？看你好像是患病刚好，身子虚弱，那还得了。在我看来，你莫嫌我矮小，跟我回去做老婆倒是蛮好。那时，我多买人参、燕窝给你滋补，自然身强力壮，下次再与别人打仗，就不会再淌汗水了。”严汉珍听罢此言，羞得满面通红，朝矮子用枪一指，骂道：“矮鬼呀——

你身没三尺不像人，喷脓吐血嚼舌根。

要想与姑奶奶配为婚，你转投人身重托生。

今日捞到我的手，剥你皮肉上笼蒸。”

矮子在旁哈哈大笑：“丫头，你越骂我越开心。打是欢喜骂是惯，不打不骂不成婚。汉珍呀——

你越骂我矮子越快活，越打我蒋林越开心。”

严汉珍看看打他不过，骂他不气，真是粪缸里的砖头——又臭又硬。拿他无法，就想一个恶毒章程，骂道：“矮鬼呀，你要完了。”

伸手囊中把宝寻，霎时取出摄魂瓶。

朝着矮子招招手，想用宝瓶摄蒋林。

矮子眼明嘴快：“丫头，你那个东西叫摄魂瓶，只好去吓唬别的人，要想吓唬你矮丈夫，恐怕是千不能来万不能——

只道你有真宝贝，矮爷岂是没宝人。”

就在那法宝袋中摸一把，取出紫金标一根，

对着严氏把宝放，摄魂瓶打得碎粉粉。

严汉珍一见此宝被他打破，就在马上掉了魂。随手又将法宝取，摸出一根红头绳。矮子一见：“哦，你摸出一根扎辫的红头绳，大概给我许终身？”哪知道，矮子正在做喜梦，下来一根捆将绳。蒋林一见，喊声：“不好。”

他身子一晃入了土，严汉珍急得如火焚。

刚把法宝收拾起，又见矮子在后身。

矮子蒋林从土里出来，冒到严汉珍背后，猛地在她肩上一拍：“嘻嘻，矮爷爷又来了。”严汉珍一惊，连忙再从身上取宝，矮子一个土遁，身影又不见了。严汉珍无奈，料想用宝难以擒他，就叫：“矮子出来，有本事与姑奶奶真刀实枪砍杀！”蒋林一听，连忙从土中冒出。一个手执盘龙棒，一个长枪如怪蟒；汉珍如蛟龙出海，蒋林如猛虎下岗。一个是黄鹰追玉兔，一个是金鸡独立扬翅膀。他二人，武艺高，沙场打斗了好几招。那一时，矮子出声开了口，叫声丫头女窈窕——

“日间沙场相打斗，今晚到你营中把亲招。”

矮子蒋林说：“严氏小姐，外面天色不早，倒不如我你各收枪棒，回转营帐。你也该回去梳头并洗足，早把招亲床榻准备好——

我回去沐浴更衣帽，与你今夜度鹊桥。”

小蒋林在沙场边战边戏严汉珍，不觉天晚，各自收兵回营。严汉珍虽然回营，少不得提心吊胆。怕他矮子神出鬼没，夜来偷营还是小事，倘若夜来受他糟蹋，奴家颜面何在？当时回营，见过他父亲，说出沙场交战之情，严霸大惊：“徐营中陡添九员大将，又来一个矮子蒋林，神通广大，法术高明，怕他夜来偷营。”心里有话说不出口，还怕他夜间来偷人。随即吩咐兵将儿郎：“今晚营门内外，多着人巡更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你们要即速鸣金报警。”在严汉珍的莲花帐中，又多着几个女将在她帐中陪伴。这些暂按不说。

再说蒋林回营，各将迎接，向帐上禀报战况，深得徐老千岁嘉奖，各自回营安歇，准备明日出兵。此时外面已交二更，矮子蒋林心事重重，一心要到严贼营中偷人。等到全营将士儿郎各自安睡，蒋林遂将隐身花插在耳上，悄悄走出大营，轻移脚步，直扑严贼营房而来。不觉来到营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个守营的兵卒，手执鸡鸣枪站在门前，还有两个巡更的更夫，手敲铜锣，口念更经：“大小将领，总镇有令，谨防偷营，各自当心。”咣、咣、咣，敲过三记，走过去了。矮子想：要得大事成功，叫这两个更夫送我到严姑娘帐内，岂不更好。想罢，将隐身花摘下，至更夫面前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可能把我送到严姑娘帐内？那时我多多赏你银钱，买好酒吃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两个更夫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鬼头鬼脑，凳脚能高，想去偷营还是偷情？谁要你的臭钱！你必定不是好人，捉住他，休让他逃走！”说罢，两个更夫正要动手，矮子将隐身花对耳上一插，更夫见不到人啦。口喊：“见鬼、见鬼，晦气、晦气！”矮子想：你要见鬼，送你去！随手抓住两个更夫，头对头一碰，两个头顶冒红，拖去对旷野河里一甩，被水淌走了，省得碍我大事。蒋林回过头来，闯进大营，东找西寻，寻到一座莲花帐外，

大约这就是严汉珍的宝帐。他大摇大摆进去一看，两个陪伴女郎还未睡觉。因为隐身花是花花柳，柳柳花，她看不见我，我可以看见她。矮子只听严汉珍对两个陪女说：“奴家打了一天恶仗，辛苦极了，我先睡觉，你们替我每隔一会，没人也当有人，捕风捉影替我喊：‘何方矮鬼，胆子不小，竟敢闯进姑奶奶的大营！’”矮子正进帐门，就听“何方矮鬼，胆子不小，竟敢进我大营？”蒋林想：不对呀，师父给我的隐身花不灵呀，怎么被人发现的。于是就缩身到帐外静观动向。听了一会，只听帐内反反复复，仍然喊这两句。矮子心里明白——大概她在唱空城计？于是索性大胆隐进帐内，只见两个陪女闭着眼睛，似睡非睡，口中又叫：“大胆矮子……”喊了半句，就呵欠连连，伏案睡了。矮子一见暗自好笑：“大事准成！”于是他从囊中摸出一把睡魔虫，分别对三个女子鼻孔里一放，鼻孔里痒丝丝，睡魔虫入里，她们揉揉鼻孔，呼呼大睡。

三女睡觉如小死，天塌下来也不知闻。

矮子见此心欢喜，来到严氏卧榻前。

脱她一条裈裆裤，白绫裹足带两条。

明日沙场会了面，取出裹足与她瞧。

蒋林回营暂不表，再讲严氏女窈窕。

严汉珍一觉睡醒，慌忙起身，一看下身裈裤失了；脚一下床，裹足带没了。她恨，这定是矮子作怪，败坏我的名声。她狠狠地说道：

天明战场去走马，捉住你矮鬼不轻饶。

她哪知，蒋林一心逼汉珍，沙场请出假媒人。

天已大明，严汉珍怀恨在心，来到父帐前去领命，要活捉矮子剥皮抽筋。严霸见女儿怒气不息，遂问女儿：“今日讨令，为何怒气冲天，是何缘故？”严姑娘道：“爹快出令，不必多问。”格么，严汉珍岂能把那些丑话告诉父亲？只得说道：“爹爹出令，战场上捉回矮子，再与爹爹谈心。”说罢传令，仍命苏廷龙、苏廷虎、严娘、严仙等四人压阵。严汉珍今天特别挑匹桃花征驹，配上雕鞍，周身装束，九脊头一十八扎，所有压阵将士，亦复束扎停当。严汉珍未曾出营，先放三炮——

炮声隆隆震山谷，桃花征驹走蛟龙。

一路滔滔来得快，徐营早在咫尺中。

严汉珍立在营外高声骂，骂这徐营中的小狗熊，快叫矮子出来马，不然杀进贼营中。徐营门军朝里报，门外来一女奸雄，口口声声骂矮将，要他出阵去交锋。徐千岁一听动了怒，骂声贼妇狗杂种，

“你严家丧心将忠良害，还又上门来逞凶。”

矮子蒋林听报有一名女贼上门挑战，想必是严汉珍恼羞成怒，遂迈步来到帐上：“千岁在上，不要动怒。严营女流来此，口口声声要我会战，谅她昨日在战场上吃了我的大亏，故此兴兵前来胡为，我蒋林岂怕她无名之辈！望千岁出令与我出营会战，切勿延迟。”徐千岁随即传令与矮子出兵，又命囚车里劫下的九员虎将压阵，还叫蒋赛花、王素珍随后接应。各将披挂停当，矮子吩咐众将：“你们先到营门放炮，兵马且慢跟上，让我出去会她。”于是营门外虽然炮声隆隆，但兵马列队丝毫不动。矮子插上隐身花，来到严汉珍身后，高声叫道：“我的妻呀，你来营前口口声声要我出阵，如今你丈夫已经来了，有话只管说吧。”严汉珍大惊失色，东张西望，也看不见矮子身在何处。矮子说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你望什么？”这时随严汉珍前来压阵的众将，个个暗自惊怕：这个矮子，行不见影，骂只闻声，这么厉害，看来难以擒捉，如何是好？严汉珍没法，只得叫道：“矮鬼呀，是好汉出来交手，是孬种藏着不见，怕来送死！”矮子说：“你怎好意思说得出口，我与你昨夜之情，全都忘啦！真是蛇毒毒自口，人毒妇

人心。男子心狠有悔意，女子心毒无悔情，我矮子与你并非私情，有月老为凭。”严汉珍道：“你不要满口喷粪，我严汉珍岂是你糟蹋之人？”矮子道：“你不要抵赖，我把月老媒人请出来与你对证。”说罢，来到营前，对众将道：“你们各位好汉听了，我有两件物品，悬挂在竹竿上，只听我说出一个‘请’字，你们就将这竹竿高高举起，让这两件东西在空中飘扬，自有用场。”众将道：“遵命，看你的仙法了。”这时，矮子仍旧隐到严汉珍马前，说道：“严氏丫头，你可再赖？我把大媒已经请来了！”严汉珍在马上只是发躁，又看不到矮子在何处，如何与他厮杀，直躁得气急脸红：“矮鬼呀，你任意糟蹋奴家，我与你来个鱼死网破！”说罢，二目泪下，欲哭无声。再说她身后来压阵的众将，只是在那里翻眼。只见严小姐立于战场，独自一人与谁斗嘴？听来是两人对话的口音，但又不见那另一人的身形，是何道理？众人正在思疑，只听得一声“请”！徐营内跃出两将，手执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挂着严汉珍的裈裤、裹足布，权在半空。矮子说：“严汉珍，你不必抵赖，且看月老媒人在此。”严汉珍抬头一看，正是她的裈裤、裹足，羞得满面像血泡猪头。那旁严娘、严仙和苏廷龙等，见到主将妹妹的裈裤、裹足，个个脸上无光，掩面拨马回营去了。

严贼回营暂不表，再讲矮子小蒋林。

忙将隐身花收起，严氏马前现原形。

严汉珍一见，拨马端枪直奔矮子杀来。矮子与她纠缠数合，回头就逃。你莫看他身矮脚短，在马前一蹦一跳，跑得不哨，严汉珍的桃花征驹竟就追他不到。一个在前跑，一个在后追，约着追了数里之遥，忽听云端里有人叫道：“徒女，休要逆天行事，随我来吧！”随着一股旋风，将严汉珍连人带马提到空中。这是哪个将她提去？原来是严汉珍的师父。师父说道：“徒儿，你与矮子蒋林有姻缘之份，乃五百年前月老牵定，岂有妻子追杀丈夫之理？此乃逆天之事，故此将你提来，随我往仙山而去。”

再说矮子正在奔跑之间，一回头，忽然不见严汉珍，心下疑惊：莫非她有缩地之法？于是只能回营，对众将说：“那女子被我追赶得不知去向，且回大帐去见千岁，再作定夺。”这边矮子去向千岁缴令不言，单讲严营军卒进营来报：“严小姐被矮子杀败逃走，不知去向。”严霸听报大惊道：“叫严娘、严仙、苏廷龙、苏廷虎等人前来，有话相问。”众将随即上帐。只见严霸坐在上边，面带怒色，气急败坏。早有严、苏小奸道：“爹爹在上，呼儿等进帐，有何话讲？”严霸把“惊虎胆”一拍：“你们这班畜生，用你们压阵，压的鸟阵？主将失踪，都不知道，要你们何用？拉下去各人重责四十大板，决不轻饶！”总镇开口，执行将动手——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两腿打得痛煞人。

苏、严小贼暗暗叫苦，但敢怒不敢言：你的女儿做的事情，揪住我们责打，真是黄狗偷油，打了黑狗的头！摸摸屁股下去了。这时，苏玉兰惊闻表姐姐被人击败，逃得不见，勃然大怒，来到帐前：“母舅大人在上，外甥女情愿领令，去徐营将表姐要回，倘若不然，冲进徐营，杀他片甲不留，谅他难逃我的法宝！”严霸大喜，当即出令。命苏玉兰出营走马。并问苏玉兰：“谁给你压阵？”“母舅，我独闯徐营，施展法宝之功，不需他人压阵。”严营放炮三通，苏玉兰放马出营，雄心勃勃，杀气腾腾，冲向徐营。徐营一听炮声，知道严营有人走马。粉面二郎徐青立即上帐讨令。他领了父亲徐千岁之令——

连放三响壮威炮，磕开缰绳马不停。

沙场上面抬头看，马上是位女钗裙。

青春美貌人间少，误认嫦娥下凡尘。

见她威风凛凛生杀气，又像地府里来的丧门星。

徐青勒马停站，大喝一声：“来者何人？必先通报姓名，死后可叫你父、兄到枉死城去寻！”苏玉兰转动秋波一看，不意打了个寒噤，见他气宇非凡，定是将门的根苗。春心一动，

杀气泄了一半——

老天爷，他娘体面爹俊俏，生到这位好秀苗。

若与奴家偕连理，我少活几年也甘心。

苏玉兰对徐青暗赞一会，止不住开口答了：“将军若问奴家名姓，乃是兵部苏大人生的后代。今年才交一十八岁，爹娘未曾与我定亲。”

徐青一听开口骂，你这无耻丫头不成人。

我要除尽苏、严贼，哪个要你奸贼根！

你这奸贼丫头不要走，我来送你进枉死城。

徐青说罢，举刀就砍，苏玉兰架枪相迎。刀去枪来，你搠他砍，杀得马声嘶叫，人声嘈闹。徐青越杀越有劲，苏玉兰枪法乱了套。眼看枪杆挡不住，身边摸出一法宝——

只见她往空中撂，落下捆将绳一条。

徐青躲避来不及，拉下马背捆得牢。

苏玉兰满心欢喜，下马离鞍，来到徐青身前：“将军，你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我问你，今朝你要不要命？快快向我讨饶！若是说出半个不字，就用你的刀，把你的上五寸劈成两个瓢！”徐青想：虎落陷阱被犬欺，落汤的凤凰不如鸡。我今不把婚姻准，谅这丫头不死心。

不如对她亲口许，日后再把巧计生。

想罢，对苏玉兰说：“你这丫头，真不算人，招亲嘛，也该对我早早说明，为何暗用法宝伤人？

你今不把绳索解，哪个要你做夫人？”

苏玉兰一听，不敢相信。说：“你今口说无凭，要对天发誓，才见你心。”徐青说：“既为夫妻，何需对天发誓，你居心何在？”苏玉兰对他笑笑：“将军，非怪奴家如此，你开口奸党，闭口奸贼，我怕你男子心肠狠，过一时要恩将仇报——

经不起你一翻脸，把我甩到东海边。”

徐青道：“哦，你这黄毛丫头，人没三尺，一肚子仙识，要发誓，你先来！”“我先来？我先来你就可生赖啦！冤家哎——

你不对奴发个誓，要想松绑万不能。

若是再说一个不，立即拿你回营门。”

徐青没法，开口就曰：“小姐哎，我如对你心有变，要雷打天，火烧烟，关起门来烧两边。”“不对，这是护身咒，必须重新发誓！”“啊呀，看你小姐年纪虽然轻，脸皮倒比城砖厚——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不曾见过女子招亲逼男人。”

苏玉兰说：“不发誓就看刀！”“饶命、饶命！”“饶命可以，再发誓！”“好，让我重来——

小姐哎，我若与你不诚心，并圈上吊死我徐青。”

“冤家，这是赌的腾空咒，不是真心相许。好，且放你一把，看你怎能逃脱我的手掌！”苏玉兰将捆将绳一解，徐青拔脚就溜。边跑边说：“我是忠良家后代，你是奸贼的苗根，哪个与你成婚！”苏玉兰一听，暗下狠劲：“好的，看你逃到哪去？”随即从手上抹下一枚戒指，对徐青身后一撂，设下一口水井。徐青人往前跑，眼对后瞧，“卟嗵”一声，对井里一掉，咕噜咕噜吃上两口水，淹到他的头发梢。嘴喊救命，耳边听到有一樵夫唱山歌之声——

“樵夫心高命不高，逐日樵柴逐日烧。

但等哪天得了宝，丢下柴刀穿长袍。”

“樵夫哥哥，救救我也。”樵夫伸头对井里一望：“哎，你怎马失前蹄，掉下井的？”“请别问，救我上去对你说。”樵夫放下一根绳子说：“绳索不长，你扣在颈脖里，我拉你上来。”徐青聪明哩，扣住颈项往上一拉，不就送命！于是他用双手抓牢绳子，说：“樵夫哥哥，绳扣牢

了，请你往上拉呀。樵夫拉上两把，将上头绳扣对扁担上一套，扁担对井栏上一横，拿徐青对井里一吊：“井下哥哥，我少陪了。让我吃过午饭再来拉你！”徐青抬头对上一望，哪是樵夫，明明是苏玉兰嘛！他心里明白了。随即口中就喊——

“小姐哎，徐青若是想赖婚，叫我死去又还魂。”

众位呀，徐青说得玩意话，后来以假就成真。

后来到玉门关去盗扇，徐青落网命归阴。

苏玉兰下山将他救，徐青感恩结同心。

这是后话，下册经文对证。再说苏玉兰用捆将索拿住粉面二郎，逼他许婚，才把他从井里拉上说道：“徐官人，我你既是夫妻，如今奴也不想回营去见我的父亲，不如就跟你一同上山，拜见你的父亲，奴的公爹，向他老人家请罪。”徐青说：“你倒说得好听，但也未见你的心术如何？你倒要我先发誓，如今你也应该表一表心。这样，我你同去见父帅，方见你千瓣桃花合条心。”苏玉兰说：“官人哎，奴三番五次亲口许，你还不见我的心？

若是奴家有歪心，尸首不得收回营。”

众位呀，苏玉兰罚的真切咒，立时三刻见分明。

此话怎讲？因为徐青暗存杀害苏玉兰之心，现在假意与她一同上山，怕的是见不得他父亲。说我招纳奸贼女，引狼入室害自身。倘若父亲怒气生，我的性命如风吹灯。

左思右想难坏我，身边抽出锏一根。

冷照玉兰头上打，咔嚓一声吓煞人。

不觉一阵狂风吹来，二阵狂风又临。徐青把眼一睁，抬头一看，不见苏玉兰的尸首踪影。徐青直吓得目瞪口呆，惊魂不定——

心惊胆颤回大营，爹爹面前禀真情。

此话慢表。再讲苏玉兰在徐青锏下身亡，被狂风刮走，此乃骊山老母早就算到徒女有难，在徐青的锏下必有一死，她们本有姻缘之份，故用神风将苏玉兰收回仙山救活，要等玉门关上盗穿金扇，仙母差苏姑娘下山救徐青。再说严霸营中早有人探得明白，回营禀报严霸：“苏小姐已被徐青打死，尸首不知去向，望总镇大人定夺。”严霸连失两员女将，好像他背脊上挨抽掉两根主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六神不定。营中众将也惊得如泥塑木雕，眼珠发定。严霸见此光景，知道事有不了之局，还有全军覆没之险。于是传众将儿郎计议：“不如收拾行装回清江去吧。”众将道：“此举虽好，恐怕徐营不让放过，必定要来追杀。”严霸道：“你们不必担心，退策我早已想好。将前面设下空营一座，上插旗幡飘摇，人马从后营走出，叫他疑惑不到。”于是各自收拾停当，悄悄从后营逃走，逃回清江去了。

再讲徐青在营前杀了苏玉兰回营，直向他父亲徐千岁禀报。徐千岁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传令毛风将军上帐！”毛风听命来到帐前：“老千岁在上，唤毛风有何吩咐？”徐爷道：“现在严贼营中大伤元气，你领一支人马，出营乘胜追杀，捉住严贼，决不轻饶！”

毛风得令挂战袍，身骑骏马手提刀，

号炮连天冲上路，战鼓咚咚震云霄。

毛风人马冲到严贼营前讨战，在马上叫了一会，骂了一阵，不见严营有一兵一卒出哨。

霎时冲进严营内，不见人马一根毛。

毛风只恨来迟了，只好回营把令交。

毛风来到帐前：“千岁在上，谁想严贼惧势，早已望风而逃，只落空营一座。”徐洪基说：“这是严奸识窍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如今既已逃走，那空营就留作青龙山的营盘。于是也就吩咐各将军士，拔营起寨，回转八盘山而去，再作招兵买马，待后自有用处——

一路上滔滔人马来得快，八盘山到面前呈。

徐千岁一路人马回到八盘山，杀猪宰羊，祝捷庆贺，整整忙了三天，各寨英雄畅谈三夜，大长威风。隔天，宋金龙兄妹仍回宋家寨；窦哼兄妹仍回窦家寨；毛风夫妇仍然把守粉红江；王素珍、方翠莲与义子陶滚，仍回九龙山；朱英、吴英，仍回珍珠山。另有陶文灿、张飞公、马飞雄他们留在八盘山操马练兵，只等兵精粮足，准备领兵杀上北京，捉拿奸贼报仇。此事容后再讲——

穿金宝扇路程远，稍停片刻听下文。

下文之中，陶文彬在襄阳唱戏，不幸戏台丧命——

运送灵柩风波多，要与番邦动干戈。

## 五、陶文灿请出隐士刘蛟 葫芦国战败勾出群妖

昔日螳螂去捕蝉，不知黄雀在身旁。  
黄雀却被弓弹打，弹手又被猛虎伤。

人骑骏马我骑驴，看看人家我不如。  
回头看看推车汉，比上不足比下余。
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  
阁中帝子今何在？槛外长江空自流。

英雄传遍古今，俱是夺利争名。  
爱的忠孝节义，恨的奸盗邪淫。  
忠则久磨成器，奸则恶报无垠。

一文劝过一文来，春夏过去金桂开。  
春飞杨花飘千里，金桂十里送爽来。

说者，上卷之中讲到徐青沙场受绑，苏玉兰逼他成婚，遭徐青暗害，由骊山老母度到仙山救活，此话暂且不表。下文单讲陶文彬在大京班唱戏，他名扬四海，誉冠梨园，在镇江唱了一年之久，南方诸城都知康凤的戏班里有个名角邹文彬先生。

惊动湖广地方人，特邀前去唱戏文。  
康凤雇船就动身，直往襄阳一座城。  
顺风顺水不耽搁，船到码头扣桩绳。

船行数天，来到襄阳，搬卸行头上岸，在元都观住下，次日开锣唱戏。陶文彬与康月娥说：“贤妻，你可记得前年我们同来襄阳，在姑父府中与兄长陶文灿相会，如今又到此地，亦不知姑父姑母身体康健否？明日我打算去姑父府中探望二老，顺便打听一下兄长的下落，不知贤妻意下如何？”“官人，你这想法不错，不过襄阳地方是慕名请我们来的，明天又是开锣的第一天，你这主角怎能离开呢？依奴之见，稍等几天，我你一同前去，未为晚也。”陶文彬听了，亦觉有理，就把此事暂搁下来。次日，康凤与花云吩咐各行当整理服装行头，饭后化装登台。这时，后台早已供设老郎祖师神像，焚香掌烛，敬神开锣。锣鼓声中，一人扮了“加官”，先跳《天官赐福》，后唱《郭子仪贺寿》等开场吉戏。随后陶文彬与康月娥出场。陶文彬扮高厚保，康月娥饰刘金定，二人在锣鼓声中走到台前一个亮相，台下看客一阵掌声喝彩，就交头接耳议论起来，指指点点说：“那男的就是邹文彬，女的就是康月娥，他们是夫妻同台唱戏。你看他们出场的身段步法，与众不同，真是风雅极了。”一阵议论，台下肃静无声，尽管看戏。这第一场看客爆满，演戏者心情特别高兴。只听锣声锵锵，鼓声咚咚，台上交战双方，刀枪舞得合拍，云步走得上点，台上台下心声共舞，好不欢欣！谁知康月娥心一高兴，故弄拖刀之计，暗带玩笑之意，将木刀贴近陶文彬的颈上一拖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声。高厚保的脑袋挨拖下来了。康月娥顿时吓呆，台下看客大惊：“奇怪、奇怪，木刀竟把人头割下！”康班头也吓得目瞪口呆，随即与台主磋商，退票散场。康月娥放声大哭。

“叫一声夫呀喊一声天，奴的命苦如黄连。

只说戏台上面闹玩笑，谁知木棒变钢枪。  
总怪奴家手不慎，丧了我亲亲丈夫亲亲天。  
官人哪，如今奴身来抵罪，双双一同赴黄泉。”  
哭罢就把头来撞，恨不得立时就去见五阎。

班中男女老少见了如此情景，个个伤心掉泪。上前一把抱住康月娥，慰言相劝。康凤也揩揩眼泪劝道：“女儿不慎失手，伤了公子的性命，谁不伤心。现在人死不得复生，你我哭死了也喊不回他。我们得买口棺木，将公子收尸入殓，方为正理。至于他的灵柩将来存放何处，也得想个章程，妥善安置才好。”康月娥想想无奈，止住哭声说道：“爹爹，事到如今，女儿实不相瞒，你的女婿并不姓邹，他是当朝首相陶彦山之子陶文彬。”康凤一听大惊：“呀，原是首相之子，女儿何不早说，让我得罪不小！来、来、来，你今既然说出实情，我们必须对他行厚丧之礼，买楠木沙方一口，僧道追荐七天，而后把其灵柩运往八盘山安放。耳闻陶大官人现在八盘山徐老千岁身处起兵反奸，我们须将贤婿灵柩运放到他兄长之处，才为正理。”

康凤正在议大事，忽然来了两个人。

这两个大汉，其形古怪，直至元都观里边，开口问道：“大京戏班可在此处？”有人答道：“你问它作甚？”那大汉说：“我等是葫芦国而来。因我洪花王今年六十寿辰，闻得大国有大京班子，戏唱得极好，故来聘请到葫芦国为国王唱戏祝寿，银子自然多赏，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康凤说：“实不相瞒，目下因我小婿在此身亡，必须料理一切后事，哪有心事去外邦唱戏？但不知你二位在葫芦国官居何位，姓甚名谁？请道其详。”那大汉道：“我乃洪花王驾下的大将红毛是也。这一位官居都督之职，名叫撤金温。少请教贵班主高姓大名？”康凤道：“不敢当，敝姓康，单名凤字。”红毛答道：“很为高雅。”“岂敢、岂敢！原来大将军远路风尘到此，多有怠慢，理应前去为洪花王祝寿，目下怎奈不便远出，得罪、得罪了！”红毛听了此言，大感不悦，说道：“康班头不必如此推托，难道死了女婿就不唱戏？若是死了女儿，你就改行了吗？”康凤听了，很为生气：“你偏邦小国，真乃禽兽之类，不知世理，快快回去禀告你的兽王，就说天朝大国，乃礼义之邦，不到小国，入禽兽巢穴。”红毛道：“康凤、康凤，你休要出口伤人，倘若不去，吾王决不甘心，那时兴兵过来，抢夺你的班子，恐怕你要后悔了。”“呀呸，你这瞎了眼的王八，去与不去，随我心愿，哪个怕你鼠辈小邦？如叫老夫动怒，那时领强兵勇将，杀进你番邦，人不留头，马不留面，你就要求饶了。”叫人来，先将这两个畜生捉住，不要放走！班头一叫，生、旦、净、丑走出几人，就要动手。红毛见此光景，不能眼睁睁被捉，遂夹着尾巴，悻悻而去——

红毛走出戏馆门，骂声康凤了不成。  
门里做个看家犬，无事端端得罪人。

红毛与撤金温，走到门外对康凤骂了几声，陡然心生一计。红毛说：“撤都督，如今我们请不动大京班回国，一则难见国王，二则大众要笑我们无能，弄得我你无脸见人。如此我等且将船只埋伏在洞庭湖边，谅康凤离开湖广襄阳，开往别处码头，他的船必由湖边经过，我们在那等着，日夜巡防，一见他的衣箱行头，出其不意，就抢过船来，他必定要追来夺回衣箱。那时，进了我葫芦国土，好强留他唱戏，一举两得，我们体体面面交差，抬头仰面见人，此乃愚见，但不知都督意下如何？”撤金温道：“此计甚好，极妙！”于是二人上船，直扑洞庭湖而来，暂且不表。再讲大金台班康凤，因女婿一死，才知他是陶首相之子，顿觉伤心。遂备沙枋棺木一口，请僧道追荐亡灵七日，康凤又与女儿商议，棺存何处。康月娥说：“爹爹，女儿前日已听你说过，他的兄长陶文灿现在八盘山起义，我们应将公子的灵柩，运往八盘山交与他兄长收留，理当如此。”康凤觉得女儿之言有理，连忙雇用船只，将陶文彬的灵柩扛

上大船。康月娥随船守灵护送，康凤用一只小船随后照应。戏班其他人等暂住襄阳等候。一切料理妥当，船上水手拔跳撑篙，开船动身。

众位呀，不送棺木万事宁，棺木送出要动刀兵。

红毛暗伏湖边等，康凤半点不知情。

水路滔滔来得快，眼看湖水碧波清。

康月娥在前船伴送灵柩，康大人在小船上随后，两船相离两里多路。前船刚进洞庭湖口，早被番邦大将看见，吩咐一众水手：“你们要奋勇当先，把那来船上的那只大箱，给我抢夺过来，切勿迟延！”原来当初襄阳地方的棺材是两头一样大小，如同北方的衣物箱一样。加之他葫芦国的人也想不到船上是装的棺材，只当是戏班的衣箱。红毛随即吩咐水手众人，“你们跟我上去抢那大箱！”于是拼命划桨，飞速上前，立即靠近大船。只见红毛大将与撤金温，领着众人，如狼似虎地跳过船来，动手就抢。那些偏邦蛮子，生得五大身粗，毫不费事，竟将棺材抢过船去。把康月娥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当是江洋大盗前来抢劫。她船上的水手道：“小姐，这些人并非强盗，均是外国人模样。”这时，康月娥心里明白，必定是葫芦国请我们去唱戏未成，与我爹爹斗了几句，他们怀恨在心，故遭此事。康凤后船赶到，听前船喧闹之声，连忙赶上来问：“为何事喧嚷？”康小姐爬出舱来，对父亲说道：“爹爹呀，这就大事不好了！葫芦国的人将陶二官人的灵柩抢去了，这如何是好呢？”康凤道：“那还了得，这不是反了！你们见他船往哪去了？赶快摇橹上去追趕，夺回灵柩！”众水手说道：“大人呀，那葫芦国来了四只大船，每船均有七、八个水手，而我们两只船上水手不多，看来彼众我寡，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若要追趕，必须增添英雄好汉，才能把灵柩夺得回头。”康凤想：要得英雄好汉，除非上八盘山，报与陶大官人知道，叫他领兵下山，登舟追趕——

不提八盘山上报音信，再讲葫芦国抢棺急急行。

水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船靠葫芦城码头。红毛大将，高高兴兴，命水手抬箱进城，摆放在银銮殿前，去见国王：“国王在上，臣进中原回来缴旨！”洪花王道：“你等回来，可曾将大金台戏班请来？”“启奏国王，臣等此去中原，好不容易在湖广襄阳找到大京班，会见班头康凤，说出国王六十寿辰，特请他来唱戏。他不肯前来还是小事，他却满口雌黄，骂我国是禽兽之邦，他天朝之人，岂入兽群？所以臣等不甘受他羞辱，将他的行头衣箱抢来，聊泄胸中之愤。现在衣箱放在银銮殿前，望国王定夺。”洪花王一听，大发雷霆：“我想中原一个唱戏之人，如此可恶。莫非你们有什么言语得罪他人？”红毛道：“我等始终以理相待，何谈冒犯之言？”洪花王说：“将衣箱打开观看，看那箱内的衣物可能唱戏！”一班武士早把木箱扛来，各执铁斧，乒乒乓乓，把箱子打开，只见一具尸首睡在箱内。众人一见，大惊失色，吓得目瞪口呆。洪花王问：“你们为何惊慌？”众人奏道：“国王在上，原来里边装的一个人尸，身首两处。”洪花王道：“你们怎么将人家的死尸抢了回来，居心何在？岂不是霉煞我了！”喝道：

“把他们推出辕门外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这时，有左殿军师撒里吗哒上前奏道：“国王在上，请息雷霆之怒，暂歇虎狼之威，他二人有功于国，谅来也是无意之中抢错了物件，这也是护卫我邦尊严之举，如将他二人斩首，以后还有何人愿为吾王出力。”洪花王听罢，说：“依军师讲来，此事作何处置？”撒里吗哒奏道：“依臣看来，命他们二人反省过错，将夺来的死尸与棺木，抬到校场焚烧，一了百了，再无晦气。”

可怜哪，忠良的后代陶文彬，死后落在番邦遭火焚。

一众番兵怒气生，扛起灵柩出殿门。

点起南方丙丁火，烈火腾腾往上升。

忽然天地暗昏昏，狂风飞沙下凡尘。

雷声阵阵了不得，闪电划得眼难睁。  
一道白光升空去，随风提走陶文彬。

原来西方有座五云山，山前有一深洞，洞内有一位白花仙姑，在洞中修炼千年，尚未成功。今日坐在洞中，掐指一算，知道东斗星陶文彬在襄阳遭木刀丧生，尸体被葫芦国抢去焚化，所以来将陶文彬提去洞府救活。白花仙姑为何要提尸救人呢？她要取到东斗星的原阳刚气，才能修成大罗神仙。白花姑娘现在将他提走，救活后，还要向他拜上九十九天，才能取到他的元气。弟子讲经，不能等她九十九天，只能花开两朵，各执一枝，回头再讲。康凤父女二人回到襄阳，立刻就派人送信上八盘山求援去了。谁知戏班里的人，有半数以上是陶文彬的徒弟，听说师父的灵柩被番邦抢去，个个气愤不平，立即要去夺回。班头康凤说：“你们休要心急，我已派人上八盘山送信去了，谅那陶文灿必要转告徐老千岁发兵下山，不日定有回音。”众人说道：“康大人言之差矣。像我们戏班的数百人中，论武艺不在他人之下，何必要等八盘山人马下来才可动身？依我等之见，不必耽搁，今晚就收拾行装，迅速追上去。”康月娥说：“这样也好，一面送信上山，我等就先行一步，不能再延。”康凤听了，也无异说。随即清点人数，备足银子，将衣箱戏具等物寄于元都观交台主保存。全班人等，出得襄阳，直奔葫芦国而去。

在路行走不耽搁，朝阳关到面前呈。

朝阳关有位镇守关官，姓王名滚，生有二子，长子王飞龙，次子王飞虎，生得虎背熊腰，武艺高强，随父镇守此关。这天，守关兵将见到康凤等三百余人，在关外挂帐扎营，连忙报与关主王滚。王滚闻报大惊。心想，中原与葫芦国是唇齿之邦，素无仇恨，如今中原兵至，是何原因？但又一想，如弘治皇驾下的大将到此，我王滚必然相识，但不知是哪家的人马？想到此处，遂命左右军士，各自当心守护城关，自己带了随从几人，扮成平民，出关察看动静。王滚等人出得城门，来到一处高岸上站定，果见有一行营屯扎，约有几百号人。正看之间，忽听营外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高岸之上可是江滚将军？”王滚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你是何人？呼我姓名？”仔细一看，随即问道：“你可是柏台御史康凤大人？”康凤道：“在下正是。”

一个遇上知心友，一个久违老交情。

走上前去互问好，握手言欢共谈心。

王滚问：“康大人兴兵前来，为的何事？”康凤说：“朝中苏、严二奸专权，残害忠良，陶首相全家遭斩，仅逃出二位公子。二公子落在我戏班在襄阳唱戏，不慎在木刀下丧生，他的灵柩被葫芦国红毛大将抢来，我全班人等气愤不过，故而前来向葫芦国夺棺。今至贵关城下，还望成全，让我等早早过关。”王滚说：“康大人原来是为陶家冤仇，率众而来，但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请康大人与众兄弟进关再论。”

王滚随即叫军士儿郎，大开关门迎接康凤等人入关。直至官厅，杀猪宰羊，备酒款待。酒过几巡，康凤见王滚面有难色，像有心事在身，乃欠身问道：“江兄好像有万般心事？是何原因？”“康大人问我有何心事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当初我江滚被迫逃到葫芦国，派来此地守边关，改江姓王遮耳目，是防严奸起谋心。我江某本是忠良后，岂是叛国反大明！”

大人哪，自从陶家遭屈害，未有一夜放下心。

当初不是陶首相救了我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

谁知陶相之恩尚未报，葫芦国又害二官人。恨只恨他葫芦国，抢尸夺柩太不仁。

大人哪，我江某不为陶家把仇报，誓不改姓再做人。”

王滚接着又问：“康大人，陶二公子的灵柩落在番邦，你为何如此全力相救？”康凤道：“不瞒江兄说，陶文彬是我康家良婿。”“原来令婿遭害，可怜、可怜！但你这几百号人如何去得葫芦国城，又如何敌得过那些凶蛮？”康凤给江滚这么一问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问：“依兄

之见，如何是好？”王滚一想，乃道：“依愚之见，你们且在我关内住上几天，让我修表一封，差军士到洪花王殿前下表，叫他将陶二公子的灵柩送还。若是不还，那时定与你合力打进葫芦国城，夺得棺柩返回中原，但不知此举可能行得？”康凤道：“此计甚好，全赖你江兄费心了。王滚于是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，上写“小将王滚三顿首，寸表参拜主贤明。只因红毛将军中原进，夺一灵柩回国城。如今中原发了兵，在我关外扎下营。望将灵柩来送出，万事勾销没话云，

倘若不把棺送出，葫芦国玉石将俱焚。”

表章一纸写完成，封条封得紧腾腾。

王滚着人前去下表，一路风尘，已到葫芦国银銮殿前。早有传令官报至殿上，将王滚的表章放在洪花王虎案之上。洪花王拆开一看，原是为抢棺之事，中原兴兵前来讨伐。洪花王还未看完，即拍案大怒：“大胆王滚，奏表见孤，为何尽是叛邦之言，难道你私通中原，反我来了！”随即传军师撤哩吗哒前来计议。不多时，撤哩吗哒上殿：“千岁在上，宣臣上殿，有何旨意？”洪花王说：“撤爱卿，只因红毛将军在中原错夺棺材，已在校场焚毁，如今中原借口兴兵前来讨伐，兵马已临朝阳关下。谁知朝阳关王滚送来一纸表章，满口胡言，责难孤家。想他王滚当年被严奇、苏葛迫害，逃来我邦，授以重任，如今他不思报恩，倒反我了。”说着，将表章对撤哩吗哒手上一送：“你看，现有表章在此。”撤哩吗哒接表一看，当殿奏道：“国王在上，看来王滚确有反意，他王滚在与中原毗邻之地谋反，其患无穷！看来必得先将王滚拿下，而后再敌中原，方能无误。不过，中原将才颇多，不能轻视。”“军师，依你之见。如何对付？”“大王，据我看，必得征召霸林川总兵乌黑龙，还有他一个妹妹乌月红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还有一身妖法，非他兄妹领兵讨伐，目下尚无他人。”

洪花王当即准奏，将乌黑龙兄妹召进都城，他兄妹领兵一万，又命红毛大将和撤金温都督带兵五千，以作后应。这一万五千人马，乌黑龙兄妹为前路先锋，先行开拔，浩浩荡荡，直扑朝阳关来。

番兵出了城，人马日夜奔。

离关二十里，大军扎下营。

这天，大兵正走之间，忽有前哨探马报道：“前面已离朝阳关只二十余里，望乌将军定夺！”乌黑龙下马一看，此处地势开阔，河道相通。说道：“就在这平阳之地，安营扎寨，歇宿一夜，明日攻关。”这一头按下不表。再说朝阳关王滚，自那日下表以来，就断定葫芦国洪花王会恼羞成怒，要动干戈，向我王滚兴师问罪，不免焦虑不安——不怕狼主来讨伐，只愁八盘山英雄接应难。不怕他番邦几员乌合将，我有二子在身边。怕只怕关上兵多是番邦人，到时他兔死狐悲有哗变。罢、罢、罢，现在是——

开弓哪有回头箭，人在马背箭在弦。

正在这时，忽有探马来报：“关主在上，我们探得葫芦国命霸林川总兵乌黑龙与其妹乌月红，统领大兵一万余众，现离本关二十里之遥，扎下营盘，准备攻关，望关主定夺。”王滚闻报，随即与康凤和他两个儿子商议说：“今夜多派军士巡逻，防他夜来偷关。倘若乌黑龙兄妹攻关，我们必须倾巢出动，奋勇当先，将他挡在关外，莫让一兵一卒进来。再是关上兵卒葫芦国人占多。那时，他们见我倒戈叫他们杀葫芦国的兵将，恐其不服，须防发生哗变。江文虎说：“爹爹，这倒不愁。平时葫芦国的人士总说爹爹人好，爱兵如子，粮饷从丰，无不感激，看来不会与我们翻脸。”王滚说：“那就好了。”说罢，吩咐各营杀猪宰羊，让军士们美餐一顿，以鼓士气。

再讲乌黑龙兄妹二人，次日早晨吩咐人用饱饭，马喂草料，各自装束，磨刀擦枪。但见乌黑龙一声令下：“兵听号令，马听锣声，尔等在后，让我当先，前去闯关。”乌月红道：“兄长

在前，妹妹随后压阵。”

营门外放起狼烟炮，一万番军上路程。

后队离营五里路，前队已近朝阳城。

乌黑龙一马来到关前，抬头望着关楼，高声大叫：“关内囚驴听了，快叫王滚出来受死。倘若延迟，让我杀进关去。免不了千刀万剐，剥皮抽筋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王滚一听，气满胸怀，与王飞龙、王飞虎父子三人，领兵放炮出关。来到关外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对阵来将，头戴虎盔一顶，耳挂狐尾两条，腰佩硬弓一把，箭壶中箭杆排得密密麻麻。身穿一件鱼鳞甲，护心镜扎得紧腾腾。

手执一根乌枪杆，乌黑的坐马赛乌龙。

王滚看罢，心中大怒：“你这番奴，来到此地也不问问青红皂白，竟是满口胡言！知罪者，速速回去把中原邹某的灵柩送来。若是存心欺侮我大明者，丢下头来抵罪！”乌黑龙道：“你这小子忘恩负义，大王收留你的大恩不报，反而朝秦暮楚，背义负恩！”说罢，举枪就战。霎时枪来枪去，马往马来，连在一处，战成一堆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王滚如蛟龙出水，乌黑龙像猛虎下山，一个对准心上刺，一个对准背前胸——

两下交战数十合，眼看要擒乌黑龙。

黑龙拖枪往下败，旁边杀来了乌月红。

乌月红见他哥哥不是王滚的对手，连忙跃马上前，炸破樱桃，大声叫道：“王滚休要逞强，你今在此朝阳关镇守，我国国王待你不薄，想你在中原被奸人暗害，投来我邦，重用于你，尔今忘恩负义，罪该万死，怎敢猖狂！”说罢，举刀就向王滚砍来。王滚执枪迎敌。刀来枪去，寒光灼灼，气势逼人。刀碰枪叮当响，枪碰刀冒火星。乌黑龙兄妹战王滚，犹如两虎扑一羊。真是能狼难敌众犬，双拳不敌四手——

三人交战四十合，王滚力尽欠精神。

只听人马一声喊，那旁冲出了两个人。

王滚两个儿子见他父亲与乌黑龙兄妹二人，战到力不能支，二人随拨马上阵，接住乌黑龙兄妹厮杀。杀得难解难分之时，康凤在那止不住胆颤心惊，葫芦国人马如潮，朝阳关纵有骁勇之将，也不过数千之众，何能抵敌？不说康凤担心，再言战场上男女五人，一直战到夕阳西下，方才各自收兵回营，准备明日再战。乌黑龙兄妹回到大帐，正与众将谈论王滚父子厉害，忽有营外小卒报进：“红毛大将的后队人马已到。”乌黑龙吩咐营盘扎在紧靠主帐，听主将调遣！他们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，这也不提。再说王滚回到城内，遂与康凤商议。说葫芦国来的兵马颇多，战将亦很凶悍，我等势单力薄，实难抵挡。康凤道：“我等从湖广动身之时，就差了一名心腹，送信上八盘山给陶大官人，叫他请徐老千岁发兵前来接应，但至今未见回信，亦不知是何原因。”王滚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康大人可再备函，着人往八盘山求援。”康凤说：“我想，也只好如此，别无他路。”于是康凤复修书信，叫他儿子康金龙亲自前往八盘山送信。那一日来到粉红江边，遇毛风摆渡，康金龙向他说出实情，毛风大惊，连忙送他上山，会见陶大官人和徐老千岁。徐老千岁看过来信说道：“前信收到，已知详情，正准备发兵下山，但不知康大人行至何处，朝阳关又是谁在把守？”康金龙道：“家父等人行至朝阳关为王滚将军留住，共图夺柩大事。不料葫芦国闻讯，发兵前来讨伐王滚，其势十分危急。”徐千岁问：“这王滚是何人也？”康金龙道：“只听家父叫他江滚，原系中原人氏。”“哦，我知道了。此系江滚被奸贼迫害，逃在偏邦改了姓氏，他亦是忠良之后。既如此，贤侄且先回去，不日，我这里兵马就到。”

康金龙回转朝阳关，徐千岁连忙召集众将，将葫芦国如何劫走陶文彬的灵柩，康凤如何率众夺棺，江滚如何下表敦促葫芦国交还棺木，葫芦国发兵讨伐江滚等情，照康凤来函

之言说了一遍，众将听了大怒，陶文灿悲伤不已，痛哭流涕。蒋赛花更是珠泪滚滚，哀求徐千岁发兵。徐洪基千岁道：“我为何弃官不做在此啸聚，为的就是除奸灭霸，为遭冤屈的忠良之家报仇。我老夫心已操碎，何用尔等催促！”蒋赛花道：“我官人死得好苦，叫奴怎不伤心！望千岁还要派人上九龙山，好让王素珍、方翠莲两位姐姐知道，叫她们领兵下山，合兵攻击。”徐千岁道：“侄媳暂且回后，不但送信九龙山，还有各山各寨，总要送信，叫他们速速发兵。”说罢，往下叫道：“王能可在？”王能应声：“小王能在此！”原来王能是淮安王寿府中的家将。上回在清江，奸贼摆擂，九英雄被捉，也是这王能往各处报信，后来常常来八盘山联络军情。今日他正好在此，所以徐千岁一问，他就答应。徐千岁说：“唤你非别，今有要函一封，着你上九龙山下书，必须速去速回。”王能领了书信，直扑九龙山而去。接着，徐千岁又着人往珍珠山送信与吴、朱、马三英，叫他们发兵下山；又着人往青龙山送信与胡家三鬼；又着人送信上粉红江与毛风夫妇知道。但毛风夫妇早知其情，那时康金龙上八盘山即知其讯。接下又往宋家寨送信与宋金龙兄妹得知；还有窦家寨窦哼兄妹之处，也要发兵。所有各处，均安排停当，陶文灿催促本山先行发兵下山。徐千岁说：“贤侄呀，遇事不宜太急，谅来窦哼、宋金龙两处人马必经本山而过，但等这两处人马一到，那时合兵一处，拳头更硬，攻打一个小小葫芦国，岂不易如反掌。”于是陶文灿只得耐心等候。时隔一日，宋家寨、窦家寨两处兵马到齐，徐千岁将他们接上高山，说道：“如今你们两处人马已到，应该发兵下山，无奈军中缺少一个精明人参赞军机，如何是好？”宋金龙道：“千岁多虑了。我们有九山八寨之兵，何惧一个小葫芦番邦？”千岁道：“自古说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正因为是去偏邦外国，对他的军情不熟，地理欠知，所以要有个学识广博，足智多谋之人，才能稳操胜券。”宋金龙说：“既是如此重要，不瞒你老千岁，离我宋家寨二里之遥，有座山头，名叫青云山，山中有一隐士，姓刘名蛟，人呼为刘蛟三先生。他在山中隐居多年，弘治皇几番着人来请他下山，扶助大明江山，他因苏、严两家奸党当道，骄横专权，陷害忠良，所以他不肯出头。如今千岁能修一封聘书，着陶大官人与我一同前去拜请，谅他听到是除奸灭霸之举，定然会下山共举大义的。”徐千岁听罢，满心大喜，连忙修聘书一封，备了细软金珠，以作聘礼。各色礼物停当，着宋金龙带路，陶大官人随后，两个军卒挑着聘礼，直至青云山而来。幸而相距不远，一日到达山前。陶、宋二人，站在山坡之下，用目一望，只见——

青山深隐隐，绿水碧沉沉。

松柏俱茂盛，翠竹成丛林。

山前猿猴扳鲜果，山后鹿鹤共舞鸣。

此处果真是神仙所居之地。二人迈步上山，人烟稀少，不知刘蛟三先生住在何处。二人寻了多时，才见到一穴洞门，洞门敞开，无人出入。宋金龙对陶文灿说：“大约刘蛟三先生隐居此洞。既到此地，不能心急，在此等着，必然会有人出入，那时见人一问便知。”二人正在商谈之间，忽见里边走出一位童子，二人大喜，连忙上前施礼：“仙童贤弟，请问刘蛟三先生隐居仙山，但不知他安居在哪座洞府，望乞指点，以便前去拜请。”那童子朝他二人一看，皆是气宇昂轩，品貌非常之人，乃随口答道：“你们二位英雄今日到此，极不凑巧，刘先生已经远出，刻下不在洞府。”宋金龙道：“但不知先生何时回来？”童子道：“要问修身养性之人，他行踪不定，一去几时均无准定之日，或则三五七月，或则一年半载，亦未可定。”说罢，他竟往洞里去了。宋金龙与陶文灿一听，大失所望，叹息不已，真是有兴而来，扫兴而归。正待欲走，忽见山坡之下来了一个人。宋金龙用目细看，只见那人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道士袍，足蹬云步鞋，手执拂雾帚，信步向洞门走来。宋金龙与陶文灿喜不自胜，急走三步，仍至洞府门前，深深一礼。口问：“你老人家是刘蛟三先生吗？”刘先生答道：“正是了。你是何人，来此何干？”宋金龙答道：“先生在上，我等来此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中原乾坤变卦，朝中奸党专权，坑

害多少忠良。八盘山徐洪基千岁，闻得先生隐居贵山，故此差我二人前来下聘。现呈聘书一封，菲薄聘礼，不成敬意，请先生下山，共举大义，但不知先生尊意如何？”刘蛟一听，大惊失色：“但不知你二人姓甚名谁？请说详情。”宋金龙道：“不瞒先生，小子名叫宋金龙，现居宋家寨，离此不远，仅一山之隔，二里之许。这一位是当朝首相的大公子，陶文灿是也。只因他兄弟陶文彬死后，灵柩被葫芦国抢去，目下惹得狼烟滚滚，谅来这灵柩难得回国，故来请先生下山共议良策。”刘蛟闻听此言，更加吃惊：“原来你就是陶大公子，失敬了！既至寒山野地，请至里边看坐。”他领二人步入洞室，命童子烹茶相待。刘蛟先生开口说：“烦你们二位回去禀复徐老千岁，实因我刘某已看破红尘，怕惹是非。如是两国相争，必动刀兵，杀戮生命，我已修炼多年，何苦再惹烦恼！”陶文灿一听，不觉心凉。心想：先生不肯下山，如何是好？只有再恳求一番，使他转意，大事才得成功！于是陶文灿起身，对刘蛟三先生深深一礼，说道：“万望先生念我陶家世代忠良，一朝坑在奸人之手。蒙徐老千岁怜我陶家被害而辞朝归山，聚集好汉，抱打不平，现已万事俱备，惟缺足智多谋之士。如今先生推辞不愿下山，徐老千岁之壮举，何得成功？小弟之棺木落在葫芦国，焉能夺回？目下朝阳关许多英雄被困，无人前去解救，岂不坑害了各家好汉？我陶氏之冤，也只好石沉海底了！”说罢，双膝落地，“啪”一声，跪在刘蛟面前。宋金龙一见，随即也往下一跪，满口哀求，二目掉泪——

“先生呀，你今不把仙山下，眼看奸党乱胡行。

身居高山养身心，怎看得下小小番邦欺大明。”

刘蛟见此情景，随即将他们二人扶起：“二位将军不用多说了。快快起身，再作商议。”陶文灿连忙叩头：“谢谢先生，在下恭聆先生教诲。”刘蛟说：“你们起来，且听贫道细说一番——

非是贫道好修身，实是看破世红尘。

弘治皇宠奸实可恨，听任他苏、严二贼人。

贫道每日观天象，苏严是上界恶狗星。

目下二贼正当道，时辰未到难报应。

再让三年并五载，陶家冤仇方可伸。”

陶文灿一听，立即就问：“先生，我陶家之冤，非得三年五载，方能得报，但二弟之灵柩落在葫芦国，可能争夺回来？”“陶大官人，要问二官人灵柩之事，你且放心，贫道早已明白，眼下东南方晦气正盛，幸而内中有化解星临头，所以东斗星现得半明半暗。”陶文灿问：“先生，怎叫半明半暗？”刘蛟说——

且看初八廿三月，半个明来半个昏。

昏的一面是个魄，明的一边是灵魂。

陶二官人灵魂在，途中遇上化解星。

陶文灿一听，悲喜交加。悲的是二弟之柩被葫芦国抢去，不知何日才能夺回；喜的是刘蛟先生算得二弟未得身亡，日后定能兄弟重逢。又说有化解星临头，想必他刘先生定是化解星了。于是陶文灿又向先生三跪九叩，苦苦哀求先生下山，与徐老千岁设谋议计，兵下葫芦国夺柩。刘蛟道：“我既答应你们，岂能食言？但还有一事，需要问清，八盘山共有多少兵将，有多少粮饷？所有军士儿郎，是由谁人操练而成？”陶文灿说：“先生听禀，现在各山寨大兵，正向八盘山会合，总共兵力不足十万，将军有二十余员，粮草富足，不计其数。要问军士教养，半数是八盘山徐千岁亲自教练；半数为各山自行招集，均系精练之兵。”刘蛟道：“兵虽精练，其中南蛮北侉之人，恐品格各异，人心不一，军营务必要从严治理。”说罢，就将陶文灿送来的聘礼，一齐收下，交与妻子收好，并对其妻叮咛嘱咐一番，由宋金龙带路，直扑八盘山而来，按下不表。再说那王能领了徐千岁的书信，来到九龙山前，山下锣鼓把他领到

王素珍身边，亲自献上书信。王素珍拆开观看——

连看三行手发抖，止不住泪水湿衣衾。

苍天苍天连声叫，为什么塌下天来压奴身？

晴天霹雳奴失主，陶家冤仇何时伸？

王素珍看罢书信，忽然嚎啕大哭，惊动了义子陶滚，摇头狮子蒋霸，披头太岁胡大鹏，并同山上各将头目，一齐前来看望，不知为了何事如此大哭？陶滚连忙上前，一把拉住，口喊：“母亲，不可恸哭，有什么负屈之事，说与孩儿知道，孩儿当替母亲出气。”王素珍正哭之间，见义子前来相问，把口一张，叫喊一声：“官人呀！”岂料这口气未曾吐出，闷在胸中——气不出嗓双目闭，凭空跌到地埃尘。

所有各将头目皆大惊失色。陶滚只吓得魂不在身，泪如泉涌，一把抱住：“娘呀、娘呀，快快醒来，如你有三长两短，就活活苦杀儿了！”旁边走上蒋霸说道：“大哥不必惊慌，赶快扯她头发，掐她人中，你义母不过是一时心躁，气塞喉咙，谅来无妨。”于是胡大鹏连忙动手扯她头发，掐她人中穴位，果然她一受痛挣扎出一口长气，苏醒过来。但口中不住叫喊：“官人呀，官人！”所有在场人等，一齐围住王能，问其何故？王能说出陶二官人被木刀砍头，葫芦国抢去其灵柩等情，众人方知其故，个个吃惊。王素珍说：“滚儿呀，我这就完了！”陶滚说：“娘呀，你不可如此悲伤，保重要紧！”

王素珍，泪纷纷，“姣儿细听：

你义父，在戏台，木刀丧生。

葫芦国，心毒狠，抢去灵柩，

多蒙他，徐千岁，送来噩音。

为娘见信掉了魂，如今拿不定好章程。”

陶滚拿过八盘山送来的书信一看：“娘呀，你气蒙了。这书信上徐千岁不是明说着要各山寨搬兵攻打葫芦国，夺回义父的灵柩吗？如此——

为儿带领倾山将，杀进葫芦小国城。”

王素珍说：“那就赶快收拾，发兵下山。”于是九龙将军陶滚调点三千雄兵下山。胡大鹏、蒋霸仍在高山把守。王素珍修了书信一封，请毛风准备船只，在粉红江等候。又修回书一封，叫王能回八盘山复命。她王素珍、方翠莲随军押解粮草，离了九龙山，直扑葫芦国而来，暂且不提。

再说八盘山徐千岁日日盼望各山回音，那日宋金龙与陶文灿请来刘蛟先生，已至山上。徐千岁连忙迎接到底义厅奉茶交谈。从兵书战策谈到黄石公《三略》、从孙子兵法谈到吕望《六韬》，徐洪基问到哪里，刘蛟答到哪里，真是对答如流。徐千岁方知刘蛟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排兵布阵之能，名不虚传。徐千岁遂与刘蛟先生商谈发兵，意欲叫陶文灿统领大兵，又恐他性情暴躁，感到放心不下。于是请问刘蛟意向。刘先生说道：“陶文灿虽性如烈火，但他有智有谋，要论领军元帅，还非他不可！”徐洪基说：“先生对他既如此看重，力为陶家报仇，但不知先生可愿与这班义士结盟，拜为生死之交。以图同心同德，为国除害，为忠良之人报仇。”刘蛟一听，满口答应：“贫道久有此意，未能对千岁表明。既蒙千岁雅爱，我刘某无不从命，但不知他哥哥们可能接纳贫道？”徐洪基道：“先生过谦了，不然，他们怎会恭请你下山，还要请你当大哥呢！”刘蛟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要论大哥，还非陶文灿莫属，其余顺次排辈。”徐千岁道：“极好！”当下摆开香案，歃血为盟，各兄弟互祝互拜——

只愿今生共生死，永保大明好河山。

案前公推陶文灿为兄长，徐青第二，刘蛟第三，其余张飞公、马飞雄、宋金龙、窦亨、毛风、朱英、马英、吴英、蒋林等共计十二名好汉结拜金兰。

再说“鬼牵转”王能由九龙山回来，见了陶大爷，献出王素珍回书，拆开一看，已知弟媳发兵下山，随即陶文灿在高山催军动身。徐千岁为发兵之事，沉思良久，遂去后厅拿出一颗护国元帅印信，当着众兄弟之面，交与陶文灿，叫他执掌兵权，只等攻克葫芦国，夺回棺柩，得胜回山，再将倾山军将，交与他执掌，以便兵困北京，捉奸报仇，岂不是好！陶文灿再三推辞，不肯领受大印。并请徐老千岁将大印授与徐青或刘蛟先生，方为适宜。刘蛟与徐青及众兄弟们，一齐说道：“陶大哥不必恭谦，应遵千岁之命，领受印信。”就这样你推他让多时，刘蛟和徐青又道：“我等赤胆忠心，为国除奸，为陶家伸冤，你何不从命！”这下，陶大爷无可再让，才领受元帅之印。于是徐千岁吩咐摆酒，众兄弟互祝一番，才放炮祭旗，陶大元帅调点人马，共计大兵十万，分三队进行。徐青为一队先锋，张飞公为二队先锋，马飞雄为三队先锋，蒋赛花、刁婵梅押解军中粮草。其余各自听点。陶大帅未曾发兵，军令先定。立下军令十条。望各知照执行——

一路行军，不准惊扰百姓，战马不得践踏青苗，不准抄鸡猎狗，不准调戏妇道。一路粪便进坑，军粮不得随地乱抛。违者斩首，决不宽饶！各宜遵令毋违！

军令定得硬铮铮，不得违犯半毫分。

炮声隆隆动身走，旌旗飘飘赛乌云。

马上将，马下兵，威风凛凛，

探信官，先头走，刺探军情。

督阵官，执法令，监察严紧，

解粮官，保供应，粮草先行。

十万兵马往前行，鸦雀吓得不开声。

一路上跋水盘山，秋毫无犯。忽有探信官回头报道：“前到朝阳关，只有六十余里。”陶元帅一听，吩咐道：“直扑朝阳关不必停留。”于是各将催兵，继续前进。正走之间，忽听格登一声巨响，震得山摇地动，当路之间，炸开一穴。各队人马，大吃一惊，深穴当道，不得前进。陶文灿与各队头目，一齐来到军机帐下，会见刘蛟先生，问他为何出现地崩？刘蛟连忙对众将说：“你们快备生猪一只，用绳索捆牢，吊入穴中，如是妖穴，它要将猪吃完；如是神穴，那猪毛不动一根。诸将不信，试验再看。”说罢，众军士用绳索扣猪，吊进穴中，绳索上面又扣响铃，吊下多时，未见铜铃响动。刘蛟吩咐将猪拉上来，果然猪毛不少一根。刘蛟就知道这是神穴。陶文灿在那惊疑不定，心想：我陶文灿初次挂帅领兵，就遇此不祥之兆，只愁此去葫芦国难以取胜，这如何是好？这时，早有刘先生吩咐军士准备篮筐、绳索、铜铃等物，着人下去探穴。陶元帅心上发躁，对刘蛟先生说：“要是探穴，只有让我亲自下去，才是正理。”刘蛟说：“古之有言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你下去也可！”陶文灿周身束扎停当，坐上篮筐。刘蛟道：“元帅呀，你此下去，若有半点动静，必须摇响铜铃，穴上自有接应。”元帅答应一声：“晓得。”这就——

陶文灿探穴遇仙人，玄女娘点化海洪星。

陶元帅探穴，直到穴底，未见动静，遂走出篮筐。举目一望，屋宇俨然。只见一片楼台殿阁，画栋雕梁，飞檐翘角，映日生辉。看罢，迈步前行，虽有如此景观，但未见人丁出入。又朝里走过三进楼台，仍然不见动静。元帅只得往侧厢屋走去，来到两间厨房，厨房并没有人，但锅灶上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他想：奇怪、奇怪，无人之处，怎有烟火旺生？元帅出于好奇，随手掀开笼盖一看，里边有九条面龙，随即拿在手中细看——

龙角翘款款，龙须绺绺飘。

鳞甲一排排，龙尾漫逍遙。

元帅想，这面龙做得精巧，又好看又好吃。现在我腹中饥饿，何不先捞它一饱！想罢，

狼吞虎咽地将九条面龙吃下肚内。随即又把第二笼掀开，里边有两只面虎。这两只面虎呀——

一坐一站气势雄，犹如守山二弟兄。

陶文灿想，肚里还不曾饱，索性把它吃下去。吃下二虎，又将第三笼掀开一看，笼里有一只面鸡。而且还是只公鸡。陶文灿说——

公鸡公鸡真稀奇，红冠绿尾黄肚皮。

我今把你吃下去，天天五更听鸡啼。

陶文灿肚子还不曾足饱，索性来个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三不放。一口气又将这公鸡吃下去了。迈步走出厨房，正欲往后再看，忽觉浑身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毫窍，五脏六腑，处处响动。陶元帅暗自吃惊：莫非这九龙二虎一鸡，有毒物在内？倘若将我陶文灿毒死在此，全家冤仇岂不石沉海底？想罢，他珠泪涟涟，骨节越发作响，不由他手舞足蹈，在天井里跳打一会，觉到自己力大无穷。抬头见到廊檐阶下有一对石狮，约有千余斤重，他走上前去，以狮试力，用左手一提，右手一托，不费吹灰之力对手掌上一搁。他就——

左手撂到右手来，像加官拜寿出戏台。

右手撂过左手丢，如狮子衔花滚绣球。

调了十余回合，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气，轻轻一落，把石狮放回原地。他这才知在厨房里吃的均是仙物，所以陡长精力。于是往里直走，走到第四进屋里，见有车轮大小的圆形镜面挂在室中。陶帅走近镜前一看，见镜内一人，面目赤红，两耳垂肩，气宇轩昂，顶上有三个大字：“海洪星”。陶文灿看罢：“哦，原来是一位星君之像，不知他是何人，如此英雄气概。”说罢，又朝前走，忽闻异香扑鼻，有香烟缭绕之影。他想，大概里面有此人，非僧即道，在此侍奉烟火。于是信步直往里走，去看那里供着何神？不觉来到一神像前，只见后殿里走出八个女童，俱系道士打扮。走到陶文灿面前，个个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星君在上，因娘娘闻得星君到来，故着我等迎接。如今接驾来迟，望星君切勿见怪，随我等而来。”陶文灿也不多言，跟随女童来至后殿，举头一望，甚是威严。那神龛里原来供着位女神，两旁侍立多人。那女神见陶元帅走来，连忙起身迎接，命女童看坐侍候。陶文灿见此景况，弄得无言回答，亦不知她是人还是神。要说是人，她竟坐在神龛之中，烟火不断；说她是神，我陶文灿本是凡夫俗子，她为何起身迎接？其中定有道理。但见那女童说道：“星君请坐。”陶元帅只得坐下。女童送上茶来，陶文灿只好吃茶。这时，那神龛里的娘娘吩咐女童：“你们到厨房将蒸笼里的点心取来，款待星君。”女童答应一声，往厨房而去。那陶文灿一听此言，自觉无颜：那蒸笼里的点心已被我吃下去了，那女童取不到点心，必然要回复娘娘。那时失物数来人啊，此地并无别人来过，我不被他们疑成小偷？张扬出去，我不丑煞人也！不如我把此事说明，倒还显得心境坦荡，不受责怪。于是随即起身说道：“娘娘莫非叫女童去取面龙面虎面鸡吗？不必去取，均被我误入厨房，一时饥不择食，被我吃下去了。”娘娘说：“女童不必去取，已被星君吃了。”陶帅道：“我有失体统，失礼了。”“星君何出此言，此九龙二虎属星君之物，别人岂能吃得？”陶帅暗想：“难道她知我陶某到此为我备办的点心？到底她是什么人深居穴中，如此神秘？”抬头朝上一看，见一横匾上写有“九天玄女娘娘”六个金字。于是连忙下跪，口称：“娘娘在上，弟子陶文灿叩拜娘娘了。”娘娘说：“星君平身，那旁请坐。”“谢娘娘，陶文灿谢坐了。”陶文灿重行坐下。娘娘叫女童取过美酒三杯，甜果三枚，奉上星君。不一会，女童取来酒果。陶文灿谅玄女娘娘是好意相待，将美酒与甜果，一次吃了，其味香醇，美不可言。玄女娘娘说了：“星君听好，怪你当年年少性躁，出手打死严贼之子，累及全家，虽系前生因果，而刻下难免无过，所以吾神特开神穴，引你到此，指点一二。”玄女娘娘说罢，叫女童拿来一个宝盒，从里边取出宝剑叫道：“星君，我这里送你一把宝剑，名叫昆吾剑。此剑赠你，日后

兵困北京，捉拿群奸，奸贼有妖人布阵，用此剑可破阵而入，进阵中诸邪难以沾身。还送你一把玄武鞭，如在阵中放起，自有妙用。所送宝物，切莫轻视，谨记！目下你领兵挂帅，攻打葫芦国，争夺灵柩事重。女童，再取一杯茶来，与星君吃了，还要送他回去。”陶元帅谢娘娘赠宝赐茶点之恩，又对娘娘说道：“望娘娘不要呼我星君，要折杀弟子了。”娘娘说：“星君不要过谦，你在我镜中已见过你本星，呼你星君天经地义，不为过也。”陶文灿一想，原来那镜中之人是位天星？谢天谢地！这且不言。

再说那穴上众人，见元帅下去已有七日不见上来，难免大家焦急议论。矮子蒋林说：“这都是牛鼻子道人，叫大哥下去探穴，时已七日，不见动静，还不知是祸是福？如有不测，你这鬼道士将休想有命！”窦亨道：“矮将军，你别着躁，如陶大哥有个三长两短，他这牛鼻子道人是逃脱不了的！”刘蛟听了哈哈大笑：“蒋、窦二位贤弟不用胡言，如元帅有个好歹，有我刘蛟偿命！倘若元帅安然无事，你们一个矮子，一个呆子两家兄弟要向我叩三个响头，才放你们过身。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三人正在把气争，穴下铜铃有响声。

刘蛟叫人往上扯，手不歇来绳不停。

军将们啦得浑身汗，元帅下筐把话云：

“谢谢各位军士们，更谢刘蛟三先生。

等了我七天并七夜，让你们胆颤心受惊。”

刘蛟说了一句笑话：“元帅呀——

你不上来怎得了，我刘蛟还要抵性命。”

刘蛟说罢，大家又是哈哈大笑。矮子蒋林，呆子窦亨，就与刘蛟拥抱，把他托得老高。口里叫道——

“怪我怪我总怪我，怪我眼低见不高。

正在说笑，忽见一阵狂风，三声闷雷，又是震得地动山摇，仍将地穴复合，众人称奇。众人不知陶元帅在穴中受玄女娘娘赠宝，只有刘蛟先生心中明白，这且不谈。再说陶帅催动十万大军拔营启程，直往朝阳关进发。

这时，葫芦国又向红毛增兵加将，急得王滚、康凤惴惴不安。既不敢出城交锋，又不见援兵到来，只能闭关死守。眼见红毛与乌黑龙每日城下讨战，也无计可施，只得静听乌贼的骂声。忽然那日康金龙从八盘山回来，见了他父亲康凤和王滚，诉述了八盘山搬兵之情，康、王二公心中大喜，心急火燎地登楼瞭望。正看之间，只见西南方向飞鸟惊翅，群兽奔跑。约莫一刻之时，远处尘土飞扬，旗幡飘摇，王滚遂着探马下去打探。不多时，探马回报，说是八盘山陶大元帅，领兵十万前来接应。康、王二公听报，连忙重整军威，迎接八盘山人马入关。

王滚接得援军到，杀猪宰羊忙慰劳。

红毛听得八盘山人马到，后退十里扎帐篷。

陶文灿领兵入关，康、王二将喜不自胜，吩咐摆酒设宴，为将军们洗尘，还又杀猪宰羊，送到军中犒赏士卒。就在关上饮酒之时，陶帅问及他二弟怎为木刀丧生，灵柩又为何被番邦抢去？康凤又从头至尾向陶大元帅细细诉说一遍。陶文灿一听，如刀割胆，滚油煎肺，好不气愤！心下发誓：“若不踏平番邦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再说红毛大将与乌黑龙计议出兵抵敌。但听得八盘山增来十万人马，还有许多强将，不免有点心惊胆战。次日陶元帅升帐，挑选能将出阵。早有徐青上前讨令：“元帅在上，首阵令二弟出马。”元帅道：“徐贤弟首次与番贼交锋，须当谨慎，不可轻敌！”遂命张飞公、马飞雄随后压阵。各将答应：“晓得了，请元帅放心。”于是各将整装，跨马上鞍，放炮出城。压阵

兵马随后，直扑战场而来。此时，乌黑龙听得关上炮响，知道中原定有强将出马讨战，随与红毛各将商议，准备出兵迎敌。谁知乌贼的兵将不战而慄，个个畏惧不前。乌黑龙见此光景，只得自己装束，整兵备马出帐，红毛带兵压阵。营门外也放炮助威——

一阵炮响出营门，双方总不是省油灯。

究竟鹿死谁的手，比过刀枪才见分明。

乌黑龙来到战场，拨马高叫：“来者是中原何人？快快通下名姓，好叫你不做刀下无名之鬼！”徐青一听，怒发冲冠：“呀呸！来者恶贼，少要猖狂！要问老子姓名，你在马上坐稳，休要吓下马来。咱老子乃是左殿丞相徐老千岁之子，姓徐名青，外人送我绰号，粉面二郎是也。但不知你这黑贼，叫什么名字？也该对咱老子报明，死后好让你的妻子到枉死城去寻！”乌黑龙道：“你要问我，我乃霸林川总兵乌黑龙是也。”徐青道：“你这帮乌合之众，为何到我中原抢去灵柩？还不快快送来！不然，少不得踏平你葫芦番邦，玉石俱焚！”乌黑龙道：“你堂堂中原，也太欺人，不过为了一口棺材，竟用大兵压境，如此逞强，那还了得！”徐青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岂不知棺材以尸首为重，焉能落在你禽兽之邦？不但要交出灵柩，还要赔我兴兵费用，方可与你罢休。”乌黑龙道：“棺材已被我红毛大将焚毁，有何可还？”徐青骂道：“既是小小棺柩，为何抢去不还，竟敢焚棺毁尸，这分明是借端挑衅，欺我中原，想造反不成？”说罢，抡刀就砍。乌黑龙举枪还手。他二人刀来枪挡，枪去刀迎。乌黑龙摆动长枪如怪蟒，徐青用的三尖两刃刀法高。乒乒乓乓战上数十合，两人手上全不饶。徐青边战边想计，倒不如早点送他进阴曹。徐青他故意拨马败下阵，乌黑龙紧追不舍后盯梢——

回头施个拖刀计，乌黑龙人头落地如瓜抛。

番兵见主将命丧阵，丢盔弃甲去逃生。

徐青捡起乌贼的人头血淋淋，鸣锣收兵回大营。

陶元帅吩咐将乌贼的首级挂到关楼外示众，为徐青摆酒庆功，大灭番将士气，大长中原威风。红毛大将见乌黑龙阵上被杀，如高山失足，大海翻船，这如何是好？不觉后帐惊动了乌月红小姐，听说兄长身亡，二目掉泪——

“兄长呀，只说中原无能手，谁知命丧他掌中。

这来奴怎见得兄嫂面，我乌家美梦一场空。”

她痛哭之中止住泪，怒气冲冲进帐篷。

声声哭诉讨将令，战场上再交锋。

徐青杀了乌黑龙，陶帅为他设宴庆功。酒宴中陶帅与众将和刘蛟先生议道：“如今乌黑龙被杀，料他营中纵有能将，也是有限。我营内挑选强兵五万，分成四路，一齐围困贼营，杀他片甲无归，那时再扑葫芦国城，夺回灵柩，岂不易如反掌！”正在这时，只听探子报道：“营外来了一名女将，口口声声讨战，句句骂得难听，望元帅定夺。”陶帅闻报，正欲出令着人擒拿，旁边闪出蒋赛花上前讨令：“元帅，待我前去捉拿这小邦贼货！”陶元帅一见，随即出令：“弟妹此去要多加小心，万不可傲气，须智勇应敌。”蒋赛花答应一声：“为夫报仇，倾尽全心，决不轻敌。”于是束扎停当，备马上鞍，腰插弓箭，手执银枪，一马冲出营门。这一仗将是——

乌月红战场被生擒，陶营中番女许婚姻。

头一阵乌黑龙丧生，乌月红二次出马，急欲为其兄报仇。陶营中头阵大捷，蒋赛花急欲乘胜擒拿。二人来到沙场，蒋赛花抬头一看，对阵是小邦的一个丫头。开口问道：“你这黄毛丫头，姓甚名谁，快报名来，捉你回去，替你做媒。”乌月红一听，气上心头：“呀呸！本将系霸林川总兵乌黑龙之妹乌月红是也。亦叫你快通报姓名，好叫我拿你头回去祭我兄长阴灵！”蒋赛花说：“姑奶奶姓蒋，系山东蒋家村，御员外蒋正之女，大名赛花是也。”

二人对话响琅琅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  
一个如蛟龙初出水，一个似猛虎下山岗。  
二人气势实在凶，大战龙潭虎穴中。

蒋赛花真砍实杀难取胜，本事不如乌月红；论法宝乌月红一生还未见识过，更不知法宝比枪凶。蒋赛花见乌月红的枪上功夫好生厉害，连忙摸出捆将绳往空中一撂，的溜溜圆圈放出万道霞光，直扑乌月红头顶而来。乌月红喊声：“哎呀，这就不好了。”嘴喊不好，绳索就到——

捆手扎脚又捆腰，千个残生命难逃。

乌月红被捆，陶营阵上涌上十多名兵士将她拉下马。蒋赛花说：“将她抬进大营，去见元帅。”兵士人等如虎扑羔羊，把她抬进大营，直至陶帅帐下。元帅一看：乌月红虽是番邦女子，倒也生得飒爽英姿，看来能干大事，不能伤她性命，意欲劝她归降。随即吩咐：“替她松绑，不要虐待俘虏。”当时蒋赛花在旁明白，就知陶帅有意劝她归降。八臂哪吒宋金龙在旁心想：这个女子虽是番邦之人。生得还比我中原人俊俏，武艺也不算缺欠，如她能归降过来，我宋某不知可有这个福……

一个“份”字不曾说得出口，嘴就呲到耳后根。

乌月红道：“我乃战败之将，被擒之人，要杀要剐，给我一个爽快，何必替我松绑，这是何意？”陶元帅道：“哪里话来！自古有言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本帅作事均宜万事从宽，不像你葫芦国王无端抢我中原死人灵柩。非但不还，还用火焚毁，这太不仁不义了。我想你等兵将也是不愿与中原作对，只是听了邦主的危言，才充当了不义之师，而你并非不仁不义之女，所以替你松绑，劝你悔悟，归顺中原，在我军中做事，你意如何？”乌月红听了无言对答，只是苦苦沉思。陶元帅早已看到宋金龙有爱乌月红之意，便说：“乌小姐暂回后帐憩息，等候一会自有人与你说话。”两个女兵领乌月红进后帐去了。当时蒋赛花与刁婵梅也看出宋金龙的心思，就与陶元帅说了：“元帅在上，你既优待乌月红留她军中做事，何不将她配与宋将军成婚？”陶帅说：“英雄所见皆同，我就是这个章程。如今你们既有如此高见，不如你们妯娌二人就去做媒吧。”他弟媳蒋赛花、夫人刁婵梅满口答应：“收服乌家女子，不是易如反掌！请元帅静候佳音。”她们妯娌二人，先到宋金龙营内谈及做媒之事，宋金龙是大姆指扒耳屎——扒捻不到。所以媒人一说就允。乌月红见中原两位女将说媒，满心悲苦：“想我乌家兄妹，忠心扶持小邦，未见洪花王主有赏识之情，如今兄长又在沙场毙命，葫芦国亦无能将，我乃被捉之人，飞不高，跳不远，而中原一些将帅颇有仁义之心，对我似有爱慕之意，何不识此抬举，顺水推舟？”想罢，对二位夫人说道：“既蒙元帅不斩之恩，又得众将军怜爱于我，岂能推辞？听凭元帅作主，乌月红绝无反悔。”这时，陶元帅与宋金龙正到后帐巡视，耳听乌月红说绝无反悔之意，随即跨进帐内：“好。就照乌小姐之言，二位媒婆从速办事。”说罢，又将宋金龙拉过来与乌月红相见。他二人相视一笑，顿时周身热血沸腾，脸红到耳根。陶元帅放心而去。刁婵梅对蒋赛花说：“贤妹，我看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今晚就叫他们完婚。”蒋赛花说：“对，军中战事频繁，婚事越快越好，就依嫂嫂意见办理。”于是吩咐营中杀猪宰羊，各营摆酒，全军贺喜。

杀猪宰羊闹哄哄，喜坏了新郎宋金龙。

街坊上买新衣帽，又买四盏红灯笼。

这下，众夫人忙收拾，帐中陪伴乌月红。她虽是个小邦女，粉红面貌赛芙蓉。樱口银牙如白玉，耳戴金环挂玲珑。身穿一件锁金袄，百褶罗裙好针工——

乌月红一身好打扮，那旁送来宋金龙。

两位喜娘搀过去，把他们送入洞房中。全军上下都用酒，一贺喜来二庆功。

夫妻饮过交杯酒，鸳鸯枕上论英雄。

乌月红落在陶元帅兵营招亲不提。再讲葫芦国红毛大将，因乌黑龙首阵丧命，乌月红二阵被擒，且至今未回，亦不知她生死存亡。无奈，遂与都督撤金温商定，把全部人马撤回霸林川待援。陶元帅得知葫芦国兵退霸林川的军情后，立即聚将商议，攻打霸林川，生擒红毛小贼。这时，有一人上前讨令。陶元帅一看，正是八臂哪吒宋金龙往上见礼：“元帅在上，我宋金龙讨令破敌！”陶元帅正欲行令，刘蛟先生说道：“元帅且慢，此次出马，务求一战成功，万不能与他久战。”陶元帅说：“请先生献计。”刘蛟说：“此去霸林川杀敌，须兵分三路围攻。待三路人马到达指定地点时，见到矮将军火号一明，各路人马奋勇当先，杀他措手不及。那时，霸林川一破，一鼓作气直捣葫芦国城，夺棺回国，岂不是好！”陶元帅一听，满心高兴。说道：“足见刘先生深谋远虑，用兵如神。”说罢，陶元帅连传三令——

一路将，宋金龙，直捣川东。  
二路将，马飞雄，川北紧封。  
三路将，张飞公，关西埋伏。  
各两万，人和马，自显神通。  
且见空中火号亮，六万儿郎显威风。

军令如山，六万兵马开出朝阳关。旗不展来鼓不敲，兵马滔滔如潮涌，悄悄直扑霸林川，鸟兽都不受惊扰。

只等攻关时刻到，杀他个人难躲来马难逃。

陶帅的人马正在悄悄行进之中，红毛营中有探马来报：“红毛大将军在上，中原人马已向霸林川开来，望主将定夺。”红毛一听，吃惊不小。他想：国王援兵未到，自身兵将又少，这如何是好？正在这时，红毛的二番探子又来报道：“中原人马并不从一路而来，三路人马滔滔，来势如潮！”二报未了，三报又到。红毛听了这三报，吓得魂飞魄散。遂命守城兵将，速将城门紧闭，重兵坚守，等待援兵。

再讲陶文灿发出六万人马，分三路日夜兼程，不日已将霸林川三面围好。陶元帅得报马回报，遂命矮子蒋林身带火号，驾光遁而去。蒋林来到霸林川上空，取出火号，只听“叭”一声，上空亮出一团火球，惊动了徐青等三路人马。他们早已束扎停当，一齐向霸林川城头杀来。粉面二郎徐青、八臂哪吒宋金龙冲到关口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上兵将早有提防。这一战——

瓯泥佛助关真可恶，矮蒋林打败白如珍。

宋金龙、马飞雄、张飞公带领人马蜂拥攻城，吓得城上守将心惊肉跳。他们深知，如若国王的援兵不到，霸林川顷刻将瓦碎玉消。正在这危急之时，忽然空中飘飘荡荡落下一个和尚，其形古怪。后面还跟随一个女子，道姑装束，不慌不忙，站立城头，向着关内大叫：“你们关内各将人等，休要害怕，今有我等二人相助，霸林川将万无一失。”红毛闻听此言，同城内诸将，个个抬头朝城楼上望去，只见一个和尚，一个道姑。那和尚生成一副怪相，头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耳如蒲扇，坠着一对金圈。他肚大腰圆，手执茶条禅杖，身穿火红袈裟。后边那个道姑，周身素雅打扮，肩插云帚。红毛观罢，向上高叫：“师父系何方人氏？因何前来相助本关？请师父留下法号，日后方好报答大恩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贫僧系西方极乐界人氏，瓯泥佛是吾之法号。后边这道姑不是别人，是白云山仙女白如珍是也。”

我二人保定葫芦国，争夺大明好乾坤。

所以今日来到此，助你打退中原人。”

红毛一听忙跪下，“伏望师父拿章程。”

和尚说：“贫僧来者就是帮你打退中原之兵，何用嘱咐？”说罢，转过身躯，朝着关外厉

声高叫：“中原小辈，休要猖狂！古人言：得意不能再往。霸林川怕你势大，闭关不出，也就罢了。倘若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休怪贫僧多事，杀你片甲无存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关外徐青听了大怒，朝着关上骂道：“妖和尚与那妖道婆听了：休要仗着妖法，兴妖作怪，今日既投罗网，要想逃身，万万不能！”随即吩咐狼虎众将，拈弓搭箭，用乱箭射死这两个妖道！

城下中原数万兵，个个手中执雕翎，  
对准城关放乱箭，犹如飞蝗扑芦青，  
放了半天穿杨箭，妖毛总不伤一根。

原来这瓯泥佛和如珍道姑有缩地兴云之法，即使关下箭如暴雨，他能移地掩身逃走，等你放完之后，再行出现，与你斗法。关下军将见二妖重新出现，又拈弓搭箭，准备再放乱箭。陶元帅站在高埠之上，看得真切，这定是受过异人指教的妖法，遂传令军士不必放箭：他道高一尺，我魔高一丈。

快传蒋林矮将军，会会两个恶道人。

谁知众人寻来寻去，寻不到矮子的踪影。诸将着急，格外惊慌。后队里有个小兵说道：“矮将军在后营睡觉呢。”众人来到矮子身边大叫：“你还定心，霸林关吃紧，陶元帅传你去捉拿两个道人！”蒋林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们不必惊慌，我在这里睡觉，正为此事操心，何用你们来寻？快走开去，我心中有数。”众人说：“你别假装镇静，实则是畏惧妖精，想避而不去。”“呀，你说我畏惧妖精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说罢，矮子蒋林拔脚就走，直扑霸林川城下。

蒋林急滔滔，战场走一遭。  
举目朝前看，妖云空中飘。  
一看心中就明了，霸林川果真来了妖。

蒋林说：“众位大哥不必害怕，拿此二妖，我手到擒来。”宋金龙、马飞雄、张飞公说道：“蒋贤弟不要急躁，让我们把六万人马拉开，排成人墙，将霸林川围好，备防妖人逃跑。”于是六万人马，如雁翅拉开，把霸林川围得水泄不通。矮子随身带上法宝，来到关下高叫：“那城头的妖和尚与妖婆听好，如今矮爹爹前来会你，还不赶快逃命，倘若让矮爹爹生怒，叫你们性命难保。”瓯泥佛和白云姑朝下一望，只见矮墩墩一个毛头老小，随即往下叫道：“小把戏，你不用在此胡闹，谅你人没三尺高，浑身长刀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矮子说：“妖和尚，有种的你下来，矮爹爹与你斗几个回合，方知你矮爹爹厉害。”说罢，妖和尚将两足一蹬，下得关来，手举禅杖，当头就打。矮子遂往旁边一让，插上隐身仙花。那和尚与白云姑大惊：这必不是正道，定是妖邪。于是白云姑随即取出“定身珠”，意欲将矮子定住。白云姑取宝之时，未曾提防，矮子来到她的背后，白云姑正要将宝珠放在口边，吹上一口仙气，早被矮子一把抢去。白云姑叫道：“瓯泥佛爷，快快前去捉住矮怪，他将我的宝珠抢去了。”和尚问：“他在哪里？待我来擒拿。”说罢，来到白云姑身边，矮子仍在他二人左右。他见和尚与道姑站在一堆，他用力将和尚一推，两个妖人对面一撞，碰叮咚，两人撞个倒栽葱，一个头朝西，一个脚朝东。那个妖和尚爬得快，站起来口一张，喷出一股黑气，厉害无比。凡人经着这股黑气，浑身发痒，痒后即肿，毒气穿心即死。矮子见此妖气，随即驾土遁而逃。谁知六万兵马哪知这妖气厉害，所染妖毒者，为数也不少。就是这口妖气，陶帅将士中五百余人——

轻则倒地不能动，重则呜呼一命终。

加之白云姑手执双刀，赶杀一阵，有一路人马被她杀得七零八落。矮子从土中出来，抬头一看，尸首成堆，血流遍地，直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说道：“这就不好了，陶元帅必定怪罪于我，如何是好？”想罢，遂从身上取出镇妖宝珠，对准和尚一珠打来，和尚只见红光一道，打中左肩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连忙用禅杖直扑矮子打来。矮子取出盘龙黄金棒接架还手，战了数合，未分胜败。这时白云姑持双刀上前，助和尚一臂之力。矮子见双拳难敌四手，遂驾

土遁而逃。妖和尚四处寻找，白云姑又怕矮子从土中出来，只得与和尚并肩而行。谁知事有凑巧，矮子从他二人夹缝中钻出，将他二人小腿一拉，只听呼咙咚一声，二妖人冷不防跌倒在地。矮子连忙拿出盘龙黄金棒，照准二妖两肋连打数下，二妖慌忙爬起，飞奔而逃。矮子拔腿就追——

一头追赶一头骂，不怕你飞上九霄云。  
你如逃上东洋海，我到龙宫把你擒。  
你如逃到西方去，我追到极乐古雷音。  
二妖逃得快来矮子追得紧，犹如北风送残云。

白云姑一见不得了，二人不能一同行。必须分道岔开走，他最终只能追住一个人。白云姑想罢，遂对瓯泥佛说：“佛爷，我你必须分开——

我回霸林川内去，你从此一直往西行。”

矮子蒋林见他们分道而逃，只得两者取一，舍小取大，紧紧盯住妖和尚不放。追了一阵，不觉追到西海岸边。

妖和尚纵身跳下水，矮子驾着水遁后头追。  
和尚巧用离水宝，跳出海涛登岸行。  
眼见孤灯渐渐熄，头顶上来了一救星。

来了哪个？来了红岗山红莲洞一妖道，妖名叫洪筠。他在红莲洞苦苦修了千载，魔高道深，无人能比。妖和尚水遁逃过西海，登岸遇着洪筠，直喊救命；又见矮子随后追来，手执盘龙黄金棒，直向妖和尚扑来。洪筠大喝一声：“瘟矮子，休要猖狂，少不得要死在我的手里！”矮子一望，只见又来一个妖道，相助和尚。于是连忙取出定妖珠，对着妖道洪筠上空一撒，立时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，直扑洪筠头顶而来。洪筠见状，喊声：“不好。”正欲躲避，已来不及了，被蒋林的宝珠定住。

眼不眨来气不伸，像尊翁仲路边撑。  
身怀法术无可用，又像泥塑木雕人。

蒋林操起盘龙棒劈头就打。妖和尚见势不妙，遂从口中喷出一股妖气，黑雾弥漫，令人难受。矮子知其厉害，一个土遁，进入土中，暂避妖气。这时，突然来了十多名小妖，都是洪筠的徒子徒孙，知道师父被困海岸，特来相救。他们来到洪筠身边，想把师父驮了动身，哪知他像多年的树桩根深，推摇不动。哎，真是道有道功，妖有妖法，一众小妖掘地三尺，把老妖脚下掏空，“碰叮咚”一声，老妖倒地，众小妖扛起来就走，直往红莲洞而去。

再说矮子从土下匆忙钻出，见只有妖和尚一人，举起盘龙棍就打。那和尚怎敢还手，拔腿飞逃，矮蒋林紧追不舍，且按住不表。

单讲洪筠妖道自被众徒救回妖洞，心怀报复之意。这天，吩咐小妖看守洞门，自己往水旱山拜请妖兄妖弟，前来与矮子决一死战，才肯罢休。章程已定，随即收拾齐备，驾妖雾往水旱山而去。行有一日，来到山前，站在山坡之下，正欲迈步上山，忽见半山之中，奔下一人。洪筠一看，此人生得丑陋不堪，面如锅底，发像红缨；鼻如秤钩，眼似晓星；牙像钢锉，口如血盆。身高只约二尺，且无半丝遮身。手执钢叉，上面挂着七个铜圈。一见山坡来了一人，劈头一叉，扑向洪筠。洪筠喊声：“不好”，遂将身体往下一伏，只喊：“将军饶命，吾非别人，乃红岗山所来之人，特来拜请贵山乌梅老师下山，解我危难。”那用叉的丑怪道：“你既登山拜请乌梅老师，为何鬼鬼祟祟而行，若不早说，定在我钢叉之下送命！”洪筠说：“将军饶命，我是被人吓成如此光景。”丑怪说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跟我上山去见乌梅老师。”众位，这座水旱山，本无兴妖作怪之人，只因山顶之上有一棵乌梅大树，自从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之时，此树就生得枝繁叶茂，受日月精华之气，长成人形，故而此处成了聚妖之地，目下已有一千

余众，这且慢表。单讲洪筠跟着那妖怪上山，遂问：“大师尊姓大名？”那丑怪说：“我叫飞叉黑雄，还有一个妹妹叫黑翠莲，她法术多端，无人能敌。”洪筠道：“恕我无知，失敬了。”二妖来到高山，山中并无房屋，尽是些石洞石巢，为群妖安身之所。洪筠来到洞中，只见一人身如黑炭，眼如石卵，黑雄向洪筠说道：“这就是乌梅老师。”洪筠上前施礼，乌梅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道：“吾乃红岗山洪筠是也。乌老师，你将我忘了。”乌梅朝他定睛一看：“啊，想起来了，是洪筠老弟，来此何干？”洪筠遂将他与瓯泥佛被一矮子打败之情告诉乌梅说：“逃到此地，是特来请乌老师出山，助愚弟一臂之力，但不知尊台可否相助？”乌梅听了，呵呵一笑：“原来你在西海岸被一矮子打败了？那矮子有多少人马？”“那矮子单身一人，并无一兵一卒随身。”乌梅听了，觉得好笑：“你身有千年道功，敌一个矮子总对付不了，真是可笑！好，你既来此，也不叫你空跑。”说罢，打发黑雄兄妹两个，跟洪筠师父去将矮子擒来。黑雄答应一声，遂将他妹妹黑翠莲叫了一同下山。洪筠老妖前面走，黑雄兄妹后头跟，

一阵妖风了不得，站在海边把眼睁。

三妖来到西海岸上，洪筠抬头一望，不见矮子人影，也不见瓯泥佛身在何处，只得沿海岸向前寻找。寻了五里路程，叫了万遍千声，也不见瓯泥佛的身影。于是又向前追寻，不觉来到虎牙滩下，见瓯泥佛在前，矮子蒋林在后，二人打打停停，忽而不见矮子蒋林，忽而又见矮子拦在瓯泥佛面前。黑雄手执五齿钢叉，上去厉声喝道：“大胆矮鬼，休得无礼，不可欺我瓯泥佛爷！”瓯泥佛抬头一看，不知洪筠从哪搬来这异形古怪的一男一女，倒是壮了他的胆子，顿时变得凶悍起来。矮子蒋林见了大怒：“瘟妖，你从哪里勾来这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比妖更怪的恶魔，想与你矮爷爷比手！我矮爷先说在前，识相的，快快逃走，丢下那两个老妖，让我收拾；若不听我规劝者，立刻现你原形，毁你千年道功。那时你就悔之晚矣！”黑雄哪里听得进去，端起五齿钢叉，劈面就向蒋林叉来。蒋林转身躲过，二叉又将过来。蒋林随手摸出隐身花对耳上一插，喊道：“你是何方妖孽，必须快快说来，如不道明，立即叫你现出原形！”那黑雄兄妹心里吃惊，只是东张西望，不见蒋林在何处叫骂。洪筠在旁道：“黑将军，要谨防矮子放宝伤人！”黑雄似乎不怕，叫道：“矮鬼，是好汉，就得出来明斗，何必躲藏？若要问我大名，乃水旱山乌梅老师门下的名徒，黑雄是也。你这矮鬼，姓甚名谁，何方人氏？也该通名报姓！”蒋林道：“你矮爷是高山上点灯明望大，井底栽花根子深。山东境内蒋家村，爷爷的父名叫蒋正，我蒋林昆仑山上学仙法，毛本是我的大师尊。

只因群妖罪孽重，派我下山来捉妖精。”

蒋林说罢，随手摸出一件宝贝。他自己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木鱼锤子，上头又不曾装柄。心里想：“毛本师父也太小气了，给我一个缺柄的木鱼锤子，能成何用？不管它，且来掼他一下。”随即钻出地面，对准黑雄喝道：“黑妖看宝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呼——托”一声，黑雄被打中倒地，连滚几滚，现出原身，原来是黑鱼成精。木锤打中黑雄，又对黑翠莲身上一弹，黑翠莲倒地现形，也是个黑鱼妖精。蒋林见两条黑鱼在那乱跳，心上好笑。只是说——

“小小木锤不经心，又不重来又不轻。

我还当它没用处，一锤击破两妖精。”

两妖被木锤击破，现出黑鱼原形。矮子遂将木锤收进宝囊，用盘龙黄金棒将一对黑鱼挑上左肩，准备带回烧鲜鱼汤下饭。再说瓯泥佛与洪筠老妖见黑雄兄妹都露出原身被捉，直吓得魂不附体，并肩而逃。矮子用目一扫，挑着黑鱼，随后就追，不觉追至虎牙滩下，跌了一个跟斗，那一对黑鱼落地，跳了两跳，咕噜一声，跳入水中逃生。枉修千年道行，仍归鱼虾等类，以后再也不提。

再说矮子爬起身来，也不问黑鱼落水，只顾追赶妖和尚与洪筠。不料追出虎牙滩外，二妖分头而逃，洪筠逃回红莲洞，紧闭洞门不出，要等陶元帅兄弟重逢，那时兵困燕山——

群妖联结摆战阵，洪筠才出洞逞帮凶。

矮子蒋林，先是追赶两个妖精。眨眼之间，二妖分开各走一路，蒋林只能盯住瓯泥禿驴追赶。随后大声骂道：“我今不把你秃头擒拿住，誓不为人叫蒋林。只见和尚驾云空中走，蒋林遁风后面跟。二人慢走赶上天边雁，快走如同过天星。一个是西方来的瓯泥佛，一个昆仑山上学道人。”

瓯泥在前抬头看，一座高山挡住身。

急忙收云归下界，蒋林也棒打鲜桃落山跟。

忽然刮起一阵风，不见瓯泥的影和踪。

蒋林不见妖僧，十分吃惊，莫非他入土去了？随即驾土遁寻找。在土里找了一会，也找他不到，连忙从土中出来，忽见山腰间有一石洞，洞旁有一碣石，碣上有四个大字——“白云仙洞”。矮子心想，那妖僧定是进洞躲藏去了。想罢，直往里闯。来到里边，只见一位白面书生模样的人，坐在石床之上闭目养神。众位，这座山就叫白云山，那洞正是白云洞，是白云仙姑所在之地。白云仙姑从葫芦国提来陶文彬的尸首，将他救活，向他拜了九十九天，欲取陶文彬的元气。因此她每天到山上采药炼丹，给陶二爷补养，然后吸取他的元阳精气，她才能成大罗神仙。这时，白云姑正在山间采药，不在洞中，蒋林在洞中对陶文彬喝道：“你这妖和尚真是妖法多变，方才看你进洞，怎么变成了白面书生，好不狡猾！”陶文彬向矮子吐了一口唾沫，“呸，你是何方小妖？误入洞中，满口胡言，还说别人是妖，真是贼喊捉贼，还不快快出去！倘若迟延多时，等仙姑回来，只怕你性命难保。”蒋林问：“这洞里的妖精共有多少？”陶公子说：“你是妖怪，不能说我也是妖怪。”矮子道：“你是妖和尚变的，我矮子是人，且不是无名之辈。你如不信，让我把家乡情形说给你听——

矮子开了声，“妖人你且听。”

陶二爷说——

“你不称官人，怎叫我妖人？”

矮子说——

“你又不是哪女人的夫，怎可称你是官人？”

陶二爷说：“我乃官宦之后。”“你是官宦之后，我矮子也是员外家所生。”“你家住何地，父名母姓，讲来我听。”

“我家山东济南府，南门之外蒋家村。

父亲名字叫蒋正，母是洪氏老安人。”

陶文彬问：“你爹娘共生几男几女？”

“爹娘未生多男女，只生我姐弟两个人。”

“你姐姐的芳名叫什么？”

“姐姐名叫蒋赛花，我矮子名字叫蒋林。”

陶文彬连忙起身，口称：“失敬失敬，原来是我舅大爷到了，请坐。”

“呸，你这个瘟妖，套我口气，讨我便宜，冒充我姐夫，该当何罪！”陶文彬赶忙上前：“舅弟你不必生气。我今实不相瞒，我乃北京人氏。”矮子道：“北京都出些害人的奸贼，马屁精也出在北京。你说是北京人氏，姓甚名谁？你的上人官居何职？因何事来此洞中与妖勾搭？说不明白，万事俱休，倘有含糊，决不轻饶，还要叫你现出原身。”陶二爷道：“贤舅弟不必生怒，听愚姐丈把家乡情形道来。”“呸，我的姐丈姓陶，不是姓于，你不要在我矮子面前胡混！”“哎，我说愚姐丈，是谦虚之意，并非姓愚。贤舅弟你且听着——

“我住燕山北京城，父是当朝首相陶大人。

只因偏邦进来穿金扇，害了我陶家一满门。

严奇老奸想夺扇，虚言诬词奏当今。说我相府起反意，要夺大明锦乾坤。弘治皇听信谗言把旨下，灭我陶家九族根。我父一吓坠金死，母亲自缢命归阴。爹娘死后又被斩，好不容易逃出我兄弟两个人。兄长落在扬州地，我被神风刮进王家门。王氏佳人见爱我，两个丫环做媒人——

第一次招赘王素珍，还有方翠莲女千金。

第二次逃到山东地，遇见胡家三鬼行短径。我被掳去入了伙，逼得墓里去盗金。偏巧是你姐蒋赛花暴死的墓，所有金银都盗尽。胡家三鬼盗墓之后丧良心，把我推进你姐的新坟墓——

我在墓中苦挣扎，救活你姐一性命。

双双回到你蒋府门，你爹娘如获宝和珍。

喜不胜多高兴，招我在贵府成了亲。

舅弟呀，只因我家仇还未报，一心到湖广去借兵。在路行至淮安府，又在王天官府中招了亲。那日正值天官六十寿，请来戏班唱戏文。那班头康凤做过都御史，有位月娥女佳人。她爱我品貌文才好，与我暗结丝罗定终身。不料康凤知道了，逼我班中学戏文。那日唱到湖广地，木刀砍头命归阴。棺材被葫芦国抢了去，放起烈火把尸焚。多亏白云仙姑将我救，提到此山救性命。她逐日山间去采药，要取我元气与精灵。舅弟呀——

如今仙姑在山中采药草，洞里只剩我陶文彬。

偏巧遇贤弟来到此，可能搭救我出洞门？”

矮子句句听得真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姐丈呀，你千万放宽心，我蒋林救你转回营。

“贤弟，你把我救回什么营？”“姐丈，你兄长陶文灿为了报仇，屯兵数万于葫芦国霸林川抢救你的灵柩，我就是在霸林川打败两个妖僧追到此地，恰巧遇见姐丈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姐丈，此处不能多待，快快随我出去见你兄长陶大元帅，共议报仇大事。”

他姊舅二人前脚走，白云仙姑后脚跟。

蒋林与陶文彬刚离白云洞不久，白云姑娘从山中采药回来，不见陶文彬人在，乃大吃一惊，屈指一算，方知被人救走。于是束扎一番，走出洞门，追赶陶文彬去了。但蒋林驾的风遁，她哪追得上！

再说蒋林背上陶文彬风行如飞——

饥不食来渴不饮，直扑陶帅大兵营。

自从蒋林打败瓯泥佛跟踪追赶过去，数日来未见回营，众将惊疑不定。正欲着人出去打听，忽有守营军士直至大帐，禀报元帅，营外矮将军回来了，肩上背了一位白面书生，面如霜白，不知是哪国的人氏？这时，大帐内正是众将军在那议事，闻听蒋林回营，男女人等一齐出帐观看。但见蒋林背着陶二官人直往大帐而来，从肩上放下陶文彬，往上施礼：“元帅在上，请放宽心，二官人救回来了。”陶文彬抬头一望，见他兄长威风凛凛坐在虎帐之上，连忙上前参见兄长：“大哥在上，你弟活着回来了，望勿悬念！”陶文灿心里格登一下：世间哪有这种奇事，明明身死之后又遭火焚，岂能复生？不觉凝视一会，见他面黄肌瘦，发如刑囚，乃问：“你是陶文彬吗？”“兄长，我正是你弟陶文彬。”蒋林亦上前说：“元帅，你毋庸置疑，是我从白云洞将他救回的。此间的一情二节，陶二官人已说得明白无误。”陶文灿听罢，随即步下虎帐，一把拉住陶文彬的双手，泪水涟涟：“我苦命的弟呀，真急坏我们大家了——

只说今生难相会，谁知枯木又逢春。

只为你木刀身丧命，葫芦国不仁抢尸灵。

牵动了七山八寨大兴兵，为我陶家费尽心。

徐千岁派人到各山寨去送信，联合起来讨番兵。各路人马齐会合，推我出山挂帅印。

朝阳关上一场战，番将当场丧了命。

红毛番贼难抵抗，突然来了二妖精。

一个自称瓯泥佛，一个自报女道人。二妖虽有一身法，难敌我将矮蒋林。一下追去好几日，急坏营内众豪英。正欲派人去打探，眼见我弟回大营。

贤弟呀，手足重逢千万喜，夫妻相会好叙别情。”

陶大元帅说罢，吩咐军士儿郎备酒，为陶二官人接风压惊。这里陶文彬刚要离帐走向后营，那旁迎来了王素珍把他接到女帐茶厅，命军士献茶。茶饮数杯落盏，早有方翠莲、蒋赛花、康月娥闻讯赶来，与王素珍等四位夫人，向陶二官人诉说离别之情——

王氏说，奴为你，苦水吃尽，

方氏说，为官人，全家遭坑。

康氏说，为夫君，肝肠哭断，

蒋氏说，为兄嫂，玉门关盗银。

蒋氏泪水如雨注，就少二次死同茔。

蒋氏哭罢又说：“那时奴与刁氏嫂嫂来到玉门关，正值她怀孕足月，急等分娩，只吓得我一无主张。那时人到急处，船到浅处，灵机一动，就求薛寡妇结拜干娘。幸亏薛奶奶心肠好，为她请稳婆接生，烧煮胡椒姜汤暖身。

指望生下陶家后，谁知产下一个肉球血淋淋。

刁氏嫂气得生大病，连病百日未起身。

奴为嫂不分日夜侍汤药，险些两人命归阴。”

蒋氏说得泪如雨，陶文彬听得泪直淋。

他二人对面诉凄苦，旁边走上康氏女佳人。开口就把官人叫，又对蒋氏嫂嫂尊一声——

“一切苦情暂不数，来日方长叙天伦。

官人得以转回营，妯娌们要叩头谢神灵。”

矮子一听，大叫不停：“各位姐姐，别忙别闹，你们烧错了香，认错了庙。不先谢我矮子蒋林，倒先谢天地神灵！不是我在深山古洞将姐丈救回，你们怎得夫妻相逢。”随即王素珍、方翠莲、康月娥一齐上前道：“怪我们姊妹欠礼，应当先谢贤弟。”蒋林说：“我矮子当真拘礼？不过是闹个玩笑而已。”这时，王素珍倒想起一事来了。连忙叫道：“我儿陶滚，快来与你义父见礼。”陶滚上前：“爹爹在上，不孝孩儿叩见爹爹大人。”陶文彬朝陶滚一看，心上顿生疑团，看他年纪与自己相仿，为何口称爹爹？看来断然不是王氏亲生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想罢，二官人面无悦色，不睬不理。王素珍早就看出二官人的心境，遂缓步上前：“官人，我儿与你见礼，怎么一言不答，是何道理？我王素珍若不是这义子相助，你陶家报仇如何能得心应手！你官人须知，他并非无名之辈，是九龙山的寨主，身边还有众多能将，为抢救你官人不知费了多少心机。”陶文彬听罢，方知其情，自觉无理多疑。遂起身说道：“我儿请坐，这些时来苦坏你了。”王素珍与陶滚这才如释重负。

诸将谈论已毕，陶元帅吩咐杀猪宰羊为蒋林庆功，犒赏众人，一连忙了三日方休。这时，陶元帅与刘蛟先生商议：“先生，本帅兄弟已得团聚，往后战事如何进行？”“元帅在上，我等此次发兵，并非争邦掠地，只为陶二官人。如今二官人已经救回，就不必再向葫芦国用兵。况且出兵在外多时，八盘山徐老千岁想必是日夜盼望，期待佳音。依我刘某之见，朝阳关仍由江滚驻守，谅他葫芦国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们统兵回八盘山再议除奸报仇大事。元帅，你意若何？”陶元帅一听，觉得此言有理，遂向各将传令：各山寨将领立即检点人

马，打扫军营，整顿旗鼓，祭奠阵亡儿郎。这一切办完之后，拔寨启程，回八盘山本营。

兵马队队往前行，旌旗招展如彩云。

慢走打起逍遙鼓，快走马蹄像彈琴。

八盘山听得凱旋讯，放炮九响迎三军。

## 六、严苏叛国谋大明 陶徐除奸定乾坤

秃笔是羊毫，拙讲达通宵。  
写尽一代英雄泪，道出半部明王朝。

得失荣枯总在天，机关用尽徒枉然。  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螳捕蝉。

故国风光三千里，深宫妖淫二十年。  
一声惊雷醒万物，两滴泪珠落君前。

气是惹祸苗，不忍灾自招。  
忠厚由人笑，气傲犯律条。  
诸君若不信，且看各奸刁。

一文劝过一文来，前册讲过后卷开。  
前册讲到陶元帅率兵浩浩荡荡回到八盘高山上去，  
弟子再讲清江二次摆擂台。

说者，上册经文讲到陶文灿挂帅，发兵去葫芦国抢尸夺柩，在霸林川获胜。矮子蒋林在白云洞救回陶文彬，他们兄弟相会，也就与葫芦国休战，回到八盘山再论除奸报仇大事。这且慢表。再讲清江总镇奸贼严霸，头一次在龙泉县捉住陶文灿，将他打入囚车，起解北京，经太行山被王素珍劫获，且损兵折将；第二次在清江摆擂，陶文灿中计被捉，又打入囚车，在青龙山口遭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兵马围击，又丢车损兵，还赔了其外甥女苏玉兰，大败而回。严霸败回清江，想想伤心，又不服气，一心要消灭忠良后代，根除后患。这天，他在清江聚集群奸，设谋定计。他说八盘山啸聚的势力渐大，各山寨的叛军也日渐增多，且互相联结，如不把他们灭尽，将是后患无穷。如今我等在清江再次摆擂，挑逗他们上网入套。

倘若二次摆擂他不到，登州府里再兴龙灯。  
借灯聚众诱反叛，叫他飞蛾投火自烧身。

严贼主意已定，还要修表上奏朝廷。  
灯下修表一整夜，明早差人送进京。

此情不表。再说八盘山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人马上山，徐千岁见陶文彬死而复生得救回来，格外高兴。陶文灿请求立刻发兵杀上北京，为陶、方、王三家报仇。刘蛟先生说：“我已测知其情，清江严霸又施诡计要再次摆擂，算计你们。我看，发兵北上还为时过早，必须先去清江打探一番，看看他们玩的什么把戏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”陶文灿一听，说：“先生说得有理，让我先去打探。”陶文彬道：“兄长且慢，小弟与你一同前往。”刘蛟说：“不可。大官人前去，我不阻拦，因他遇上了玄女娘娘，吃了九龙二虎，面目变得赤红，力大无穷，可以对付凶敌。你二官人至今元气未复，体质很弱，岂能前去闯贼？倘有失误，如何是好？”蒋林随即上前道：“请先生放心，姐丈前去自有我矮子照应，谅来无碍。”陶滚亦上前说道：“清江之行，我也一同前去，保定我伯父与干爹万无一失。”刘蛟遂与徐千岁商定，打发他们四人下山，先到登州私访一番，然后再往清江打探。但不可私仗义气鲁莽行事。说罢，四人准备好川资

行囊，辞别徐老千岁与刘蛟先生，以及他们的各位夫人，直向登州进发。

不提四人登州行，再讲严霸一奸人。

严霸奏表进京，就在清江教场上搭起擂台，四城八道派上暗探，察访有谁进城打擂。原来他奉旨摆擂，故意将消息传扬出去，好叫陶王等四家上钩，一举将其打尽。谁知等了十四五天，未见动静，就打发他的儿子严娘、严仙赶往登州，叫登州府兴灯聚众，另作暗算。那时，是四月将终，五月交初的时节。登州府见是严霸总镇之令，谁敢违抗！登州府就将兴灯告示贴到四城——

不论商贾与乡绅，大家小户要兴灯。

如果哪家不兴灯，违抗总镇罪不轻。

王法如天，官法如雷，告示定得严，谁人敢违抗。家家户户忙扎灯，忙坏了登州城里巧匠人。水上装饰龙舟，城里彩扎龙灯。大户人家扎古人灯，小户人家扎狮子走马灯。也有人家想不到灯名扎，扎件胎、卵、湿、化四生灯。

家家户户忙扎灯，也忙坏严娘、严仙二奸人。

他们忙什么？忙了调兵遣将，暗派心腹之人，扮成平民百姓假充看灯之人，暗访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人等。

倘若进城来看灯，叫他插翅难逃生。

严贼安排停当，叫登州府出令试灯。那天是五月初四，登州府的旗牌官，肩扛黄旗，手执铜锣，“咣、咣、咣”，沿街鸣锣，口喊：“今天严老爷试灯，各家各户的彩灯到十字街聚会！”这下，猪头灯前面走，狮子灯后头跟。龙灯队里夹马灯，平台走线亮锃锃。

鞭炮放了不绝声，登州城闹得沸腾腾。

再说陶文灿等四人，下得八盘山直奔登州而来。路上只听人谈论，登州府里大兴灯。英雄迈开虎步走，登州不远面前呈。三里听到人嘈闹，二里听见买卖声。商贩开口七个字，货真价廉不欺人。英雄们——

无心观看城外景，直扑登州古城门。

进得城门抬头看，见有二老对奕比输赢。

英雄们停下脚步看一看，还听二老唱出棋曲声：车走直路马走斜，炮打当头隔一家。卒子过河沿途吃，相飞田字士保家。韩信若无张良计，怎敢兴兵过来争。

陶文灿一听暗中赞，下棋也是动刀兵。

英雄迈步二重门，只听骨牌曲儿唱出声：说什么天牌出来观星斗，地牌出来看天文，人牌出来投宿店，娥牌出来叫关门。

陶文灿听了暗思忖，推牌学问还很深。

四杰又进三重门，看见了一群二八女佳人，手提鸡毛踢毽子，不料花鞋失落在街心。那个佳人红了脸，连忙拾起花鞋手里拎。一众姊妹来作弄，抢过她花鞋去做“躲躲寻”。

四英杰看了真好笑，三街六巷闹不清。

迈步又进四重门，买卖之声闹盈盈。

一是兴隆典当店，二龙戏珠珠宝行。

三阳开泰南货店，四季行里水果鲜。

五颜六色绸线店，六谷满仓粮食行。

七星剑挂古董店，八卦旗下测字忙。

九江装来瓷器货，十字街上茶馆坊。

茶馆店里杯碰杯，酒店里面盅叠盅。

铁匠店里兴兴轰，丝弦店里乒乓崩。

石灰行里雪雪白，乌煤行里暗通通。  
饭店门前摆胡葱，皮匠师傅口銜鬃。  
开水炉叫老虎灶，混堂门前挂灯笼。  
遇到一班小弟兄，解开衣衫拍拍胸。  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  
街坊景致说不尽，略表几句散散心。

四个英杰观看街中景，东街来了一位二八女佳人。两个丫环随后走，那佳人就像南海活观音。她主仆三人前头走，后面跟上浪子几个人。头上帽子歪斜戴，拖鞋的搭没后跟，上身衣服一把掩，画眉笼子手中拎。这个说，佳人生得多美貌；那个说，好似嫦娥下凡尘。一个说，芙蓉面上粉红嫩；一个说，满口米牙白如银。有的说，一双金莲多好看，满帮花鞋俏争春。

倘若与我过一宿，少活几年也甘心。

正是那浪子下流话，惹怒了街上陶文彬。他想道：“谁家没有姐和妹，谁家没有女娇娘？只知满口胡言侮辱人家女，岂不知亵渎礼教乱常纲——

等我陶家有升腾日，定拿你们坐班房。”

陶文彬心里想来脚下走，不觉红日已西沉。就在登州城里投宿店，吃过晚饭再看灯。四人吃过酒和饭，忽听街上锣鼓声。

店铺门前摆香案，爆竹声声迎龙灯。  
灯队列出长蛇阵，廊檐下站满看灯人。

陶文灿低声对陶文彬说：“贤弟呀，看灯看灯，不要多灯。”“哥哥，什么叫多灯？”“就是说，看灯看灯，不要作声，不要议论，要当心奸贼有暗算之人。”矮子蒋林说：“我们晓得，不须大哥细细叮咛。”

四人迈步把街坊上，只见密密层层人挤人。  
高子攀住矮子望，矮子搬砖垫脚跟。  
胖子轧得汗放放，瘦子只喊骨头疼。  
癞子轧得火冒冒，冒失鬼只当叉高灯。  
一众小姐忙看灯，手拉手儿不离身，  
生怕被少豪来冲散，半夜三更难回家门。

这次登州兴灯，看灯的人特别多。白天在海边看龙舟竞赛，晚上城里闹灯，加上奸党严霸派了兵将，扮成平民百姓，挤在人群中假充看灯，暗里打探八盘山下来的人。这就好人夹坏人，谁也分不清。人如潮涌，只向前拱。就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严贼的几个暗探，算是尖眼快，看到一家烧开水的老虎灶上空着，无人去站，他们就肆无忌惮地对老虎灶上一跳，占个有利地位。老虎灶的老板娘一见，大吃一惊：“你们这些崽子不要命啦！脚下是滚开的汤锅！”那些小贼，不理她的呼唤，拼命地往灶上挤钻——

只听噼叭噼叭响几声，锅盖踩得碎粉粉。  
又是啪秃啪秃几声响，两脚下锅像煮馄饨。

看灯的只顾看灯，两个小贼双脚烫得像剥皮田鸡，别人头也不伸，只顾争先向前看灯。

天上放的气球灯，地上走的兔子灯；  
檐下挂的鲤鱼灯，一对鲤鱼跳龙门。  
陶氏兄弟抬头看，后面又来鳌山灯。

来到近前一看，鳌山灯彩，令人喜爱。上有一匾，匾上有四个金字：“火树银花”。左右有

对联一副：

上联是：灯月交辉岁岁四时添吉庆；

下联是：星光焕彩年年八节保康宁。

中间挂的“四戏灯”，扎的是平台走线，一拉一亮，真正像样。

夏桀王，戏妹喜，南巢同死，

商纣王，戏妲己，赴宴鹿台。

汉吕布，戏貂蝉，凤仪亭内，

鲁秋胡，戏内妻，返国还乡。

四戏灯台走过去，后面又来“四义灯”。

陶文灿他们四人正欲上前看“四义灯”，只见里面人头乱动，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：“我们登州今年兴灯，是一位清江总镇严霸为捉反叛而兴的。内有兵将二百余，身带图像，暗访反叛。”有人说：“哦，原来有此缘故！”说罢，众人散开，不再多言。此时，陶文灿听得明白，说与陶文彬、蒋林、陶滚知道。矮子蒋林说：“大哥放心，量他不敢捉人！这登州乃我虎穴之地，岂容他奸贼撒野！”陶滚说：“我们只管看灯，但多加小心是了，至于奸贼他能怎样，何足挂齿！”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后面又来神仙灯。

普贤神，骑的是，青毛狮子，

文太师，跨一匹，乌黑麒麟。

韦驮手执降魔杵，睁大眼睛朝北撑。

只准香烛供品担向里，草叶子不准出山门。

二郎神，随身带，嚎天犬，

哪吒神，脚下踏，风火巨轮。

孙行者手舞金箍棒，上天入地打妖精。

白骨精逃入妖魔洞，一棒打它现原形。

赵公明，捧元宝，日进斗金，

老寿星，下凡来，骑鹤腾云。

姜子牙骑匹“四不象”，肩背桃木剑两根。

日保文王理朝政，夜为百姓驱瘟神。

前面灯头走过去，又听后面锣鼓声。

陶文灿看过这队神仙灯，赞不绝声，说：“这些神仙真能，保护百姓人口平安，五谷丰登。”早有九龙将军说道：“伯父在上，我们不能光顾看灯，还要谨防奸贼之人。如果遇上严、苏二奸，决不轻易让他逃生。”矮子蒋林说：“我们来此所为何事？岂能放他过门！”陶文彬说：“不可私仗血气之勇，既有此意，还要见机行事。”矮子道：“遵姐夫之命，要胆大心细。”说罢，四人又沿街前进，迎面又来一班灯球，鞭炮声声，锣鼓喧天。陶文彬一见，开口就念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念罢就说：“哥弟们看呀，‘三国灯图’来了——

有小乔，流泪珠，怀抱幼子，

叹夫君，周公瑾，力保东吴。

官封至，水军师，都督元帅，

领儿郎，遣兵将，盖世无双。

大意借出荆州地，谁知一借不回吴。

刘备请来诸葛亮，三气周郎入阴都。”

前面小乔哭过去，后面阿斗又出场。——

有甘糜，二皇嫂，身背阿斗，  
对西北，叹一声，皇叔我夫。  
你在他，荆楚地，尽享乐意，  
可知我，在曹营，受尽折磨。  
自那土山降曹贼，关二爷在曹营费心思。  
曹操定下美人计，我二叔灯下读兵书。  
恨许褚，与张辽，心生毒计，  
灞陵桥，挑红袍，那肯服输。  
只望阿斗成长人，好把曹操刀下屠。

“三国灯图”刚走过，后面又来花鼓灯。花鼓老头没多高，花鼓老妈会扭腰。——

花鼓一打闹嘈嘈，薛仁贵征东放飞刀。  
唐王马陷入淤泥河，多亏薛礼救还朝。

花鼓灯头正好看，龙灯、马灯又来了。这遭，狮子灯里夹马灯，马灯后面跟龙灯，还有胎、卵、湿、化四生灯。灯连灯来人连人，男女老少争看灯。

只见舞起龙灯云肚里滚，狮子着地四翻身。  
猴狲灯，走出来，毛头贼脸，  
挑担水，过金桥，脸红到耳根。  
八哥灯，画眉灯，笼中叫喊，  
布谷鸟，连夜叫，三麦起身。  
虾儿灯，舞马叉，勒头暴眼，  
河蚌灯，小气鬼，自己关门。  
蛾儿灯，飞过去，自投灯火，  
蚊虫灯，飞过来，会丢冷针。  
鳌鱼水面走，鲫鱼水下蹲。  
鳝鱼洞里躲，螺蛳滩边生。

前灯过去，后灯又来，五光十色，目不暇接。陶文彬对陶文灿说：“哥哥，我们不能光顾看灯，到现在还未访到严贼的奸人。他们沸沸扬扬说清江摆擂，是为捉我们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人等。如今登州兴灯，又访不见他们动静，这是何故？”矮子蒋林说：“如此看来，我等赶往清江再去看擂。”九龙将军陶滚说：“事不宜急，既到登州，索性看灯。”陶文灿说——

“我们看灯都是假，寻访严贼是真情。  
如若大街探不到，再往后街看花灯。”

他们四人来到后街，忽见一家府第门前，高搭彩棚，挂五色灯球，甚是威严。陶文灿用目朝里一望，只见一位品貌端正的公子，周身装束儒雅，身边有两个家童，手里拿着金漆盘子，盘里都是散碎银子，准备龙灯玩到他的门前，赏赐众人，故而早早在二门之内等候。又见头门之外兵器架上，放着各种兵器。四人看罢，满心惊疑，想来此户定是贼人所居。矮子说：“不问他是贼是盗，用他的兵器，先要一套，看他府内有何动向？”说罢，陶文灿走上前去，一伸虎爪，将那口大刀拿定在手。立个门户，先要“乌龙摆尾”，后要“猛虎出林”，又要了“金鸡独立”、“枯树盘根”。那二门内书生装束之人，用目一瞧，心下大惊，暗道：“此人并非是登州人氏，这等高强武艺，确非寻常，定是将门之后。”又见旁边随着三人，那相公便转惊为喜。惊者，不知他们系何方人氏，来此何干？喜者，此四人面目和善，无有恶意。欲上前请教，又自觉羞惭，难以启齿。无奈，便对两个家童说道：“你们看此人刀法如何？”家童道：“相公，我等看来，此人定是名将后裔，但不知大官人可认识与他？”那官人说：“我与此人——

麻布洗脸初相会，烧饼不熟面又生。

你们等他要过大刀，悄悄将他请进书房，就说我家大官人有请好汉，到里边去有话相谈，叫他切勿推辞，尽管进内无妨。”家童答应一声：“晓得。”再说陶文灿要完大刀，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气，仍将大刀放归原处。早有陶文彬在一边催促道：“我们走吧，与这府上又毫不相识，让人家出来说长道短，我们颜面何存？”矮子说：“你姐丈胆量太小，我们不过在此试试兵器，又不曾偷盗他的物件，就是说上几句，谅来也不会轻视我们的。自古有言：在家敬人，出外才有人敬。”不料这句话惊动了内里两个家童，对他家官人道：“你且回后房去吧，让我等出去将那耍刀之人请来。”这位官人折回后房，两个家童商议：“我们出去用话吓唬他们，倘如来路不正，自会惊慌失色。”说罢，二人在里边一声吆喝：“呀呸！谁敢大胆来至府前。是个什么角色？不要走，看我金镖取你！”说罢，故意把手一伸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放出一枚金镖，把个陶文彬吓得惊魂丧胆，拔脚就逃——

陶文彬一吓急急逃，就怕后面放飞镖。

不分东西南北向，也不管路走哪一条。

蒋林跟在后面叫，你姐夫胆子实在小。

陶滚一见也着躁，上前追赶急急跑。

陶文灿说：“你们不必放大声，循他足迹紧相跟。”

按住蒋林、陶滚追赶陶文彬不提，再讲文灿海洪星。陶文灿怕蒋林、陶滚大吵大喊惊动奸贼，惹出是非，所以打发他们随后寻踪觅迹，把陶文彬追转回来。陶文灿仍然站立府前，早被两个家童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什么来到我家府第，献什么高艺？不要走，到里边去见我家大官人！”陶文灿说：“你这两个瞎了眼的囚徒，咱老子一不奸盗，二不邪淫，为什么拉拉扯扯的，成何体统！如再放肆，少不得老子将你们囚头摘下，看你有何话说。”二家童说：“谅你不是好汉，定是无名之辈！如是好汉，跟我们去会会大官人，方为豪杰。”“你家大官人难道吃人不成？”陶文灿说罢，跟着就往里闯。两个家童慌慌张张到小书房报道：“大官人在上，那个耍刀之人，异常勇猛。我们两条性命几乎丧他手下，只得用好言诓进。”“那人现在何处？请他进来。”这时，陶文灿大摇大摆已走进书房。那大官人立即起身迎接：“好汉请坐。”陶文灿说：“你是大官人？在下失敬了。”“好汉休要客气了。”陶文灿说：“但不知官人的家童，将在下擒来，是何意思？请你讲明。我等闲游到此，还有要事，不能耽搁多时。”“好汉将军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必心急。今日差遣家童请将军进来，他们可能把请字误听成擒字，多有得罪，望将军休要生怒，容后定当责罚！”陶文灿说：“好说了，不必加责于他。”陶文灿暗自想道：这个官人，为何是女子之声？谅来其中必有缘故。据他说来，请我到此，还不知他按的何心？想到此处，说道：“大官人，有甚话说，请早说来。”“将军呀，请来无别，因见将军在吾门口耍一套武艺，实在令人钦佩，故此请来，敢问尊姓大名，尊府何处，今来登州有何贵干？望将军不吝赐详。”“大官人要问我家乡所在，实不相瞒，吾乃北京人氏，姓邹名文灿是也。因听得登州龙灯热闹，所以来玩耍一番，但不知官人尊姓大名呢？”谁知那官人见陶大爷动问，顿时面目生红，无言以答。众位，你们知他是何人？他并不是官人，是个闺阁佳女。她父亲名叫陈高贤，母亲朱氏，只生这位闺女。陈老爷在朝，官拜左殿丞相。当日在朝，与陶首相有八拜之交。自从陶家满门遭害，这陈高贤久有不愿为官之意，欲归林下隐居，后闻陶家逃出两位公子，经常想打听他们的下落，所以他虽身在朝廷做官，却暗中察看奸贼的所作所为。这个小姐名叫陈翠娥，自幼欢喜男子打扮，练得一身武艺，金镖出众。但遇见英雄好汉，均要请进府内备酒款待，临行时还要赠送川资。所以今日会见陶大爷，亦是爱他的武艺高强。陶文灿问他姓名，面生红晕，难以回答，怕的露出女子原形。停了一会说道：“将军问我，舍下姓陈，我父名陈高贤，母朱氏。父

在朝官居左殿丞相。今日请来将军，有一事相商，但不知将军可能应允？”陶大爷说：“官人，在下误入贵府，承蒙见谅，亦不知官人所议何事？在下无有不允之理，请官人只管明言。”陈翠娥腼腆一会，轻启朱唇——

“今请将军无别事，有件天缘奇遇大事情。  
叫我羞羞答答难启齿，不说你该肚里明。  
舍下我有一小妹，年方二九未许人。  
将军若允姻缘事，我愿从中做媒人。”

陶文灿听罢，心中明白，已知内里之机，分明就是她，哪有什么妹妹嫁人。想罢，不如用话钓出他的腹内实情。说道：“官人，承情不弃寒微，令妹欲许在下，在下已经婚娶四房，不得再娶。但我舍下有一小弟，亦是武艺过人，你既有爱武之心，望官人将令妹请出来与我稍看一眼，许与我弟可也？望勿推托相阻。”陈翠娥说：“将军错矣。岂有大伯代弟相亲之理？”“官人，这话从何说起，你既能替令妹作主，我岂不能为舍弟相亲？”——

这一句问住女佳人，含糊半天才开声。  
“舍妹是我我是妹，妹妹即是我当身。  
爹娘未生哥弟妹，单生奴家一个人。”  
陶文灿说：“你乃男子装束，怎又说是女子呢？”“将军呀——  
“爹娘爱我如珍宝，自幼喜爱装男人。  
奴向高手求过教，练得一对金镖盖众人。  
多少宦人家求亲事，多少豪华子弟聘过亲。  
不但爹娘不答应，奴是不遇豪杰不定亲。  
今日天缘凑巧事，将军不请自上门。  
奴的终身靠你定，望你爽快允了亲！”

陶文灿听罢此言，谅难推托，就说：“小姐呀，这件事情，非怪小生难允，奈何你令尊大人不在府内，古人言：父在子不得自专。婚姻大事，应该父母作主。你小姐虽有见爱之心，倘若令尊回来不允，倒要惹出麻烦。”陈翠娥说：“将军胆放宽心，纵然家父在府，亦是听奴择婿，他不阻挡。”“既蒙小姐真心相爱，我邹文灿也不推托，只是目下不能完其好事，稍等一年半载，再成佳偶如何？”“将军口语无凭，我陈翠娥求你留一信物，以作姻缘之证。”陶文灿想：这倒需要。于是从身边取出一把穿金扇，双手递与陈翠娥。

陈翠娥接过穿金扇，惊得半天不开声。  
“将军呀，你倒底是邹家人，还是陶家根？  
可是盗的人家宝和珍！”

陶文灿说：“小姐，是邹家人怎说？是陶家根怎讲？”“是邹家人，你是个盗贼，盗的人家宝扇；是陶家根，你是反叛陶文灿，休得瞒我！”陶文灿一听，惊魂丧胆：“你原是设圈套骗我的信物，诈我真情，好歹听从你陈家发落，给我爽快，不须啰嗦！”说罢，陶文灿迈步往外就走。来到天井，跃身一纵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就登高欲逃。陈翠娥见此光景，急得顿足。她为何发躁？因他父亲在朝目睹，深知穿金扇之由，陶家被害等情。所以陈翠娥见扇吃惊。谁想陶文灿怕声扬出去，殃及自身，所以登高欲逃。陈翠娥急得厉声喊道：“大官人速速下来，休要惊慌！奴家是惊喜之中信口说的玩笑之语，毫无歹意，此后奴家再不说戏言了。”陶文灿虽然登高在屋，立于檐上，并未动身。只听陈翠娥急急叫喊官人，就知她说的戏言，随即答道：“小姐呀，休得叫喊。听我陶某有几句话说给你听——

“小姐呀，纵使你长千张嘴，也唤不回贯日凌云英雄心。  
金扇已落你的手，听凭你联结苏、严一条心。”

陈翠娥一听心更急，如坠冤坑万丈深。

口喊：“官人你慢走，听奴对你诉苦情。我父为你陶家事，用尽机关费尽心。多因苏、严当了道，群奸作乱主不明。奴家几番差人去探信，访的就是你们二官人。多亏苍天有灵验，把你官人送上门。也怪我高兴之中说的玩笑话，谁知你就当了真。官人哪——

倘若你再不回转，奴也不要命残生。”

陈翠娥说罢，随即扯衣遮面，对准檐下石上就撞。陶文灿一见，高声叫道：“陈小姐不必寻短见，小生与你有话云。怪你轻率主意错，不该乱言吓唬人。你两个家童无道理，用金镖吓走二弟陶文彬。随后跟定二人去追赶，还不知可能追回程？目下我，一条肠子分数段，哪有心事来招亲。若是你真心招赘我，必须通知你老父亲。如果你父母都愿意，那时清江看擂把我寻。佳人哪——

你就安心回楼去，我还要寻找二弟陶文彬。”

陶大爷朝着佳人拱拱手，佳人含泪叫官人。“官人哪——

寻找令弟最要紧，到那时，清江城里把你寻。”

陈翠娥含泪回楼去，海洪星硬着心肠动了身。

陶文灿离了登州城，一不知他二弟往哪里去，二不知蒋林与陶滚可曾追上陶文彬。

东西南北无定向，这大海茫茫怎捞针。

再讲陶文彬自那日被惊，逃离登州，一心赶往八盘山。他阳关大道不敢走，荒村小路步不停。哪知蒋林与陶滚出登州北门追赶，陶文彬出南门急行，这南辕北辙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到何时追赶上得？

陶文彬这天来到历城界，岔路条条他没章程。

上山不知走哪条路，停步想问过路人。

也该东斗星遭危难，后面来了矮子古怪人。

这个矮子，是严霸的侄子严林。他出生就是异形怪相，随即将他抛于荒野，不料被西湖边乌龙岛黑登老妖收进妖岛，传授他百般妖法。那老妖黑登与水旱山乌梅老师是一丘之貉，自从在西海岸边一场恶战，瓯泥佛未能取胜，白云姑对陶家又心怀仇恨，所以往乌龙岛黑登老妖那里请来严林，要他回清江城协助苏、严二家摆擂，捉拿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人等。严林出得乌龙妖岛，一路直扑清江。这时，他到山东历城地界，路旁遇上陶文彬。陶文彬见矮子走过来，内心高兴，老远就喊：“舅大爷，你追得好快，竟给你追上了！”严林走近一看：“你这小子，好无道理，谁是你的舅大爷、新大爷？！”“哎，你别生气，我陶文彬不是你矮子蒋林的姐丈是谁？不过，我胆小跑得快，让你追得受苦，就不认我姐丈了。”矮子严林一听，暗自高兴：啊，你就是陶叛的二子——

我还未曾想到你，你自报姓名送上门。

随手摸出摄魂瓶，陶文彬还不知为何因。

将他摄进妖瓶内，带到清江献殷勤。”

矮子严林不期遇到陶文彬，把他弄进妖瓶，带到清江见叔父严霸献功。这且不提。

再说陶文灿离开登州，日夜寻找他弟，亦不知蒋林、陶滚往何处去寻？则急得肝胆俱裂——

海洪星急得汗淋淋，想起同胞陶文彬。

为你一人不打紧，受尽千难万险惊。

为你披袍跨战马，为你番邦擒妖精。

为你同来登州府，登州城里探奸佞。

你不习武艺胆如鼠，草屑一惊乱逃奔。

胞弟呀，不知你逃往何方去，落在何处受苦辛。

陶文灿痛斥一阵，思前想后，忽然理出一个头绪——

莫非他逃往八盘山，倒不如赶奔高山走一程。

陶文灿披星戴月，日夜兼程，那一日来到八盘山，讵料蒋林、陶滚早已上山，徐老千岁心急如焚，又见陶大爷回来，连问其故，就是不知陶文彬的下落。随即高山聚众，商议大事。早有刘蛟先生袖中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随即对徐老千岁说：“你老人家和各位好兄弟，不必惊慌失措，谅来陶二爷大事无妨，目下已被奸人拿住，带往清江去了。王素珍、方翠莲、蒋赛花、康月娥，还有淮城王玉花这五位夫人，均是陶文彬之妻，听得官人被捉，心中甚急，连忙一齐向前，对徐千岁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望千岁传令，赶往清江察访，暗捉群奸，解救陶文彬。”徐千岁道：“吾早有此心，势必要发倾山兵将，且要扮成江湖买卖之人，暗藏兵器，混入清江。倘遇苏、严群奸，需要随机应变，不可私仗血气之盛而鲁莽行事。”说罢，徐千岁传令：“众将男女人等，山上只留老卒弱将巡山看守，多选强兵能将一律乔装打扮，分散而行，从清江城四门混入。”于是各人接令——卖菜的挑担子，打卦的敲板子，拜客的先生坐轿子，回娘家的姑娘骑驴子。唱曲的弹古琴，卖药草的摇串铃，打猎的带猎狗，捉鱼的背虾篓。再加拾柴划草、掮枪打鸟、操腰箩说好、推牌九押宝……各色人等，一齐混入清江。这一日，清江城陡增这各色人等，密密层层，热闹非凡。苏、严群贼亦暗着三百余人，身藏利刃，察访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之人，把一座清江城挤得如逢香期节场一样，谅他四家人既进清江，插翅难飞走。可是——

两家同床做异梦，但看谁家梦成真。

再讲乌龙岛黑登老妖的徒儿严林，自被瓯泥佛勾来，途中遇陶文彬，被他收进摄魂瓶中，带到清江，很得他叔父严霸赏识。这天，严霸命矮子严林登台打擂。严林站立台前，望着台下高叫：“你们台下众人听着：如有本领高强者，速上台比试；没有本事者，休要上台枉送性命！再则与我苏、严二家，没甚大仇，纵有本领，亦不必上来，混闹其事；如遇冤家登台，打我一拳，银子千两，踢我一脚，金子千两。咱的冤家，即速上台比试！”严矮子这么一叫，台下众人沸沸扬扬赞道：“大约这矮子武艺不在人下。”也有人说：“这矮子纵有本领，也是有限，看他连尿带屎，估量估量也不足三十斤。”还有一个人说：“别听他吹牛，我真是不高兴与这矮贼交手；要是我高兴的话，上台去放一个屁也能把他弹倒哩。”说得他周围看打擂的人哈哈大笑。有几个清江本地人说：“这矮子不是别人，是千城关严党之子，自幼被妖人带去，学得一身妖术，令人生畏。现在恶贼当道，偏偏把这矮子不知从何处弄来，又要伤害人了。”矮子叫喊多时，只见台下纷纷议论，不见有人上去打擂。矮子无奈，就将陶文彬从摄魂瓶中放出来——

引诱陶家人来看，定要上台来抢人。

这下，严矮子拿陶文彬在擂台西边站，东边站他矮严林。陶二爷站在那旁身发抖，矮子就打陶文彬。左一巴掌右一腿，还吐唾沫恶作剧；也不将他来打死，为的是引诱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人。众位，八盘山有一千余人在清江察访，岂有不看之理！擂台上的情景，早被淮城王玉花小姐看见，那擂台上不是我的官人陶文彬？她连忙将此事报与各位夫人。蒋赛花、王素珍、方翠娥、康月娥五位夫人，走来一看，大惊失色，正欲上台抢夫，不料矮子蒋林来到，眼看姐丈陶文彬在台上被那矮子欺侮。这真是——

二字分开两个一，身形相同龟与鳖。

一个矮子在台下，一个矮子台上立。

台下有人来相问，哪是乌龟哪是鳖？

矮子蒋林不管看众议论谁是龟谁是鳖，连忙插上隐身仙花，手执盘龙黄金棍，纵身一

跃，呼的一声，上得擂台，站在严林背后，眼见严林又要举手向陶文彬扑去，蒋林连忙弯腰将严林两腿一抱，往后一拖，只听啪嗤一声，矮严林掼倒在台上。蒋林抽出黄金棍劈头就打。严林只喊：“这就没有命了。”台下苏、严群贼，个个吃惊：“怎么自己跌倒，又喊没命，是何道理？”群奸正在惊疑，那蒋林全凭隐身之术，令人看不见他，只管用黄金棍往下乱打。只打得矮子严林喊救命，“再不救我要进枉死城！”先前喊声如雷吼，以后渐渐不出音。陶文彬站在一旁身发抖，两腿不住像摇铃。只愁惊动严家贼，上台再将他生擒。心中欲往台下跳，又怕落入奸人手掌心。那蒋林先不顾姐夫陶文彬，只顾闷棍打严林：“你也不睁睁狗熊眼，陶家可是省油灯。恶贼呀，你打别人犹罢了，不该打我的姐丈陶文彬。”蒋林打得不过瘾，收起黄金棍一根。一脚踏住严林左边腿，双手抓住他右腿足后跟。只听咔嚓一声响，把严林撕成两个半爿人——

拎起来往台下甩，鲜血溅了人一身。

陶文彬一见吓掉魂，欲跳下台去逃生。

台下观众浑身溅着鲜血，吓得纷纷让开。众奸贼一见陶文彬欲下台逃走，纷纷嚎叫：“严林已被反叛打死了，快快紧闭四城，莫让叛逆逃走！”这下陶严二家人马混战，看打擂的闲人吓得纷纷乱窜，弄得清江城天下大乱。这时，忽然空中有人叫喊：“王素珍、方翠莲、蒋赛花、康月娥、王玉花，尔等五人还不急速上前，搭救你们的官人！此时不救，等待何时？”于是王、方、康、蒋四位小姐，随在人群之中，纵上前去。王玉花不会武艺，只吓得魂落胆飞，早有四位夫人一齐往台上伸手，将陶文彬托住。随即陶文灿、张飞公、马飞雄、宋金龙、窦亨、徐青、毛风等人，一齐上前保护，还有刁婵梅、窦金平、赵巧云、陈翠娥等五人，乃陶文灿的五位夫人，随后保定，各执刀枪利剑、拐子流星等兵器，乱杀贼人，指望杀出清江城池。不料城门早被贼人关闭，连水关门一概闭塞，难以出城。这时苏、严群贼，调来城内大军，满城密布，捉拿叛逆，还要为矮子严林报仇。把一座清江城闹得天翻地覆，百姓叫苦连天。所有生意买卖，大商小店，关门停业，不敢伸头。街市之上，不分日夜，兵对兵打，将与将杀，杀得尸横满街，血流成河。连杀七天七夜，茶食店糕点全被抢光吃光，开水灶买水不得进城，严贼营中送出的饭菜，谁抢到手谁就捞到一饱。生灵涂炭，鬼哭神嚎。这时忽然刮起一阵暴风，将文彬刮出清江。诸位，这就是陶彦山夫妇之灵，先是在空中叫喊，叫她们五位儿媳夺夫；现在用阴风将二公子提出城外，落在荒野之地。陶相夫妇之灵在那守着，只等城内人等，杀败奸贼，回转八盘山时，经过此地，将二公子带回高山。

这是后话暂不表，卷中再讲另一情。

再说王素珍自从在九龙山生下一子。半山间被老虎衔去，那虎就是云梦山王禅老祖座下的神虎。这老祖因陶相被害，恐其后来无人报仇，故差神虎将小公子陶天浪衔去仙山学道，至今已是十五年整。这天，老祖算知群贼设计摆擂，想捉拿忠良之后。目下八盘山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男女被困清江，城门紧闭，难以突围，所以唤其两个徒儿上前，一个是陶文彬之子陶天浪，一个是陶文灿之子陶天成。这陶天成是刁婵梅在玉门关生下的肉球，亦被王禅老祖收到仙山学道，今年正当一十三岁，生得虎背熊腰，英雄气概。二徒来到老祖座前，往上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恩师在上，唤弟子前来有何差遣？”老祖道：“徒儿，唤你无别，只因尔等爹娘，受尽九磨八难，如今被奸人困住，势很危险，故差尔等下山解困。”陶天浪、陶天成哥弟俩一听，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但不知我爹娘姓甚名谁，何方人氏？现在何处被困？因何事与奸人相争？亦不知奸人是何等之辈？望恩师与弟子详说其情。”王禅老祖道：“尔等既问，为师不得不说。徒儿，你们且听为师道来。”“你们老家是在北京城。你祖父是当朝首相陶彦山，祖母是一品柳夫人。他们未生多男女，所生两子后代根。陶文灿是你陶天成的父；陶天浪的父亲叫陶文彬。那年安南国进贡十把穿金扇，满朝人不识此扇犯了难。你祖父幼年

就看过家藏的天书卷，知道穿金扇厉害非凡。你祖父一一奏上弘治主，万岁一听就吓破胆。因此上，万岁将此扇赐与你爷爷带回转，又赐他金珠与彩缎。相爷当殿谢恩领了赏，那旁气怒了严奇老贼奸。自从那——

穿金扇上作了对，害得你陶家遭抄斩。  
多亏苍天不绝忠良后，逃出了文灿、文彬两个人。  
兄弟俩各执五把穿金扇，一心往湖广襄阳把兵搬。  
十五载遭受多少凶和险，直到龙灯图上报冤仇。  
清江城两父十母身被困，今着你二人下仙山。”

陶天浪是上界玉石星临凡，陶天成是天宫铁石星下界，非寻常之辈。听得老祖说他们有一父五母，不禁惊疑问道：“恩师在上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只有一父一母，因何我们有一父五母之说？”老祖说道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因十把穿金扇，应定十房夫人。陶文灿、陶文彬当初各分五扇，所以每人缘定应得五房夫人。陶天浪，你亲母是王素珍；陶天成，你亲母是刁婵梅，其余皆是如母亲。如今不必耽搁，快快下山，解围救难，见娘认父。为师这里送你每人一只宝囊，内装法宝，临用方知，目下无暇细谈，你们快去罢。”弟兄二人，连忙告辞恩师，下山而去——

二人正在云端里走，遇上二位女红颜。

陶天浪连忙开口问：“二位大姑往何行？可知清江在何处？可知苏、严二奸人？可知奸人与陶家作了对，可知陶家之人在清江被围困？万望二位指点路，我们到清江除奸人。”二佳人一听生疑惑，尊一声二位相公听我云。

云端里不是谈话处，倒不如按下云头落埃尘。

四人收起云雾归下界，二裙钗启齿出笑声。

“请问相公，你等怎知清江奸人摆擂？亦不知相公尊姓大名，今从何方而来？”陶天浪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二人出世之时，被云梦山王禅老祖差神虎街上仙山，全靠神虎喂乳，虚度一十五载。临下山时，老祖对我说明，我乃陶相之孙，陶文彬之子，我娘王素珍。这一位是我的伯父陶文灿所生，名叫陶天成，他母亲名叫刁婵梅。我二人受恩师差遣，赶往清江解围，路遇二位大姑，但不知尊姓大名？”二女子一听，喜得一惊：原来你二人系陶家之后，王氏、刁氏小姐所生，这就苦坏你们了。”二女子说罢，珠泪滚滚，叫声：“相公呀——

你不问来我不言，说起我们真可怜。

自幼爹娘将我卖，卖与过山王府做梅香。

服侍你母王小姐，蒙她待我们很善良。那年陶府遭残害，你父被神风送进她花园前。王小姐可爱又可怜，叫奴家二人把线牵，将你父带到高楼上，二人相爱成鸳鸯。不觉十月怀胎带上你，你母愁得日夜不安眠。她用替身法宝装假死，黑夜逃到九龙山跟前。

九龙山上生下你，神虎衔去到今天。

相公呀，后来你伯父被奸人捉，囚车经过九龙山前，你娘一见心生怒，把官兵杀得见五阎。弘治皇得奏怒气生，说王府与陶家一党连。随发兵马围王府，满门抄斩尽遭殃。

观音大士神通大，怕我们二女受株连。

来一阵神风提了走，把我们送到普陀山。

逐日里传授我们神仙法，不觉倒有十几年。观音大士知道奸党气数尽，差我们下山来除奸。公子呀——

今日空中巧相遇，一同去清江救你爹和娘。”

陶天浪、陶天成一听，如刀割心。“原来是二位大姑，深知我陶家之冤，还未请教二位姑姑芳名。”“我们二人，一个名叫荷花，一个名叫海棠。”陶天浪说：“原来是荷花、海棠二位姑

姑，也是我家的恩人，失敬了！”于是毫不耽搁，四人驾起祥云，往清江而来。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蒋林把严林撕成两个半爿，清江城里就刀枪滚滚，混杀起来。杀得尸首如堆山，杀得家家紧闭门。严贼越杀人越多，八盘山不过千余人。自古说能狼尚不敌众犬，好汉也怕众人拼。杀得百姓心胆战，生意买卖难进城。多少平民遭刀砍，多少无辜丧残生。多少个矮子被擒拿，只当捉住矮蒋林；多少个闺女遭掳掠，只说是陶家的众女英。所有陶文灿的男女众将，虽是虎将英才，被困清江十余日，随身又未带干粮食物。岂料闹到这种光景：所有茶馆酒肆，尽皆关门闭户，虽有银钱而无处买到饮食。俗话说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刀无钢火，怎能使用！现在是人困马乏，势在危急。而本城百姓，也是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老少之人，凄惨至极。

不讲清江城里多悲惨，再提陶天浪等四个人。收落云头归下界，只见那乱草丛中睡一人——

身旁边，站一位，白发老者，  
执一根，齐眉棍，看守那人。  
玉石星，开了口，上前动问：  
老公公，在上听，这草中何人？

那老者抬头一看，见两男两女立在路旁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我老汉眼望穿了，才将你们盼到。把这草丛中的一位星君，交与你们领去吧，免得老汉日夜看守。”陶天浪一听大惊：“老者，因何说出这句话来？他又不是我的亲戚故旧，怎么叫我带他随身？”老者说：“不是你的亲戚故旧，却是你亲生爹爹。吾乃受你祖先之托，暂时照顾几日。如今你们既来，还不快去相认，等待何时？如若要问我姓名，不日你们到燕山北京报仇，方知老汉姓名。”说罢，驾起祥云，飘然而去。陶天浪、陶天成并同荷花、海棠，已知老汉不是凡人，随即往空叩谢一番，然后一齐向睡在草地之人问道：“不知你是何人，倒于路旁，可能对我等讲明？”陶文彬把头一抬，只见两男两女立于身旁，便说：“你们是谁前来问我？如是苏严之辈，要杀要剐，听从你便！”陶天浪说：“我四人并非苏、严之辈，只要你道出真实姓名，自然成全于你。”陶二爷说：“你们既然相问，不论你们是忠是奸，告诉与你，谅也无妨。”“我乃北京当朝首相的二子，陶文彬是也。”

耳边听说是陶文彬，吓坏了公子玉石星。  
急忙上前来抱住，喊声受苦的爹爹我父亲。  
你休要糊涂心害怕，我是你亲生孩儿陶家根。

陶文彬听说他是陶家后，倒叫他心生疑惑不得明。陶文彬——  
惊慌之中开了口，“孩儿呀，今日不可乱认人。”

荷花、海棠上前说道：“你不是陶姑爷吗？你可记得当初被狂风刮进王家花园，与我家小姐王素珍在园中吟诗赋对，暗中递情？这位小公子正是王素珍的亲生，名叫陶天浪，出世几天被神虎衔往仙山学道，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精通武艺。”陶文彬一听，再仔细对荷花、海棠瞧瞧，方才相信是真。连忙问道：“那位相公是何人也？”荷花说：“这位相公是你哥哥陶文灿所生，刁婢梅是他母亲，名叫陶天成，与你的陶天浪同在一山学法。”陶文彬一听，喜不自禁。他说：“你们可知，他二人的母亲和陶文灿还被困清江，不知如何了局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——

“喊一声我儿陶天浪，喊一声我侄陶天成。  
苍天不负忠良后，我父子叔侄得逢春。  
儿呀，仙师差你把山下，速去城内救母亲。

如今已被困十余日，愁的是没有饮食怎交兵。也不知交兵胜和败，生死存亡俱不明。你

们可有高妙术，前去清江解围困？”兄弟俩一听心如火：“爹爹尽管放宽心。今日我们四人把山下，他这班恶贼难过门。要杀他片甲不留无生还，要将那一窝恶贼尽断根。倘若不把苏、严二家杀绝种，不算仙山学道人。”

兄弟俩说不尽无穷恨，把叔父、父亲叫一声：

“爹爹呀，你在此处等一等，叔父呀，你在此地听佳音。”

那一旁，荷花、海棠忙催促，解围一刻值千金。陶天浪他们男女四人，驾起祥云，如风驰电掣，直扑清江城而来。行不多时，已到清江上空。眼见夕阳西下，四人收落云雾，悄悄站立城头，朝下一望，只见刀枪滚滚，喊杀声声。城内百姓，家家叫苦，人人躲避，不知如何了结。四人看罢，紧急商议解围办法。陶天浪说：“我们赶快准备，下去与恶贼交锋。”荷花说：“不好另用巧计吗？”“你用何妙计？请说来一听。”陶天浪一问，荷花说：“依我之计，赶往各处衙门和严贼奸商之所放火，谅他见贼窝起火，岂能贪战，必欲回兵救火。”海棠说：“清江城里奸贼的大小衙门颇多，他们自办的官商、牙行亦不在少数。我们尽找他的贼窝放火，自然他要顾此失彼，那时，我等四人，趁虚杀他一阵，杀得他七零八落，而后再见机行事。”于是四人齐声叫“好”，遂运动神功——

借来南方丙丁火，火神太保紧随身。

各衙门，着了火，乌烟滚滚，

各官商，遭火焚，火焰升腾。

老严贼，见此景，丧魂落魄，

忙呼喊，众兵将，救火先行。

陶家兵，见此情，满心高兴，

借火势，挥刀枪，杀他个无情。

清江城里的老百姓，见到各处衙门起火，火光冲天，深怕衙门失火，殃及自身，谁不要命！

一个个，老和少，放声哀叫，

一双双，男和女，出城逃生。

可恨城门关得紧，涌到门口闹纷纷。

城里的百姓见大火烧到如此光景，吓得扶老携幼，身背细软物件，一齐涌到城门口，出城逃灾躲难。谁料城门被严贼紧闭，深怕陶家人马出城。老百姓可不问你严家、陶家，他要逃命，围住守门兵就打。八盘山来的兵将见此良机，就向四门杀来。四城一开，军民混杂，百姓哪挤得过兵将，只得站在一边，让出路来，叫八盘山来的兵将出城。而清江在明代年间，大小官员，共有三十六处衙门，无论大小衙门，处处被烧。火光冲天，谁不惊怕！这就使八盘山来的兵将有机可乘。官兵召回救火，八盘山来的兵将所向无敌，直杀得奸贼人仰马翻。百姓开城逃命，未得先出，均被八盘山来的人夺门而出——

这就是，火烧清江解围困，赤土岗骨肉又相逢。

正在突围清江之时，忽听咯噔噔一声，陶文灿大叫：“这就不好了，中其贼人诡计了！”随即抬头一望，但见一人立于空中，手执浑天大戟，周身明盔亮甲，如同天神一样。那人开口问道：“你等是八盘山的人吗？”众人一齐回答：“正是了。你若要对付我等，就请快些动手！”那空中人道：“休出此言，我正是为你四家人等在此站着，不许苏、严贼出城，你们快速出去吧。”陶文灿问：“你是何人，相助于我？”“你现在不必多问，此去八盘山，路经赤土岗，大众聚集，方知我的名姓。”众人一听，随即开拔，往八盘山而去。他们忍饥负累，一路滔滔，行走半日，来到赤土岗前。陶文彬正在岗下打盹，耳边只听人马行走之声，缓缓而来。——

连忙站起身来望，吓得无处可躲藏。

等到人马近身前，抬头猛见是兄长。

陶文彬先前还以为是苏、严的贼兵，不料还是他的兄长。于是慌忙上前喊道：“那马上可是兄长陶文灿？”陶文灿一望，见是他的弟弟，满心欢喜，连忙下马说道：“弟弟为何在此？”随即吩咐众人，且慢前进，一概屯扎赤土岗下。陶文彬兄弟夫妇相会，惊喜交加。正在谈论，半空中落下四人，众将大惊。那四人道：“你们休要吃惊，火烧清江，放各位将军出城，正是我们四人。”说罢，陶文彬连忙上前喊道：“我儿回来了，快快与你们的母亲相见吧。”于是王素珍、刁婵梅等同各位夫人，一齐问其原因，方知是陶家子孙，诉说多少苦情，不尽细述。随时点起男女众将，一个不少，各自欢喜，回八盘山共议大事。

准备兵困北京城，灭奸除害定乾坤。

再讲清江城三十六座大小衙门，烧了一天一夜，衙门倒塌，物成灰烬。严霸切齿痛恨，准备上朝面圣，奏八盘山一本。但又怕八盘山还有兵将藏在城内，随即派兵满城搜查。时隔一天，搜查军士来报：“反叛尽皆逃走，复上八盘山去了。”严贼听报，哈哈大笑：“幸好，幸好，从此他反叛不敢再来清江大闹了！”但他没有想到——

北京有人来探讯，弘治听了心吃惊。

正在焦虑清江事，朝门外来了众奸佞。

众奸上殿见驾，二十四拜，拜见吾皇万岁。弘治皇问：“众卿前来见孤，但不知清江如何了局？”早有严霸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清江事局不堪，被反叛烧毁三十六处衙门。微臣已困住陶叛二十余日，正欲一举将叛贼打尽，不意百姓起哄开城将叛逆放走。臣的兵将追杀得陶叛望风而逃，谅他定回八盘山藏身去了。依微臣看来，清江已成反叛攻打之目标，伏望万岁增兵加将，镇守清江，方能震慑反叛不敢再来清江兴风作浪，危及朝廷。”

弘治皇一听龙体惊，唤一声卿家你听清。

虽然叛党被打败，打到何时得太平。

你说要增兵守清江，防到哪年才放心。

苏、严二贼一听忙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臣等每日都在定妙计，不灭叛逆不甘心！”

万岁的江山千斤重，臣等愿挑八百斤。”

弘治皇一听，龙颜大悦，顿开金口——

“爱卿呀，京都兵马听你调，早灭叛党朕放心。”

君臣正在议内乱，番邦又要动刀兵。

正在这时，皇门官来到金殿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午朝门外来了红毛国使臣求见主公，望我主龙意定夺。”弘治皇遂传旨宣他上殿。皇门官传旨下去，带番邦使臣来到殿下跪倒，往上参拜。万岁问：“你是哪国人氏，来中原因何晋见？”那番使道：“小的乃红毛国智真王的使臣，官拜都督之职，名叫利哈哩是也。今奉国王之命，送来表章一纸，参见万岁。”说罢，从身上取出表章交与远臣，远臣交与近臣，近臣递与接本御史，展在龙书案桌，请万岁龙目观看。

弘治皇见是一纸战表，吃惊不小，遂转动龙目观看。上写：“我红毛偏邦国虽小，江山稳固朝野宁；中原虽称强大国，你争他夺动刀兵。自古道，邦有道则兴，邦无道则乱。无道之君该退位，有道邦主称圣明。你若自知亦自明，早早退位离燕京。”

若是执迷不醒悟，秋后兵戎困燕京。”

弘治皇看到此处，龙心大怒，你这红毛小贼，竟想蛇口吞象，妄图犯我天朝，夺我大明江山！左右殿官听旨——

“把番奴拉出午朝门，身首两处丧残生。”

当时文班中走出西宫国丈严奇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原来是红毛国打来战表，妄想争夺大

明江山，我主不必惊惧！谅他小邦能有多少强将？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叛党，勾结各山好汉，如猛虎恶狼，亦被我苏、严二家杀得如丧家之犬，望风而逃，何况这区区红毛小邦，何足为虑呢？目下这个番奴，亦不必斩他，放他回去。如将他斩首，反遭小邦耻笑，笑我天朝无德无能，此乃老臣愚见，请我主三思。”万岁说：“就依老太师之见，放他回去，准备迎敌！”说罢，命值日殿官将番奴放回国。老贼严奇一听遂暗暗吩咐手下，将番奴放出之后，悄悄将他带进太师府，有要事相谈。这就是——

严奇私通红毛国，秘密相商夺大明。  
严奇的，心腹人，带领番使，  
行匆匆，形鬼祟，暗进府门。  
严奇与番使来密议，想往番邦去勾兵。  
众位呀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国家将亡，必出妖孽，  
朝中出了个严奸贼，勾结红毛来夺大明。

严奇备足了川资盘费，扮成富绅，与红毛国番臣利哈哩一路同行。他二人不分日夜登古道，犹如狂风送残云。一路上多少闲言不必表，拉满弓弦一直行。红毛国与中原相距远，讲经的好似门对门——

番奴引他见狼主，智真王问他是何人？

严奇来到银銮殿坐下，躬身向红毛国王行礼。严奇道：“国王问我，姓严名奇，官居西宫国丈老太师。”红毛国智真王大惊道：“原来老先生乃弘治皇的西宫国丈，但不知来至小邦有何计议？”严奇道：“因国王打过战表，弘治皇大怒，欲将都督斩首，老朽不忍杀害你邦使臣，所以保奏都督性命，送他回国。”智真道：“心感、心感，多谢了！严老先生休要见怪于我，前日打去战表，殊属义举，因闻中原圣主不明，忠良尽遭残害，所以小邦兴仁义之师，拯救中原生灵，不意还有国丈老太师为国为民，仁德远布。小邦所行之事，望太师海涵海涵，德不能忘。”岂料严奇听了，正中下怀。趁势说道：“狼主过誉了。老朽虽有一片忠心，为中原担忧，奈于我皇不明大道，根除反叛不力，且又防江山落于番邦。”红毛国王说：“老太师年残老迈，不必再操心劳累，不如另想章程，以得安闲，岂不甚好？”智真王接着又说：“太师呀，吾与太师说句笑话，不知当否？”严奇道：“狼主尽管说来，我严某决不见怪！”“倘若中原归我执掌，那时太师居上高位，侍奉为太上王爷，将享无边之福，而你的后辈子孙亦有极品之位，俸禄从优，但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岂料这句话，把个严奇问得眉开眼笑，满口允诺：“狼主，老朽正为此费尽心机。现在朝廷中陶、王、方、徐四家叛党均被老夫谋算将尽，目下只有我严、苏二家掌权，如再加阁下合作，夺他弘治玉玺岂不易如反掌！”智真王道：“太师既有此意，我等誓无二心！”说罢，二人相视一笑，遂命都督利哈哩取出文房四宝，由都督执笔书写。上写：“智、严同心合力，共图千秋大业；兵戎内外相应，功成官居极品。×年×月于银銮殿前谨立。”

、合约一纸写完成，花押画得紧腾腾。  
各执一纸为凭证，严贼先行转回程。

严奇回到中原，将此事说与同党群奸。群奸大喜，尽作内应准备，这且慢提。再说红毛国智真王聚集众将，点兵发粮，即刻兴兵。

领兵元帅利哈哩，前部先锋撒哩温。  
其余都督十四个，领兵十万动了身。

一路上旌旗招展，号炮连天。中原黎民心大惊，清平世界怎兴兵。有人说，来的不是中原马，高头大个像外邦人。严奇老贼故意来至金銮殿，万岁万岁口内称：“红毛国发来无数兵，不日就到我北京。望我主早遣人马去抵敌，大明江山才得稳。”弘治皇一听龙心怕，尊一

声国丈老爱卿——

“万里江山全靠你，替我调将退番兵。”

老贼严奇，故意虚奏，把个弘治皇吓得龙体不安，只催严奇调兵抵敌。忽然午朝门外，又有人报将进来，说道：“大事不好！番兵前锋已抵通州坝了，我主若不抵抗，必将坐以待毙？”弘治皇见势紧迫，如高山失足，大海崩舟，龙泪涟涟，召集众臣——

“问一声，哪个替孤领人马？哪个挂帅杀番兵？

倘若杀退红毛寇，官上加职重封赠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开声。个个站在金殿上，泥塑木雕像瘟神。弘治喊声：“不好了——

平时总嫌官职小，战时胆小怕出征。

孤王江山如风中烛，没得扶王保驾人。”

弘治皇帝无法想，龙袖拂泪回宫门。

弘治皇想想无奈，只得回转西宫，与他最心爱的西宫娘娘严汉莲商议。严氏妖妃见弘治皇来到，故意流泪悲叹：“我主万岁，红毛国兵临城下，势不可挡，大明江山摇摇欲坠，我等龙凤之体，岂能在番人刀下身亡，倒不如奴与万岁死在一起罢了。”弘治皇一听——

龙泪滚滚止不住，只求严妃定章程。

西妃严汉莲妖淫乱宫，与她父母早已串通一气。她见弘治皇如此惊惧，认为时来运转，必须相机行事。乃对万岁说：“万岁，你稍坐片刻，待臣妾到宫外去探听一番，再作商议。”严汉莲出得西宫悄悄来到严奇身边：“爹爹在上，欲成此事，必要假意与番邦交战几天，以掩人耳目。”这时，弘治皇已六神无主，听人摆布，只是在西宫独自叹苦。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遇到心烦瞌睡多。不觉伏在梳妆台上打盹，似要睡去。不意洪钧老祖从窗外掷进一物，朝他头上一掼，弘治皇吓出一身冷汗，叹道：“唉，孤王气数已尽了，哪知凭空飞来砖块，险些将孤王头骨打坏！”遂注目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纸团，即伸手捡起，展开观看，内包一块小石，那纸上写的一篇文字，大有为他分忧之意。弘治皇惊喜，立即提神细看。上写——

龙心不可焦，宫里借番刀。

怪你太无道，妒贤宠奸刁。

良将远离你，此祸君自招。

红毛气势凶，不误大明朝。

劝君须清醒，莫恋美多娇。

吾王气数未曾尽，快将那受害贤臣招进朝。

万岁看罢，龙心大喜：“原来是洪钧老祖降临，指点迷津。”说罢，朝着窗外叫道：“倘应其言，干戈不动，孤王定加封赠。”正在万岁祷告之际，只见西宫娘娘进来。万岁道：“爱妃呀，自你出宫之时，孤王打盹，偶有一人掼进纸团，上面写得明白，爱妃请看。”严汉莲接过一看，惊恐万分。但随即又镇静下来，假意说道：“主公，妾身早已料到，番邦难成大事。适才我去外边一看，紫禁城内外总是严、苏二家兵马驻扎，保护皇城。还听说国丈已向玉门关调兵来杀退红毛。”弘治皇问：“爱妃，既是如此，可能与孤走出宫院一看？”“我主，你是万乘之尊，岂能轻出宫门？你只须安坐宫中养神，好歹自有人前来奏知。”严汉莲把弘治安慰一番，遂又走出宫院，会见她父严奇，诉说皇上偶得纸团，受人指点一事。严奇一听惊疑，怕是八盘山有人闯进宫内。正当严奇忧虑，只见西南方沙灰缭绕，人嘶马叫，令人心寒。严奇大惊，吩咐各营军将提防。说罢，又见上空云雾滚滚，且有一人在上叫道：“清江总镇可在？”严霸一见，正是那和尚匝泥，还有白云姑、洪筠和乌梅等妖道。他们乃几家妖道首领，严贼早已知道他们是陶叛的敌手。这次妖道首领，连同路上来的小妖，约一万余众。严贼一见，连忙

迎进兵营，相叙其情。瓯泥和尚说：“我等听得红毛国兴兵前来，算定陶党必来逞凶，故此前来相助于你。”严奇抢在严霸之先说道：“我等正愁八盘山来人难以抵挡，如今瓯泥佛爷领来一万余众，正好三家合一，杀他陶逆片甲无存。不过，八盘山的人马厉害得很，武艺、道术、仙法奇宝，样样俱全，必要周密布阵，方能与之对敌。”群妖道：“布阵自有我等，包管他鸦雀难入，鼠蚁难进。”严奇听罢，随即进宫向皇上讨好：“恭喜我主，今天又迎来一万多仙兵道将，摆兵布阵实是奇妙，谅来红毛小邦无一人能逃。”弘治皇说：“这就好了。怪不得仙人指点，说孤的江山稳如铁桶，万无一失，这话果然不假。老爱卿，既得仙兵援助，望你速速提调人马与红毛贼寇交战。”

奸贼假言骗圣上，昏君全然不知情。

严奇骗得皇上相信，更加大胆妄为。暗派心腹送信，叫红毛国速速兵逼皇城，与妖人合作布阵，外敌八盘山兵将，内攻京都皇城，此计好不狠毒！严贼秘密请来瓯泥佛，还有红毛撒哩温。三方议定：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方位，布下十大恶阵——

在北方，壬癸水，布下二阵，  
一霹雳，二阴阳，红毛当先。  
有西方，庚辛金，瓯泥督阵，  
左水火，右凶神，阵脚相邻。  
丙丁火，是南方，严霸坐镇，  
前连环，后镇妖，二阵惊人。  
甲乙木，指东门，城楼上布阵，  
上八卦，下冰电，苏葛守门。  
戊己土，在中央，紫禁城内，  
东乾坤，西风火，紧逼宫门。  
严奇统帅中央阵，坐夺大明锦乾坤。

外面群奸勾结妖道布阵，准备二更天杀进皇城。弘治皇在西宫得了信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一盏孤灯渐渐熄，没得扶皇保驾人。

罢罢罢情愿让出九五尊，御花园中去寻绳。

老贼严奇私通红毛，勾结群妖篡国，弘治皇吓得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，准备到御花园去寻绳自缢，这且慢言。再讲洪钧老祖，自从掷纸团指点万岁之后，随即驾云直扑八盘山，指点陶、王、方、徐急速下山救驾。徐老千岁闻听此信，立即颁发帅印，令陶文灿挂帅，倾全山人马，直扑燕京。又命王能赶往襄阳通知赵总兵，到荆州通知赵巧云，还有九山八寨的人马直赴北京，救驾要紧！这几天，王能人不离鞍，马不停蹄，一路飞速报信。这且不提。再说红毛国人马，黄昏造饭，一更天备马。谯楼鼓打二更，各营人马，束扎齐备，意欲杀进皇城，胁迫弘治让位，保扶智真王登殿。正要放炮进城，忽见乌风黑云裹来，云中有人叫喊：“番奴休要猖狂！休仗苏、严之势，篡国夺位。可知你们恶到尽头，必遭灭亡！”严奇抬头一望，只见两男女在半空中叫骂，知道是八盘山人马已到。未有片刻，只听人吼马叫惊天动地，严奇心中大为害怕。再说陶文灿一来到阵前，早有刘蛟先生叫道：“元帅不可前进，周围俱是恶阵，不可轻举妄动！”徐老千岁道：“我等靠他恶阵周围，扎下大营，谨防奸贼妖人逃脱。”于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阵对阵，两阵对峙，各自想计。再就空中驾遁四人，来到城内，探看光景，不觉来到御花园上空，朝下一看，只见真龙天子在树上扣绳，随即往下高叫：“万岁！休寻短见，吾等救驾来了！灭番奴，捉妖道，除苏、严奸贼，指日可成，万岁的江山永保太平！”弘治皇正欲朝上空问系何人救应，只见那四人驾遁而去。皇上暗想：既能腾云，谅来非寻常之人，且

慢轻生，再听佳音。这驾遁的四人，乃是陶天浪、陶天成，与荷花、海棠来至本营，见过徐老千岁和陶大元帅，商议破阵之事。原来群妖摆的十大绝阵，令人难识。随即荷花、海棠驾遁升空，查点阵数。一查呀，只见皇城内外，十大恶阵，奥妙绝伦，煞是惊人。当时众将议论，无计破阵。这时，严汉珍与苏玉兰亦从仙山下来，由骊山老母指点她们下山与蒋林、徐青团圆，共讨奸贼。徐老千岁当即叫徐青与苏玉兰相见；亦叫矮子蒋林前来会见严汉珍。徐老千岁说：“现在破阵要紧，无暇诉述旧情，等救驾成功，破阵全胜，再花烛团圆。”四人一听，高高兴兴，说声：“得令！破阵要紧！”正在众男女皱眉议破阵，洪钧老祖又来临。他在空中高声叫，“众位好汉听我言——

要破妖人十绝阵，千桩宝贝总无能。  
唯有十把穿金扇，斩奸除妖一气成。”

洪钧老祖说罢，从身边取出一张红帖，飘飘荡荡落下尘埃。徐老千岁捡起红帖一看，上写：“洪钧特来指点，依言行事。”八盘山众将得知，齐声感谢不已。徐千岁遂命陶文灿、陶文彬向各位夫人问及宝扇现在何处？经一番查点，现场只有九把，尚缺一把。这一把原来是蒋赛花在玉门关为刁婢梅产后盗银，不慎失落在苏家库内。陶文彬一听，连声叹苦：“这就大事难成了。偏偏是我的夫人失了一扇，这如何是好？”荷花、海棠说：“二官人莫急，只要知其失落何处，由我等去盗回就是了。”蒋赛花道：“要论盗扇，苏家的府门、库房，我路熟情知，定要我与你们同去才能盗回。”徐老千岁说：“你等女辈虽武艺高强，且有随身法宝，看来势力仍是单薄，必要有男将随身照应。”说罢，就有徐青、蒋林上前请命：“爹爹，孩儿愿作后应，望爹爹授命于儿。”徐千岁一见，说声：“好，你与矮将军一同前往。”因破阵紧迫，刻不容缓，三女二男，各驾遁光而去。遁光快速如电，不刻已到玉门关苏府上空。五人收落云头，时值二更，已站到苏林的院内。一见府内并无一兵一卒，只听楼上一间房内有人说笑。原来玉门关的兵将，都被苏、严调往北京摆阵去了，楼上灯光之处，是苏林留几个护身在府保家，徐青见此光景，随即吩咐蒋林说：“矮将军，你有隐身之法，先去楼上把那几个人宰掉，我到库内寻扇，三位女将在旁接应。”说罢，蒋林轻身跃上楼房，这且慢提。再说徐青纵身一跃，已登库房屋顶，揭开个天窗，往下一跳，只听“啊呀”一声——

不料跳进滚刀坑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原来库房被蒋赛花盗银之后，苏林进去查看，发现一把穿金扇丢失在此，如获至宝。苏林想：那盗贼失扇，必要再来盗回，故而在库房内外，设下倒马毒、捆将索、滚刀坑等陷阱，企图一网捉住反叛，送往朝廷请功。不料——

徐青未提防，身中滚刀坑内亡。

再讲矮子上楼。他用隐身对耳旁一插，对苏林的房门内一轧，背住他的护身兵就杀。苏林只见人头纷纷落地，又不见是谁所杀，吓得就跪地求饶：“神明呀，我苏林作下多少孽，伏望灵神饶性命。

饶我一条残生命，重重香烛了心愿。”

蒋林说：“饶命可以，必须把穿金扇交出来！”苏林听说要他交出穿金扇，就知道是八盘山来的人，厉害无比，不交扇是要交头的。遂说：“将军，你要穿金扇呗，你出来拿呢。”蒋林说：“扇在哪里？先交扇，后放人。”苏林没法，就说：“扇子还在库房内呢。”“好，与我同去，将宝扇交来。”蒋林说罢，用刀对苏林颈上一搁，逼他上库房。苏林想：库房内外，尽是暗道机关，如何可进？要想活命，只好把各个机关打开，才能保全性命。于是苏林这里一扳，那里一拆，把各处机关打开。蒋林摘下隐身花，现出原形，逼着苏林来到库房旁边。蒋赛花等一见，就说：“蒋将军，徐将军已下库房多时，不见回来，是何缘故？”苏林一听，晓得不好，已中机关，立刻想逃。蒋林见他要逃，顺手一刀。苏林的首级往下一抛，这叫就地过刀。蒋林说：“事

不宜迟，快下库房寻找。”四人打开库房，蒋赛花在库房找到宝扇。但见徐青已身中七刀，躺在那里人事不醒，四人放声大哭。蒋赛花说：“这都是我的罪过，快把徐将军背回去抢救，向徐老千岁告罪。”荷花说：“夫人，事不宜迟，说走就走！”蒋林说：“你们三位，驾光先行，我不轻饶苏贼——

放它一把无情火，烧得苏家一抹光。”

四人杀掉苏林找回宝扇，烧毁他房屋资财，驾遁光回到北京。徐老千岁一见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。喜的是夺回宝扇，破阵有方；悲的是儿子徐青为夺扇丧命，心如刀绞。苏玉兰说：“公公在上，老人家不必担心，你儿媳自有办法，马上交还你的儿子是了。公公呀——

只因他当初赌了护身符，骊山老母不容情。

派他徐青遭此劫，老母赐仙丹在儿身。”

且不提苏玉兰仙丹救徐青，包管他半时二刻就苏醒。再讲徐千岁与陶文灿见十把穿金扇齐齐到位，立即召来十位夫人。即是刁婵梅、宋金凤、窦金平、赵巧云、陈翠娥，此乃陶文灿五位夫人；还有王素珍、方翠莲、王玉花、蒋赛花、康月娥，此乃陶文彬五位夫人。每位夫人身边跟随一位男将和三千人马压阵。着蒋林驾风遁空中发放信号，约定二更运兵，三更破阵。这时，陶文彬的第三夫人王玉花胆战心惊。为何？她不熟武艺，不懂怎么用扇。陶文灿见她有为难之意，随即说道：“弟妹别怕，我随身还有玄女娘娘赐给的昆吾剑和玄武鞭呢，可以帮你破阵。”说罢，随又吩咐众将：王素珍、刁婵梅扇破南门，等四门八阵一破，立即杀进紫禁城破他城中二阵。其余八阵有一扇对一阵，阵阵相对。时至三更，各将看准信号——

吩咐完毕敲三更，叭叭两响信号灯。

奸贼还未悟过神，阵阵扇炸如雷声。

格楞、格楞、格楞登，格楞登登不绝声。

妖人番奴死的死，不死的炸伤忙逃生。

王素珍、刁婵梅杀进城，宝扇一展又炸开声。

大小严贼皆捉住，又捉番邦五个人。

只等救得万岁驾，金殿上对审老奸臣。

各路人马破灭了奸贼、妖人布的十恶绝阵，捉住苏、严众贼，带到徐老千岁大营点名。共捉得严奇、苏葛、严霸、严娘、严仙、苏廷龙、苏廷虎等，还有番将五人，一齐囚进大营，这且慢言。再说西宫严汉莲探得十阵破灭，炸死人马无数，捉住番邦都督多人，苏、严二家几乎无一逃脱，吓得冷汗直流。于是她连忙向弘治皇道：“万岁爷呀，大事不好！原来是四家反叛杀来，虽然退去番兵，我苏、严二家全然被捉，望我主救救国丈一家！”弘治皇一听大惊：“据爱妃讲来，相救之言，只怕与孤家有碍，倒不如传旨出去，将陶、王、方、徐招上殿来，退番兵之功不小，孤王加封他四家官职，以保孤王，所有前愆，一概不提。”说罢传旨出去，将四家之人招进金殿。徐洪基千岁感慨万千——

一去已多年，来到金銮殿，

江山依然在，重又见龙颜。

弘治皇登殿，两班立着四家文武，并无他人。陶、王、方、徐人等来到金殿，一齐拜见万岁。弘治道：“孤的各位卿家，退番兵有功，孤赐金墩有坐。”众将道：“谢主公万岁，告坐了。”万岁道：“但不知番人退往何处？”众将道：“臣等捉住几个番邦都督，囚在营中。”“带上朝来，听孤发落。”陶文灿遂命军士，将被捉之人，解上殿来。不多时，囚车解到，共计一十四人。早有严奇在囚车内喊道：“主公要救老臣性命！”弘治皇大惊，西宫娘娘发抖。万岁命将士放出番人，当殿审问。番邦都督利哈哩，见大势已去，不等审问，就从身上取出合约一纸，

呈上万岁。弘治皇道：“大胆番奴，夺我天下不成，还用状词告人？”万岁龙目一看，原来是一纸“中外合约”，与西宫国丈各执一纸。当即吩咐：“带上国丈严奇，与番奴对质。”严奇匍伏金阶，不敢上视。万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也该把合约拿出与我观看。”严奇一听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无言以答。弘治皇道：“贼不交约，武士搜身！”武士得旨，虎爪上前，在严奇腰囊内搜出一纸合约，奉上万岁。万岁将两张合约，合在一起，字迹无讹，花押无错，随时龙颜大怒，拍动“震山河”向番奴问道：“你们的合约，是在中原写的，还是在你番邦立的？”番官都督说：“主公听了：我邦向来无夺大明之心，只因国丈屡进红毛，勾引起兵，我国王均未答应，谁料被严太师说得天花乱坠，得中原易如反掌，故立合约，各执一纸，事成之后，江山平分。”弘治皇勃然大怒，骂声——

“老贼里外不是人，勾结番邦夺乾坤。  
赤胆忠臣被你害，奸言巧语奏寡人。  
害得忠良均离散，杀死了多少贤良人。  
若不是徐陶二家将驾救，万里江山要被你坑。”

弘治皇越骂越发怒，叫一声金爪武士众将军，把苏、严老贼，番邦贼寇——  
一概打入囚车内，午门外开刀问典刑。

两班中走出文共武，鹰抓燕鹊要绑人。这时徐千岁并同陶、王、方三家人等一齐开口：“望我主慢将严贼处斩，想我三家三百余人，尽被老贼，葬了三个肉丘大坟，目不忍睹，惨不可闻。今日天网恢恢，将他们捉住，望我主公正以待，为臣等三家报仇雪恨！”徐洪基道：“你们不必深究了。谅来发落从轻，非但吾等难容，连今日不在朝的那些忠良之臣，亦不答应，且看吾皇定他何罪？”弘治皇一想：“民间有言：‘借他一升，还他十合’——

先将番奴五个人，身首两处丧残生。  
西宫严妃吓破胆，悬梁高挂一根绳。

宫娥彩女一见，报与万岁：“娘娘在西院吊死了！”万岁也不伤心，只说：“奸父焉生好女——

她早死一天好一天，早死天下早太平。”

当即又吩咐御前校尉，将严奇、苏葛、严霸、严先、严娘、严仙、苏廷龙、苏廷虎八人，绑赴刑场，用火焚烧，熬成脂膏，浇成三对蜡烛，插在陶、王、方三家肉丘坟前——

点燃在三家肉丘坟，祭奠受害的众贤臣。

这些处置停当，弘治皇御驾亲临，敕令苏、严二家后代男女，一个个披麻执杖，戴上枷锁，前去祭奠肉丘坟。祭罢，传旨军将，将苏、严二家男女老少，尽皆斩决，大快人心。一些早抱不平的忠良之后，会聚一起，弹冠相庆。从此社稷安稳，天下太平。弘治皇銮驾回殿，复诏陶、王、方、徐及八盘山来的男女军将上朝，接受封赠。徐洪基率众上殿，站立两边。万岁朝两边一看，喜见四姓诸将，个个威风凛凛，气宇轩昂，不觉暗自高兴——

“该应孤家洪福大，忠良后辈胜前贤。”

于是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——

“徐洪基爱卿听封赠，当朝一品受皇恩。  
陶文灿听封赠，护国元勋受人尊。”

陶文彬封亚相，徐佩封为双龙王，徐青封为武英王。

威武将军马飞雄，威镇将军张飞公。  
有朱英，官封为都督大将，  
有吴英，封他是威远将军。

马英封为常胜将军，胡大朋封建威将军，赵霸加封盖世将军，蒋正封镇殿将军。陶滚封

作毅勇王，胡通封作英勇王，胡林封作无敌将，胡顺封作英烈侯。陶天成封作仁义王，陶天浪封作忠孝王。康凤当殿封作丞相，康金龙封作孝义王。

“赵龙前来听封赠，节义将军你当身。  
窦亨将军听封赠，镇守北关受皇恩。  
宋金龙将军听封赠，镇守南关保边疆。  
毛凤封作勇猛将，王寿封左殿自在丞。”

将军、王侯总封到，还有十四位女豪英。弘治皇咳嗽一声，清一清嗓门。又封：

“刁婵梅，听封赠，贞烈夫人；  
宋金凤，听封赠，军政夫人；  
窦金平，听封赠，勇烈夫人；  
赵巧云，听封赠，英烈夫人；  
陈翠娥，听封赠，节烈夫人；  
王素珍，淑德夫人；  
方翠莲，贞德夫人；  
蒋赛花，仁德夫人；  
王玉花，贤淑夫人；  
康月娥，多才夫人；  
苏玉兰，多宝夫人；  
严汉珍，忠烈夫人；  
毛大嫂，大力夫人；  
乌月红小姐识大义，大义夫人受皇恩。”

官封完毕，男女众人当殿谢恩——

重新三跪九叩首，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弘治皇又钦赐御酒，祭奠陶、王、方三家肉丘大坟，建碑造林，永志忠烈。又为三家——

发下緡银三万两，府门修得簇簇新。

陶府珍藏穿金扇，留于后世忆古今。

还有老臣逍遙王柳涛、太平王柳让等，为国尽忠，扶正有功。加俸赠禄，永享安乐。自此，弘治王朝奸邪除尽，江山复兴。朝廷还未及昭告天下，十三省百姓早已知闻——

各省州府兴龙灯，庆贺大明万年春。

恩仇俱报，善恶分明。悲欢离合，讲完一部忠孝节义宝卷。正是——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黄立清 演唱  
吴根元 搜集整理